

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編

國際南社學會叢刊

馬國均



會徽設計：陳炳煌
扉頁題字：馬國均
責任編輯：楊玉峯

國際南社學會叢刊

第五期

編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中文系）

出版：國際南社學會

印刷：和記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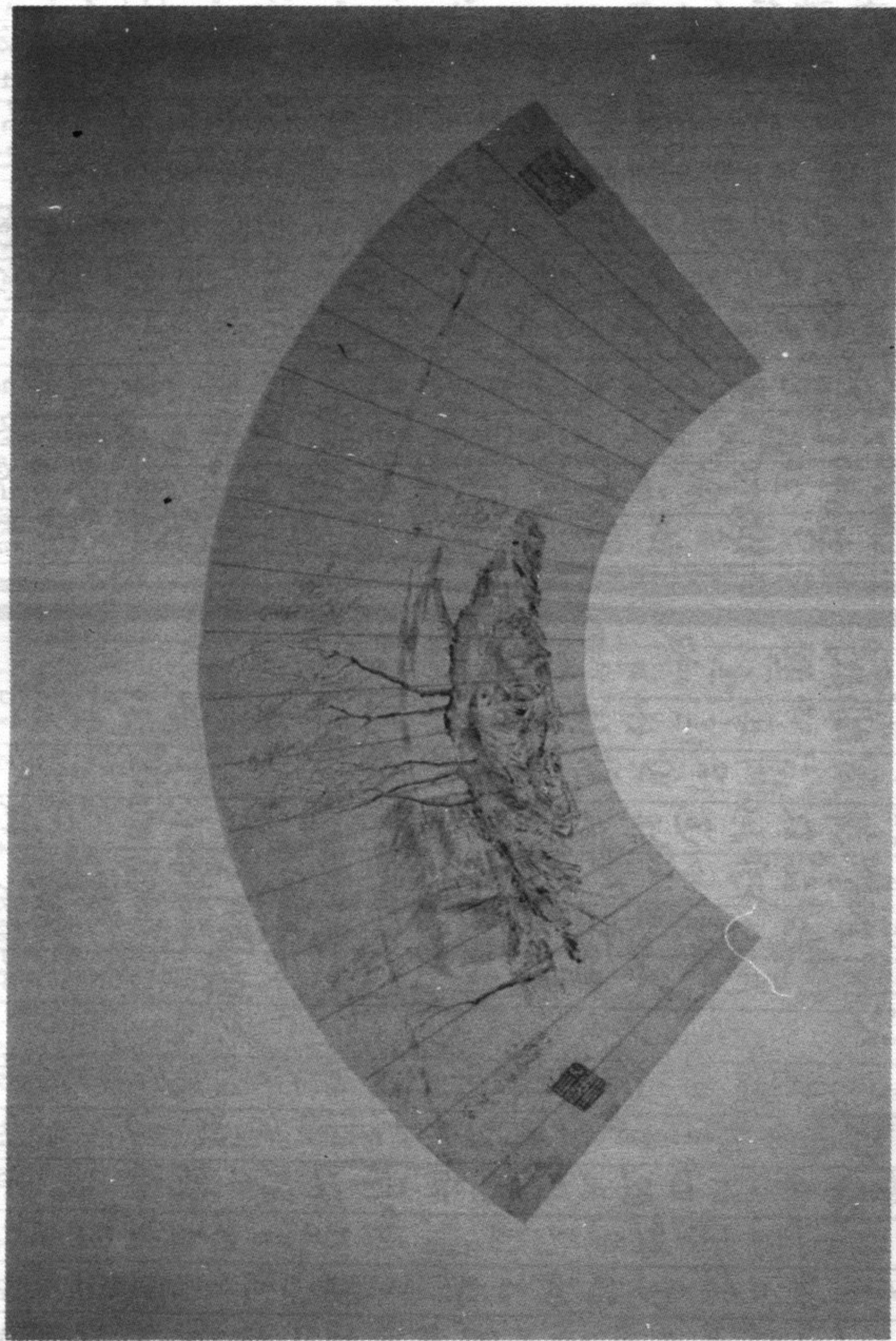
（觀塘巧明街119-121號三樓A座）

版次：1994年12月第一版

印數：600冊

售價：港幣80元，美金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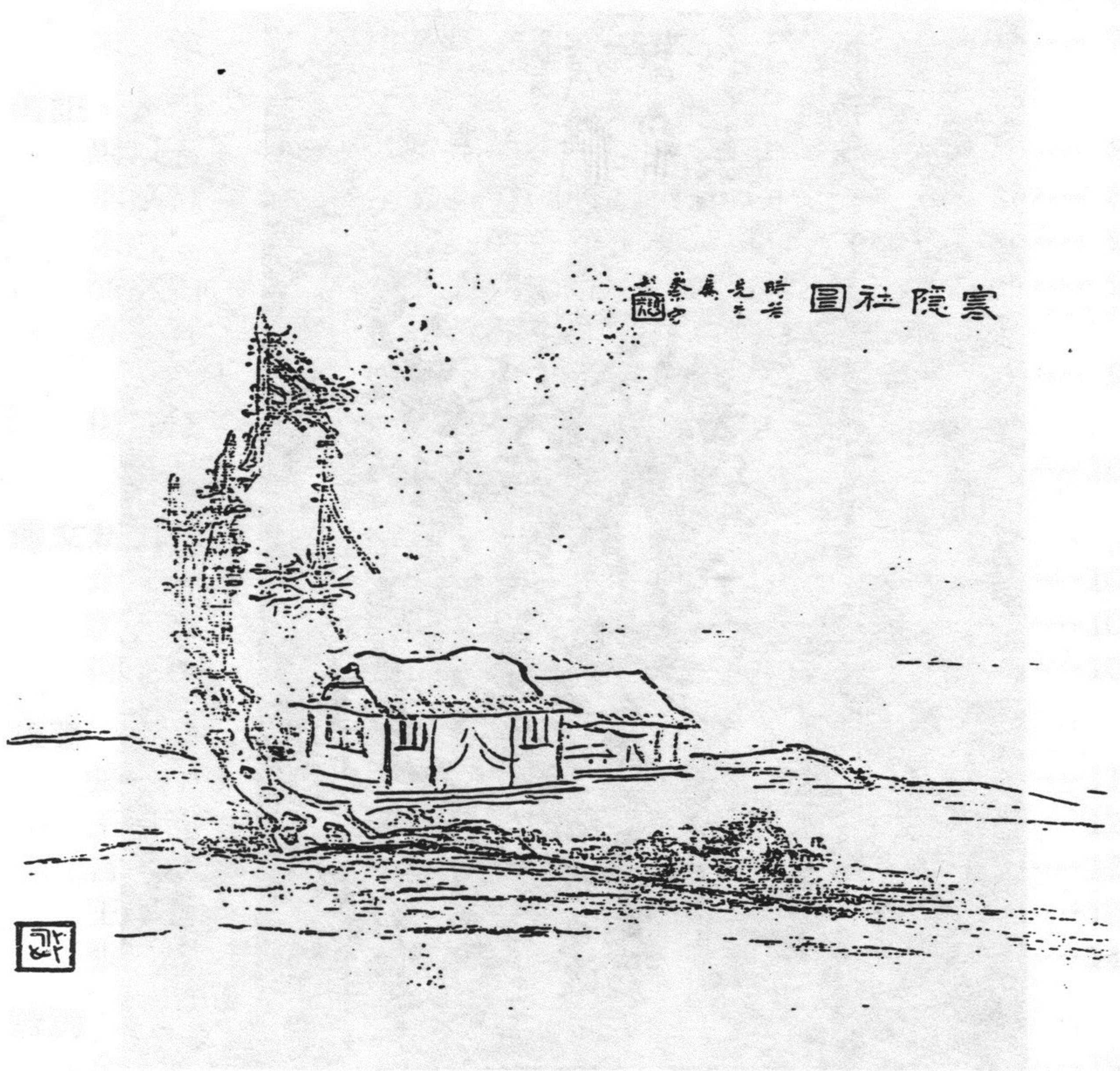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蘇曼殊繪贈高吹萬扇面墨迹（高銜供稿）

下款題字：吹萬長者命畫 曼殊 右上方印文：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印文：禪印



蔡哲夫爲高吹萬作寒隱社圖（1911）
（高鉉供稿）

蘭 蕙

強叔輩問之仲呂
南冷王京畫



清遠向花未嘗我家着意
若栽培晴朝澆水暮春
日雨夜保溫信灶台
不掉眼幸物為本真愁
冷暖乃能推榮頭喜
看群芳故金盞銀盃斗
官南

丁巳仲夏
郭谷尼先生畫

郭谷尼先生遺畫
(杭州郭易琦提供)

目 錄

論評

- 邵迎武 柳亞子創作風格論…………… 3
郭長海 蘇曼殊譯詩中的捉刀人…………… 23
柳存仁 讀《黃節詩集》…………… 27
林萬菁 讀高燮的《吹萬樓文集》…………… 66
朱少璋 南社散文理論述要…………… 71

傳記、資料

- 馬以君 蔡哲夫傳…………… 83
葉瑜蓀 南社東方朔張心蕪及其桐花館…………… 88
朱馥生 黃賓虹的一篇佚文及其他…………… 91
潘慈中 費公直與鄒容的一幀合照…………… 95
高 銓 待續雲間事、詞林各騁才——緬懷陳去病先生與先祖之翰墨交誼…………… 97
楊玉峰 柳亞子的一篇游記佚作——
《北山寒游記》叙…………… 100

舊文新載

- 余十眉 黎湖曲…………… 105
顧婉娟 閑閑山莊記…………… 107
柳亞子 北山寒游記…………… 108

雜著

- 張一中 詩詞的境界、感覺與訊息觀點…………… 113
王伊同 江陰趙參議榮長墓誌銘…………… 120
言木彬 漫談香料…………… 122
王學曾 心遠室主札記續編…………… 129
張一中 讀紅樓夢偶見…………… 143

詩詞

- 余 湘 天一頌…………… 153
殷安如 賀宜興市尹瘦石藝術館落成典禮之喜…………… 155
馬國均 客裏春秋筆意、歐遊拾綴…………… 156

龔書輝	巴黎雜詩、題夏完淳《大哀賦》、國際南社學會成立五週年紀念、春望……………165
王詠蘭	申叔兄寄示春望詩兩首爰用原韻回答月前返鄉感想如次、癸酉生朝、癸酉歲末時事雜感、詩友龔書輝見面示兩律索和即答……………169
張一中	世界名建築一羣、青春歌(譯作)……………172
楊立達	花都偶成十首……………175
王學曾	詩四首……………178
鄧蓉生	虞美人(肆闋並序)、長江三峽賦……………179
柳無忌	Birthday Anniversary and Eulogy (Two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189
王熙	The Barn Swallow and Other Poems ……………191

女畫家唐蘊玉紀念專輯

柳無忌	前言……………199
唐蘊玉遺像(生平簡介)……………200	
橋本關雪	贈蘊玉女史(墨蹟)……………202
柳亞子	櫻州諸君爲蘊玉女士寫像，關雪散人並題一截，次韻奉酬、爲蘊玉女弟題畫(三首)、得蘊玉女弟海外書即寄……………203
鄭揆一	唐蘊玉與我……………204
柳亞子	深宵一首，爲鄭揆一作、贈鄭揆一……………206
朱杞瞻	唐蘊玉油畫展序(墨蹟)……………207
吳俊升	記唐蘊玉學長畫展……………208
胡爲麓	蘊玉大嫂遺作展覽紀念(墨蹟)……………210
胡國材	題唐蘊玉女士遺作展……………211
鄭競輝	蘊玉老師油畫遺作展……………212
艾靈頓	唐蘊玉作品評介(英文)……………213
唐蘊玉遺畫十一幅……………214	

論評

柳亞子創作風格論

——兼論柳亞子在近、現代 詩壇上應當佔有的地位

邵迎武

對風格的探究不能僅僅停留在這種動態性描述的層次上。事實上，在柳亞子的創作風格“形於外”的同時，還有一個“精神個體化”的“人”的“成於中”的過程；只有精確把握“這一個”人的“成於中”的過程，方能進一步解釋近現代詩人爲什麼均面臨着大致相同的客觀條件，唯獨柳亞子的風格會與他人迥不相侔。

下面，我們擬從柳亞子的出身教養、文化背景、性格氣質、審美情趣等方面入手，進一步探求其創作風格的成因。

柳亞子於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出生於江蘇省吳江縣的北庫鎮大勝村，1898年遷居黎里鎮。此地處於“千家城郭蠶桑地，萬頃煙波魚米鄉”的分湖之濱，風景之佳，人文之盛，稱美東南。南宋時，這裏爲畿輔之地，商賈往來，冠蓋雲集，一派繁盛。明末，復社諸賢，文酒風流，此地自是流連吟嘯之所。陳巢南在《五石脂》中對此曾有過繪聲繪色的描述：“復社大集時，四方士子之拿舟相赴者，動以千計，……松陵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集會，輒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風波爲苦……迨經散會，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侶……張樂歡飲……煙樽花氣，月色波光，相爲掩映，倚閒騁望，儼然驪龍出水晶宮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飛瓊玉喬。吹瑤笙，擊雲璈，凭虛凌雲以下集也。”彬彬盛況，即此足可想見。及至明亡，吳易、陳子龍及夏允彝、夏完淳父子躍馬揮戈，血戰胡虜，這裏又成爲東南義旅的喋血之地。柳亞子自“束髮受書”之時便親

炙鄉賢英烈的詩文，每每“低徊往復，泣下沾襟”，其賞契之深如此——山水悲音，恣其孕蓄，發之於詩，自形崢嶸浩瀚。從《磨劍室詩詞集》中可以看到，柳亞子深沉地愛戀着這塊“能誕育巨人長德，劍客酒徒，咸能彬彬郁郁、無慚作者之倫”^①的土地，任什麼都不能銷磨盡他那點得自地母的骨血。可以斷言，詩人那種橫貫於《磨劍室詩詞集》中的憂國拯民、御侮圖強的壯美詩思，是大有得於鄉邦山川之助的。

明清以來，吳中著書藏書之風日開。“周、袁、沈、葉、朱、徐、吳、潘。風雅相繼，著書滿家……且也一大家之出，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相與賞奇析疑，更唱迭和。而隔世之後，其流風餘韻，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霑其膏馥，而雅道于以弗替，用是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卷盈乎湘帙……”^②可謂彬彬盛矣！在這“振藻揚芬、已非一日”的地鐘縣區，漸漸蔚為一種讀書藏書的吳中風氣，柳亞子曾飽蘸深情的筆墨寫道：“吾邑吳江，古稱澤國，自漢莊夫子以文學開山，六朝唐宋，代有傳人，尤莫盛明清兩代，彬彬郁郁，作者如林。”^③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人文風氣，自會激發起柳亞子對鄉邦文獻深厚的文化感情和“史”的興趣。年甫十二，他便奮撰數千字的專篇史論；十五歲私撰擬上清帝載湜光緒的萬言書；次年又撰《鄭成功傳》——迹其興趣之由來，這確乎與其鄉邦先輩學風有一定的淵源關係。這種“歷史癖”的形成，對柳亞子“史詩”風格的形成，關係甚大。這一點，筆者另有專文論及。

探究柳亞子創作風格的成因，其得天獨厚的家學淵源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環。

柳亞子曾謂：“在我呱呱墮地的時候，我的家庭，真是一個美滿的家庭。所謂書香門第，耕讀世家，在我是當之無愧的。”^④從其高祖算起，幾代都有詩文集行世。年甫三歲，柳亞子便從母親費漱芳（出身於仕宦之家，為清代大名士袁才子的三傳弟子）識字；四歲開始發蒙，費太夫人於膝前對柳亞子口授《唐詩三百首》（“當時好像只要由歌式的唱唱，並不需要背誦和講解，所以趣味很

好。”），這意味着柳亞子已開始接受嚴格而又比較科學的“母性教育”（此為一個文學家不可或缺的條件）；柳亞子後來深情地寫道：“講到做詩，當然我自己相信是天才，不過她的指導，也是不能忘記的恩惠呀！”五歲那年，柳亞子始人家塾，後從業師陸阮青讀《杜甫全集》（可能是吳江朱鶴齡所編的《杜詩箋註》），每夜一首，須能背誦；柳亞子雖稱之為“苛政”，但還是相當坦誠地說道：“不過，在這個時代，他不主張叫我唸選本，而要我唸《杜甫全集》，這眼光確實是非常偉大，而對於我詩學的初步訓練，也不能說他沒有功勞。”⑤

柳亞子的父親柳念曾是一個秀才，“研究過《說文》和《文選》，對於文藝有相當的認識。”⑥自從移家黎里之後，他曾親自教讀柳亞子數年之久……這種得天獨厚的家學淵源和文化熏陶，對於作為詩人的柳亞子來說，無疑是一種不可多得的鼎助。柳亞子後來之所以能夠既有縱橫古今之識以自鑄偉辭，又有天轉化工之力以融滙素材；之所以能夠學問淹貫、腹笥寬廣（柳亞子在創作中常常是一疊再疊乃至百數十疊韻而毫無湊韻之痕），在當時詩壇斲輪老將禊席間，筆力毫不稚弱，是絕非偶然的。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柳念曾不僅是一個學識淵博的秀才，而且還是一位傾心康梁、擁護維新的新派人物，曾參加過陳去病等組織的雪恥學會；未滿弱冠之年尚未確立自我的柳亞子所以能夠私淑龔自珍、梁啟超，熱心詩學革命，雅慕倡導天賦人權的盧梭，顯然受到父親維新思想的影響。戴納·沃德深刻指出：“每一代青年在走進歷史時，必須找到一種與其童年相符的同一性，一種在可感知的歷史進程中與主觀願望相符的同一性。”⑦從這個尋求“同一性”的意義上說，柳亞子可以說是相當“幸運”的；這種“幸運”還表現為：在那個似乎是“特意為他定製的輪廓分明的小生存圈”（埃里克森語）中孕育、培養起來的強烈愛國主義思想，使得柳亞子不可能成為蛀蝕“學問”的蠹魚。學問，對於柳亞子來說，只是一種潛存於氣質風度之中，化為了“底蘊”的東西；易言之，“學問”不僅不會扼殺詩魂，反而只會裨助柳亞子更加自由地馳騁其才情，更加得心應手地駕馭舊體詩這一形

式——由此可見，柳亞子所獨創的那種大氣包舉的風格，是絕非偶然的。

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指出：“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也。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寥寥數語，道盡了劉勰對作家創作風格形成的看法。事實證明，古今中外一切卓有成就的作家，其風格形成無不是“情性所鑠，陶染所凝”的結果。下面我們就來討論柳亞子創作風格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陶染所凝”（或後天性的“陶染”）。至於柳亞子的性情與其創作風格之間的關係，筆者將在下面繼續討論。

柳亞子在自述學詩經歷時曾云：“自健行公學還來，很唸了一些舊書，史部以外，最喜歡的還是詩，唐朝的李太白、李義山、杜牧之，金元之間是元遺山，明朝是陳臥子、夏存古、顧亭林、黃梨洲、錢牧齋、吳梅村，清朝是王漁洋、朱竹垞、沈歸愚、袁子才、黃仲則、舒鐵雲、王仲瞿、陳文伯、龔定庵，都看了一些，尤其喜歡夏存古、顧亭林和龔定庵。”⑧即此足見柳亞子涉獵之廣、取徑之寬。至於柳亞子對夏存古、顧亭林、龔定庵備極推崇，則顯然體現了他那種“以人論詩”的審美主張；然而正如柳亞子一再強調“尊唐抑宋”而其詩作兼備唐宋風神者一樣，文學的“陶染”一如風格本身的形成，介於自覺與不自覺之間；但豐富的知識積累和深邃的文學素養畢竟是詩人進行審美判斷的基礎之一。沒有博覽、浸淫、比較，自然談不上縱控裕如的戛戛獨造，更談不上所謂“真體內充，大用外腓”⑨。在此，我願引述胡應麟的一段深雋之語：

壯偉者易粗豪，和平者易卑弱，深厚者易晦澀，濃麗者易繁蕪。寓古雅於精工，發神奇為典則，熔天然於百煉，操獨得于千鈞，古今名家，罕有兼備此者。⑩

胡氏在此所強調的是風格單向發展之弊與融滙百家、自成一格之難。而柳亞子的卓犖之處就在於他能夠多方吞納、博采衆長，汲

唐人之風華，挹宋詩之情韻，取明人之深雄；以故，李白助其恣肆，義山助其典麗，牧之助其俊爽，存古助其悲慨，景仁助其凄惻。尤其是杜少陵“詩史”的“忠憤感激”、“律切精深”、“蒼涼沉鬱”，對柳亞子的影響綦巨，他的《丹青引》（用少陵原韻題香凝夫人松菊巨幅）、《漢家行》，氣勢磅礴，學杜而得杜之神，可謂至矣！至於“一簫一劍平生意”的龔定庵，其“雄奇”、“哀怨”的美學風格，更是夙為柳亞子所推崇，他嘗謂“片言甘拾龔郎唾，努力刪詩壯盛時”。對龔定庵的宗仰之情，溢於言表。——柳亞子正是通過對既成的文學遺產的繼承、選擇、剔除、同化，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美學風格。

風格的神髓，在於某種氣氛於字裏行間却又難以把握的氣度、情韻，一種為庫柏所指出的“從作家身上剝去所有那些不屬於他本人的東西，所有那些為他和別人所共有的東西之後所獲得的剩餘或內核”。^①——這種“內核”實即作家的性格、氣質和精神秉賦，它滲透在“本文”的情調、氣勢和氛圍中，並使作家所描繪的事物帶上某種符合他的思想本質的特殊色彩和獨特風格。^②別林斯基指出：

一個詩人的一切作品，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怎樣分歧，還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標誌着僅僅為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為它們都發自一個個性，發自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我”。因此，要着手研究一個詩人，首先就要在他的許多種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抓住他的個人性格的秘密，這就是只有他才有的那種精神特點。^③

文中出現的“面貌”一詞，實即指的風格。別氏沒有簡單地將風格與作家的性格等同起來，而是強調風格“發自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我’”，這是別有見地的；既然風格與這個“我”的關係如此密切，我們在討論柳亞子創作風格的成因時，不能不對其“個

人性格的秘密”予以特別的注意。

如果按照巴甫洛夫對人的神經系統的四種基本類型的劃分，柳亞子無疑可歸於多血質和膽汁質一類，其特點主要表現為：剛烈、堅毅、勇猛、熱情、激奮、強悍、富有膽力、魄力和活力。簡括地說，就是表現為“敢哭、敢笑、敢言、敢怒”。下面我們不妨摘引一些熟知柳亞子品性的作家的言論：

亞子有一僻性焉，念天下事不可為，輒仰天大慟。一腔抑鬱不平之氣，化淚奪眶以出，至力竭聲嘶而後已。旁觀者或憫之，或笑之，或狂之，不顧也。⑭

(亞子)泛舟湖上，飲酒大醉，醉後忽及家國事，遂撫膺哭，襟袖俱濕。⑮

山陽周、阮之案，足下義憤形於色，華竊私心慕之，以為有古豪俠之風。耿耿此心，未嘗不一日而九回也。⑯

(亞子)以革命為第一義，雖刀鋸鼎鑊，夷然無所恐怖焉。⑰

作為詩人，柳亞子生性洋溢，易於衝動，喜怒哀樂皆形於色。由於這一點，他常常表現出一種“狂奴故態”，或者效灌夫之罵座，或者傲然不可一世，不是“世無餘子”，便是“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我”。他還有許多舊式士大夫的習氣，道之不行便乘桴以去。……柳亞子是自負的，這種自負原來是對黑暗現實社會不滿養成的一種奇特的反抗性格。⑱

以上這些知人之論中，我們足以窺察柳亞子那種能縱能控、亦狂亦狷的性格氣質；而這正是他在創作風格中追求“崇高”、表現“強悍”的心理基礎。

柳亞子性格氣質的另一特點是率真、誠篤、溫厚；這一點凡是與柳亞子有過直接親炙的人都是有筆共書的——

亞子先生，有一顆熱愛國家民族，熱愛人類的赤子之心。他沒有任何虛偽。比方遇到他不願意，或者不能幫忙的事情，他就老實不客氣地給你一個堅決的拒絕，即使你當時十分難堪，他也不管的。

他（指柳亞子——筆者註）的詩文是難能可貴的，不過以爲他做人的態度却比較地更要可珍貴得多哩！如果沒有這些，也許他的詩文，還不會有這麼充實的內容吧。他們的態度到底如何呢？“真實”、“誠意”、“熱情”便是。①⑨

在編撰先父《柳亞子年譜》時，我發現當他在世的時候，僅出版了薄薄的三冊詩（《乘桴集》，1928）文（《懷舊集》，1947）集，但他爲悼念先逝的南社友人，而爲他們的遺著編集行世者，至少有十種，其中有革命烈士周寶丹、阮夢桃、寧太一、陳勒生、孫竹丹，以及陳蛻庵、鄒亞雲、龐槩子、蘇曼殊、林庚白等人的作品。②⑩

這種率真、誠篤、溫厚的性格氣質無疑是柳亞子自覺追求自然風格的心理基礎。“我論詩不喜艱澀，主張風華典麗；做詩不耐苦吟，喜歡俯拾即是。”②⑪柳亞子的這一審美觀念在他的詩歌創作中得到了相當徹底的貫徹。正是這種性格氣質的緣故，柳亞子對積孕於胸中的豐富感情很少克制、掩飾，而是盡情袒露——也許是江南的春花春雨給了他太多的柔情，也許是人世的醜齷更加激發起他對真誠的渴望，一些在常人可以忽然置之的事情（如離別、重逢、送行等），對他來說，却是一種表白心迹、抒發感情的絕好機會（這也正是柳亞子的酬答詩數量如此之多的原因）；因此，在《磨劍室詩詞集》中，“風雲氣”多，“兒女情”也不少。一切都“發乎性情”，純任自然，這就顯得“不隔”，顯得“真氣貫注”。

當然，僅僅是“發乎性情”、“真氣貫注”未必就能成其爲藝術，如果它沒有經由創作主體心靈的淨化而獲致某種審美品位的話。柳亞子之所以厭棄矯飾，崇尚自然，一以貫之地在詩歌創作中堅持主觀抒情傾向，顯然是基於一種人格上的自信，詩人曾慨乎言之：

慨自亡清叔季，文學荒廢，氣節凋喪，侯官鄭孝胥、義寧陳三立，貌飾清流，中懷貪鄙，吐言成章，少蒼涼適上之音，私以艱深自文淺陋，遂提倡所謂江西詩派者。後生小子，震其名位，翕然和之，妄冀上掩三唐，下排七子，率致齟齬結

屈，戾於目而澀於口，終已莫能得其要領所在，徒使啖名之士，奔走之客，籍爲羔雁，以相炫異而已。詩亡迹熄，雖謂其禍甚於洪水猛獸可也。（《林述庵先生遺詩》）

這段文字標示出柳亞子一貫堅持的“以人論詩”的審美觀念：在這種審美觀念的支持下，柳亞子以其驚人的坦率、大膽，盡其所能地將幾乎溢出體外的生命激情噴瀉出來；即使是“過渡時代”所賦予的種種煩悶、痛苦，柳亞子亦毫不隱諱地一一寫出（顯然，在詩人看來，惟其有這煩悶、痛苦，才成其爲現實的人生）——由此可見，柳亞子所推崇、強調的“真”，是由時代激發的向“瞞和騙”的虛偽文學進行挑戰的文學要求，它不僅可以使“自己所本有的內容”^②得以充分展示，而且直接決定了詩人創作風格的特點，那就是：強烈的氣質感、驚人的真率。

這種崇尚“真”的審美主張給柳亞子的詩歌創作所帶來的正負效應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對“真”的強調，使柳亞子本能地追求着“自然”這一美學風格。“雕琢太甚，則失其全，經營過深，則傷其本”，“求真”作爲一種創作動因，足可使詩人“不擇地而出”的才情和蓬勃健旺的創作力得到酣暢淋漓的噴湧，並使其筆下的文學元氣沛然，千姿萬態，呈現出一般作家難以匹敵的繁富、厚重的風格景觀。但從另一方面看，一味強調“真”往往會因缺乏審美節制感而導致感情的泛濫無歸。尤其是柳亞子的一些疊韻詩，不僅意境雷同，質量上也參差不齊。柳亞子嘗謂：“大葉粗枝我自悲”；對於一個真正的詩人來說，這種自省顯然不僅僅意味着某種謙虛，同時也包涵着詩人的某種遺憾。

前面，我們討論了柳亞子的性格氣質與創作風格的關係，在此須申明一點：

風格並非僅僅是作家個性在作品中的體現，因爲作家在藝術活動中所創造的是理想的自我，而非現實的自我，如果簡單地將風格視爲作家個性的外化，則顯然是對布封“風格就是人”這一內涵深

刻的著名定義的嚴重曲解。爲申足此意，我們不妨從古代文論中摘引兩段經常被一些談論風格的文章所引用的“文如其人”說的代表性言論：

詩本性情，若係真詩則一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見。大都其詩瀟灑者，其人必鬯快；其詩莊重者，其人必敦厚；其詩飄逸者，其人必風流；其詩流麗者，其人必疏爽；其詩枯瘠者，其人必寒澀；其詩豐腴者，其人必華瞻；其詩淒怨者，其人必拂鬱；其詩悲壯者，其人必磊落；其詩不羈者，其人必豪宕；其詩峻潔者，其人必清修；其詩森整者，其人必謹嚴。譬如柳梅李杏，望其花便知其樹。……^{②③}

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麗……猥鄙人詩必委靡。此天之所賦，氣之所稟，非學之所至也。^{②④}

江盈科、薛雪強調“詩本性情”，強調作家的“氣之所稟”是形成風格差異的條件自有其合理因素；但江氏、薛氏不屑置辯地以一個“必”字將作家的人品與風格絕對等同起來，則顯然缺乏風格學的立體意識。事實上，作家的“性情”、“秉賦”只是構成風格的一種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不能替代風格本身；就其容量來說，後者要比前者豐富得多：它不僅包括作家的性格氣質、稟賦才能、生活閱歷、知識結構、審美情趣、藝術觀念，而且還應包括作爲“精神個體化”的“人”在主客觀各種因素層層制約下艱難發展的全過程。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加準確地理解布封關於“風格就是人”的著名定義；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從風格學的意義上去把握柳亞子的性格氣質與創作風格之間的關係。

以上，我們從歷史、時代思潮等方面入手，分別考察了柳亞子風格的形成和發展，又在人文環境、文化素養、審美情趣、性格氣質等幾個層次上討論了柳亞子創作風格的成因。這種努力，事實上已經爲我們提供了某些條件，使我們有可能從宏觀上對柳亞子的詩

歌創作風格進行綜合把握，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確立柳亞子在近、現代文學史上所應佔有的地位。

柳亞子對自己的詩自視甚高，以爲是“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②5}。從具體的創作實踐來看，此語確非狂言大睨。柳亞子曾經自誓道：“收束舊時代，清算舊體詩，也許我是當仁不讓的。”^{②6}正是這句話，成爲我們從整體上把握柳亞子詩歌創作的美學風格的一把鑰匙。

作爲一個卓越的詩人，總是要從其風格的獨異性（這是作家審美個性成熟的標誌）和豐富性（這是作家創造力充沛的象徵）顯示存在的價值。縱觀一部《磨劍室詩詞集》，我以爲其獨特的美學價值就在於柳亞子創造了一種屬於他自己的、任何人都無從摹仿的東西；風格。就整體而言，我們不妨將這種風格概括地表述爲——大氣包舉。

顯然，這種風格最大限度地適應了柳亞子那種擺脫舊有藝術思維和美學表現範式的求索變革精神，那種被新的時代精神所激發起的審美理想和超常性異質審美力；同時也最大限度地適應了柳亞子駕馭歷史波瀾的詩史氣魄。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作爲一部反映近、現代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天地翻覆的歷史演變的“史詩”，其真雲之氣、雷霆之勢、山河之淚，無不可視爲詩人本質力量的外化，是詩人內心生活整體的對象化存在，標誌着詩人生命存在的深度和廣度。易言之，作爲審美主體，柳亞子那種悠悠浩浩的審美心理時空，掀雷挾電的氣勢，洞察古今的器識，與審美主體（一部由血與火交織而成的“活的歷史”）始終建立在一種廣泛樣態的同構關係基礎上，這樣，詩人就能與歷史達到一種同體式的息息交流：詩人反映歷史，就是表現主體情感；表現主體情感亦即反映歷史（即使是那些簫管低徊之聲，也未嘗不是歷史進入“低谷”的反映）。

這種由詩人生氣灌注的生命整體美所呈現的那種大氣包舉的總體風格，不僅可以使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獲得最高的契合，而且溝通了“我”與歷史的詩性關聯，使詩人無形中活躍在他所建構的那個“詩的世界”裏，從這個意義上說，風格本身就是一種昇華：

它超越了文字，超越了本文的具體內容，甚至超越了主客體的界綫，僅在一瞬間裏，以信息飛躍的方式，直接傳達出作家全部作品的本質特徵。（這種超越性還表現為：風格能夠將作家一系列作品的外部印記融滙成爲一個新的審美對象〔風格〕，使“有經驗的眼睛透過風格窺見心靈”）這種主客渾然不分的大超越，足以將我們捲入詩人柳亞子那種大氣包舉的風格的汪洋裏，進一步領受孕育了風格——這一新的生命的那顆不僅屬於過去亦屬於未來的大鈞無私、萬理森著的博大詩心。

可是，令人驚訝的是，這樣一位不會爲歷史淡忘的詩人竟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被文學史家們淡忘了！——從解放後出版的幾部近、現代文學史來看，幾乎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對柳亞子的“冷漠”（至多只是在談到清末民初革命文藝團體南社時，順帶提及一下他作爲南社盟主的地位）。在建國後總結現代文化的幾次正式報告中亦均未提到或突出柳亞子的地位；柳亞子的詩詞文章，在其逝世後的十餘年中，亦未整理出版，僅在“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出版過與其地位、影響頗不相稱的詩詞選兩種；尤其是柳亞子在全國解放前後，因寫《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而受到毛澤東“牢騷太盛防腸斷”的善意規勸，由於毛澤東的《和柳亞子先生》在“文革”這樣一種特殊環境下廣爲流傳，大多不明個中真相的讀者因受當時盛行一時的錯誤解釋的影響，竟將柳亞子這樣一個名滿天下的詩人視爲一個“私人發作”、具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名士。⑳

這無疑是歷史的誤會！

細究起來，這種“誤會”既有政治的原因，又有非政治的原因。㉑

恩格斯曾經指出：“任何一個人在文學上的價值都不是他自己決定的，而只是同整體的比較當中決定的。”㉒爲了在一個較爲開闊的坐標系上確立柳亞子在近、現代詩壇上無可匹敵的獨特地位，我們有必要對詩歌在近、現代的曲折發展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

作爲中國現代詩歌主體的中國新詩，誕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它一開始便是作爲與維繫華夏詩壇千年之久的中國古典詩歌的

對立物出現的。如果說，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詩界革命”的倡導者梁啟超、譚嗣同，“新詩派”的首倡者黃遵憲對中國古典詩歌僅僅停留在“改良”階段的話，那麼，及至“五四”時期，一大批高喊“打倒孔家店”、極力反對文言文那種僵死性、雕琢性、貴族性、腐朽性的新文化運動健將們則以空前激烈的態度，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向對舊體詩作了清算：

現在已成假詩世界。其專講格律聲調，拘執于几平几仄，方能成句，或引古證今，以為必如何如何始能對仗工巧的，這種人我實在沒工夫同他說話。其能脫却這窠臼，而專在性情上用功夫的也大都走錯了路頭。如明明是貪名愛利的荒僧，却偏喜山林村野的詩。明明是自己沒基本領，却偏喜大發牢騷，似乎這世界害了他什麼。明明是處於青年有為的地位，却偏喜寫些頹廢老境。明明是感情淡薄，却偏喜做出許多懇摯“懷舊”或“送別”的詩來，明明慾障未除，却喜在空闊幽渺之處立論，說上許多可解不可解的話兒，弄得詩不像詩，偈不像偈。詩為此類，無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兒搗鬼。自有這種虛假文學，他就不知不覺，與虛假道德互相推波助瀾，造出個不可收拾的虛偽社會來。……胡適之先生說，仿古文章，便做功極好，無不過在古物院中，添上幾件“逼真贗鼎”。我說此等沒價值詩，尚無進古物院資格，只合拋在垃圾桶裏。^{③0}

自此，以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陳獨秀、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們便本着“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束縛的枷鎖鐐铐”^{③1}的精神，以《新青年》為陣地，開始白話新詩的“嘗試”；之後，俞平伯、康白情、朱自清、梁宗岱、王統照、葉紹鈞、劉延陵等一大批早期新詩運動開拓者們，將“為人生”奉為創作圭臬，把筆觸伸展到勞動人民的悲苦生活境遇，徹底擺脫了山林文學、貴族文學的羈絆；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應修人等“湖畔”詩人則通過他們的合集《湖畔》、

《春的歌集》，大膽披示出渴望掙脫封建禮教束縛、爭取婚姻自由的勇氣與激情，從而壯大了現實主義在自由體白話詩中的力量。從風格上看，“湖畔”詩人以真情釀就的那些小詩大都玲瓏剔透、晶瑩純潔，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

代表新詩創始期最高成就的，當推創造社主將、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他以一種“天馬行空的大精神”，駕馭世界和表達世界；盈溢於《女神》中的那種壯闊浩渺囊籟、齊天激浪的雄渾氣勢、奇異的想像、急速的旋律，那種“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呂”，無不是“五四”狂飈突進的時代精神的體現如充分表現“生動顫動，靈底叫喊”。郭沫若極力主張詩以“自然流露”為上乘，形式上要“絕端的自由和絕端的自主”，這顯然與郭沫若那種氣吞天地，囊括萬物的豪放性格互為表裏。但應當看到，郭沫若的自由詩，既是對舊文學形成的層層束縛的一種否定，同時也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形式的過份自由一方面使詩因缺乏藝術的節制力而導致某種程度的美感力量的弱化，一方面也破壞了風格本身的完美。至於“胡適之體”的白話詩，從形式上看，過份鬆散而缺乏鍛煉；從風格看，質樸有餘而蘊藉不足，像“如則是早起後第一件大事”之類的詩句，連新文學陣營中的人士也因其褻瀆詩美而大為惱怒。“滾、滾、滾你的！”這悲憤之聲的背後，分明隱現着一種“詩就是詩”的詩歌立體要求。

正是為了順應這種要求，改變“詩人與詩作多如雨後春筍，而可讀的作品却非常少”^{③②}的狀況，新月詩派出現於“詩壇最混亂的時候”。^{③③}該派的代表人物聞一多極力主張詩的音樂美（音節）、繪畫美（詞藻）、建築美（節的勻稱，句的均齊），強調詩人應“戴着鐐銬跳舞”，“在一種規定的格律之內出奇制勝”。徐志摩亦認為“新格式與新音節”是創造詩的形式美的要點，強調“思想的靈魂”必須有一個“適當的軀殼”來“替它們構造”，從而捍衛了聞一多的“格律化”和“相體裁衣”的主張。但需要指出的是，聞一多、徐志摩的詩歌理論主張雖然對張揚詩美、提高詩藝、創造現代格律詩作出歷史的貢獻，但他們如此苦心地營造着形式，使形式技

巧在作品中顯得格外耀眼、醒目，以致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風格的自然韻致（一種完美的藝術風格是“融化”了形式的，形式的被遺忘恰恰是問降男以）。隨着新月派詩歌的大量流行，大量內容貧乏空洞而形式整飭的作品充斥詩壇，爲人們所不齒，蔑稱爲“方塊詩”、“豆腐乾詩”。

在上述背景下，李金髮所倡導的象徵詩派應運而生。該派不注重外部形式的整飭，而講究詞的色彩、聲響和暗示力，運用擬喻、交感、象徵、省略、切斷、聯覺等手法，表現意識的波動，的確給我國新詩的母體內注進了新的血液，帶來許多新的東西。但李金髮在創造道路上一起步就追隨法國象徵派詩人波特萊爾、馬拉美、魏爾倫的足跡，感應着世紀末的病態心理，在詩中極力抒寫對人生的厭倦，對生命的絕望，甚至讚美死亡的宗教。他“認爲詩是文字經過錘煉後的結晶體，又是個人精神與心靈的昇華，多少是帶着貴族氣息的”^{③④}。這種美學觀念決定了他的創作必然帶有頹廢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充滿“灰暗的調子和悲哀的美麗”^{③⑤}。再者，李金髮本人的傳統文化底蘊相當單薄，却以在新詩中溝通中西文學自許，結果是語意晦澀、文詞怪僻、句法混亂，這種迷離恍惚艱澀難懂的詩，終因缺乏民族風格、與廣大讀者的審美要求背道而馳而遭到拒斥。在象徵派詩人中，在風格上與李金髮詩風相近者，尚有後期創造社詩人穆木天、馮乃超、王獨清等。

1932年，施蛰存主編的《現代》雜誌出版，這是一個“不冒任何風險的”、“採用中間路綫”的文藝刊物。在該刊物周圍出現了一大批詩人，被稱爲“現代派”。就總體而言，“現代派”是一股追求“純詩”的文藝思潮，“現代派”詩人大多注重“詩的哲學”的思考。如被施蛰存譽爲“詩壇的領袖”的戴望舒，在詩論上卓有建樹，他的《論詩零札》堪稱現代派的藝術綱領。在這篇文章中，戴氏強調新詩最重要的是詩情上的變異，而非詩字句上變異，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感的抑揚頓挫上。詩應去了音樂的成份，……新詩應有新的情感和表現這種情感的形式。這的確不無真知灼見。從整體上看，現代派詩人既借鑒了法國象徵派的

藝術技巧，又大力揚棄新月詩派、象徵詩派的矯飾、雕琢、艱澀、隱晦之弊，對新詩的發展確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尤其是戴望舒，他既能借鑒古典詩歌創造意境的技巧，又吸收了新月詩派、象徵詩派在藝術上的合理因素（如注重詩的內在旋律；把思想知覺化、情感具象化；通過意象的組合誘發讀者的藝術想像等），形成了戴氏本人獨具的風格。但必須指出：以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派詩人，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關頭，沒有承擔起崇高的歷史使命（儘管戴氏亦創作過《斷指》、《我的記憶》等具有積極現實意義的作品，但為數甚少），而是站在純藝術的立場上，鑽進象牙之塔，浸沉於個人落寞、哀怨的迷霧裏，執着地寫着“純詩”，顯然悖離了時代的要求。隨着“七七”事變的炮聲，現代派詩人們急劇分化，現代派作為新詩史上的一股潮流，亦漸漸衰微。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歷史的重心迅速移向民族解放。刻不容緩的民族危機，要求文學全面適應抗戰的需要。因此，詩歌與政治的關係變得異常緊密和直接。在抗戰高於一切的特定情勢下，藝術上因“急就”而帶來的粗糙尚可諒解，而不傳達出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亡中的抗爭意識（這正是抗戰文學的一個共同特徵）則令人無法容忍。曾一度彌散於詩壇的那種憂鬱、哀愁、頹喪的詩風，在革命的怒吼聲中消失殆盡，代之而來的是豪壯、粗獷、高亢、激昂、明快的詩風，一大批燭火奔馳的“戰鬥者”，以激越樂觀的調子傳達出億萬人民抗戰的心聲。

這種抗戰高於一切的革命勢頭給文學造成的某種失落也是顯而易見的。既然詩人們處在一個危難的時代，注重詩歌內容的革命性和形式的大眾化便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而文學的審美功能亦突出地表現為宣傳功能和鼓動功能。“政治”對於詩學的强大滲透力，註定了二者的結合無法呈現為完美狀態。

以上只是對我國現代詩歌發展史的匆匆一瞥，但即此足以為我們估定柳亞子詩歌創作的美學價值提供一個可資參照的背景，並在縱橫的比較中對柳亞子的詩歌作出歷史性衡量。事實上，任何一個詩人的作品都不可能孤立地獨自地發出光芒。而是在一系列其他作

品的對比映襯之下呈現出特有的美學風神。在新詩發展的漫長歷程中，由於衆多詩人智慧的加入，呈現在各種不同風格、流派的作品和不同類型的詩體，花團錦簇，異彩紛呈，蔚爲絢麗燦爛的景觀。若就具體作家而論，則各自在創作中表現出對某種詩歌的功能——即“爲什麼寫詩”的理解和某種美學風格的追求，如郭沫若的汪洋恣肆，聞一多的熾熱深沉，朱自清的純厚綺麗，謝冰心的典雅細膩，葉紹鈞的自然嚴謹，徐志摩的濃麗靈巧，卞之琳的含蓄蘊藉，何其芳的精緻雋美，臧克家的質樸凝重等等。儘管如此，但像柳亞子所擁有的那種大氣包舉，兼得衆調的“史詩”風格，在現代詩壇上，不能不說是一個特異的存在，能與之匹敵者洵屬寥寥，僅僅這一點，柳亞子就足堪稱爲“前清末年到解放後這一長時期內在舊體詩詞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詩人”^{③⑥}

然而，柳亞子却遠遠沒有像郭沫若、艾青那樣爲文學史家、批評家所重視；原因似乎很簡單，僅僅在於“柳亞子是一位運用舊體詩形式從事創作的詩人”^{③⑦}。爲此，我們有必要將前述的散點聚焦一下，對“形式”這一關乎對柳亞子的詩歌創作進行公允評價的問題作一研討。

請允許我再次從白話文運動談起。

誠然，白話文運動是一場功績卓著、影響深遠的文學革命運動。從政治層面看，白話文運動與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進行的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合成一種文化革命，又與在科學、民主的旗幟下所進行的反封建主義運動合成一種思想革命，這是應當充份肯定的。在白話文運動中，倡導者們那種全盤否定傳統的傾向也確實反映出一種衝決羅網的可貴的自覺：對於有着四千年積累的傳統文化（包括古板僵死的文言文），其憎性之強，滲透之深，以致你要打倒它就必須徹底地打倒他，絕不能有半點含糊，我們完全理解白話文運動的闖將們那種極端的立場——他們敏銳地意識到文言形式與新的價值觀念、審美要求之間所存在的尖銳矛盾，緊緊抓住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以一種“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③⑧}的斬釘截鐵姿態，對文言文大施撻伐：

至於現在用白話做韻文，是有兩層緣故：(1)用今語達今人的情感，最爲自然；不比那用古語的，無論做得怎樣好，終不免有雕琢硬砌的毛病。(2)爲除舊布新計，非把舊文學的腔調全套刪除不可。③⑨

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做裏子。但我們認定文學革命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④⑩

這種對文言文的傲然反叛，這種勢欲沖決千年以來的封建堤壩的澎湃激情，充分顯示出白話文運動闖將們高度的歷史感和強烈的批判精神。

但也正是這些自誓叛逆於舊文化的新文化倡導者們，在大潮一旦退下之後，往往困窘於無力斬斷傳統的臍帶。就文化傳承而言，他們自幼便受到“根文化”的浸潤，諳熟中國古典詩歌，並且都是寫舊體詩的“卓然老手”④⑪，只是在一種新的文化浪潮的激蕩下，才毅然從理智上否定了舊的傳統，舊的形式，這本身就意味着這種否定不可能是徹底的。基於這一認識，茗味一下自誓“爲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的現代新詩最初創導者胡適的兩段話，對我們是會有啟發的：

……我那時（指1915年）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詩的影響，所以說“要使作詩如作文”，又反對“琢鏤粉飾”的詩。④⑫

我認定了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詩，無甚玄妙，只是作詩更近於作文，更近於說話……宋朝大詩人的絕對貢獻，只是在於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於說話的詩體。④⑬

由此可見，在白話文運動的闖將們身上，“新”與“舊”之間

並非一刀下去立時就能“兩斷”；他們大力提倡的白話詩恰恰與他們極力反對的中國古典詩歌有着深微的淵源關係。明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這些白話詩的最初創導者們為何一再強調“舊的皮囊盛不下新東西，新思想必須用新文體以傳達出來，因而便非用白話不可”，却又在他們所創作的號稱新詩的作品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襲用了中國古典詩詞的句法和意境，而成爲一種“洗刷過的舊詩”。

這種回歸現象無疑會促使我們對形式問題作進一步的思考。

我認爲，評斷一種新形式是否進步，關鍵要視其是否真的有利於表達新內容；而新形式的真正確立則有賴於一系列新的內容和完美形式的統一的典範作品出現。在這類作品尚未誕生以前，新的美感經驗又從何而來呢？同時，我們還應看到，一個民族的審美經驗是凝聚在具體的形式結構中的；作爲某種心靈內容的積澱物，形式結構本身具有確立藝術秩序的定向作用，它遏止種種非藝術、非審美的心理騷動和感情宣洩，從而使感性內容揚棄了原有形式而“成爲一件特定的作品的內容而不是其他作品的內容”。^④需要注意的是，形成結構的這種美學功能，在更多的情況下表現爲自身的“隱沒”，也就是說，人們借助形式，直接感知到被形式結構凝固了的觀念內容和藝術境界，而忘却了形式本身。其實，這種“忘却”正意味着對形式結構更深層次上的認同。

內容與形式的這種互滲性，注定了創作主體若想打破傳統的形式結構，首先必須打破由這種形式結構所框範的審美心理結構、想象定勢、美感經驗、象喻系統；一言以蔽之，要打破我國古典美學傳統的保守性。這顯然是一種比思想革命更爲艱巨的藝術革命。例言之，在新詩運動的三十年中，頗有一些不乏詩才的詩人，他們積極地吸納新潮，不甘“勒馬回轡作舊詩”。可是，在新的詩歌形式面前，他們又感到無法適應，無法充分施展自己的詩才。新的形式結構成爲他們藝術感覺的難以逾越的屏障——這正是胡適、劉半農、劉大白、沈尹默、周作人、葉聖陶等人相繼中輟白話詩創作的深層原因。

通過以上分析，問題已很明顯，創作主體對藝術形式的“選擇”

往往具有某種程度的“不由自主”；更準確地說，這種“選擇”必須在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嚴格制約下才有意義。作為一種並未喪失生命力至今仍有層積趨勢的我國古典詩歌傳統形式，它並非內容的被動載體，而是一種對客觀世界和主體情感的概括和昇華。它的存在權利是無庸置疑的（倘若廢棄這種形式，其前提首先必須是完成創作主體的藝術思維方式、文化心理結構、審美意識系統的轉型，這無疑是一個相當漫長和艱難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柳亞子之所以選擇舊體詩這一形式，顯然是由於他從這種形式中深刻地發現了“自我”，發現了一種可以充分表達他所要表達的一切的“藝術語言”；而丟棄這種形式，也就失却了自我，同時也失却了風格。

總之，對於柳亞子這位始終堅持以舊體詩的形式從事創作的卓越詩人來說，重要的絕不在於他所選擇的藝術形式本身，而在於這種形式是否能夠涵納巨大的思想容量並對整個社會歷史進程作出富有個性創造的積極回應和影響，是否能夠提供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東西並為新的思想和審美意識所照亮，同時，還要察看其是否真正擁有風格並通過風格將這一切勾通為一個“生氣灌注”的有機整體而放射異彩。如果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自會對柳亞子在近現代詩壇上所作出的開拓性貢獻予以公正的評價，而他在近現代文學史上所應佔有的地位也必將得到歷史的恢復。

註釋：

- ① 柳亞子：《柳溪詩徵序》。
- ② 沈昌直：《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見《南社》第22集。
- ③ 《陳巢南先生五十壽序》。
- ④⑤⑥ 《五十七年》。
- ⑤ 《五十七年》。
- ⑥ 柳亞子：《自傳》。
- ⑦ 轉引自《人格與心理潛影》，沈莉、于盱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頁。
- ⑧ 《柳亞子的詩和字》。
- ⑨ 司空圖：《詩品·雄渾》。

- ⑩《詩薈》內編卷五。
- ⑪歌德等著：《文學風格論》，王元化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頁。
- ⑫莫泊桑：《愛彌爾·左拉研究》。見《古典文學理論譯叢》，第八冊，第149頁。
- ⑬《別林斯基論文學》，第127頁。
- ⑭陸世宜：《書春航集后》。
- ⑮黃牧華：《與柳亞子》，見《南社叢選·文選》卷三。
- ⑯陳去病：《高柳兩君子傳》。
- ⑰王學莊：《柳亞子的一生》。
- ⑱謝冰瑩：《憶柳亞子先生》。
- ⑲林北麗：《柳亞子先生的爲人比他的詩文更值得珍貴的一面》。
- ⑳柳無忌：《柳亞子與蘇曼殊》。
- ㉑《我對於創作舊詩和新詩的經驗》（1993年6月1日）。
- ㉒魯迅：《三閒集·集永綦作〈小小十年〉小引》。
- ㉓江盈科：《雪濤詩評》。
- ㉔薛雪：《一瓢詩話》。
- ㉕《我的詩和字》。
- ㉖《我的詩和字》。
- ㉗《評亞歷山大·茶克的〈法國現代文學講義〉》。
- ㉘這一點，我在“文本闡釋”一章中論之甚詳，茲不贅述。
- ㉙《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第324頁。
- ㉚胡適：《說新詩》。
- ㉛胡適：《說新詩》。
- ㉜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
- ㉝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
- ㉞李金髮：《盧森著〈療〉序》。
- ㉟朱自清：《新詩雜談》。
- ㊱茅盾：《解放思想，發揚藝術民主》，（1979年11月）。
- ㊲郭沫若：《〈柳亞子詩詞選〉序》。
- ㊳陳獨秀語，轉引自胡適：《文學革命運動》。
- ㊴錢玄同：《嘗試集序》。
- ㊵胡適：《嘗試集自序》。
- ㊶卞之琳：《新詩與西方詩》。
- ㊷《白話文學史》。
- ㊸《滄上梁山》。
- ㊹馬爾庫塞：《作爲現實形式的藝術》。

蘇曼殊譯詩中的捉刀人

郭長海

蘇曼殊是著名的南社詩人，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他所翻譯的作品，具見於《文學因緣》和《潮音》內。而《拜倫詩選》一書則集中翻譯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詩歌。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於蘇曼殊的譯詩成就，這裏不作更多的評述。本文只談一下蘇譯詩中屢入的外來的成分，即他人的譯作。

第一首，《贊大海》。

馬以君在《蘇曼殊詩集》中箋註此詩時說：“譯稿在（蘇曼殊）寓民報社時，經章炳麟、黃侃潤飾。”這裏沒談到別人代作的問題。

後來，黃季剛撰文，談到了這個問題。他是這樣說的：

《贊大海》詩，詩六章，章十二句，其第五章爲余杭譯。蓋原文深納，（曼殊）譯兩日不成。余杭見而補之。（《繡秋華室說詩》，見《雅言》第三期，1914年。）

文中“余杭”即指章太炎，因章乃浙江余杭人。此說出自黃侃之口，當然是可信的，因爲曼殊譯此詩在1909年，居日本民報社時期，時章、黃二人也同居一室，所以知其事甚詳。故此可知《贊大海》一詩，不僅章、黃二人爲之潤色，而且第五首直爲章之捉刀。

第二首，《答美人贈束髮篋帶詩》。

馬以君在爲此詩作的題解中說：“發表於1909年6月26日上海《民呼日報》副刊《文苑》，題爲《譯拜倫〈答美人贈束髮篋帶詩〉示彈箏人》，署名曼殊。又載於1911年日本東京神田印刷所出版的《潮音》。又刊於1914年7月10日東京的《民國》雜誌第3號，……署名沙門曼殊。後收入1914年8月東京三秀舍出版的《拜倫詩選》。

稿見1909年夏，曼殊抄寄蔡哲夫墨迹，題目與《民呼日報》相同。”這裏並未提到此詩是否有人潤色的問題。

我在查閱舊報的時候，在《民聲日報》上見到一首詩，題目是《代蘇玄瑛譯室梨〈答美人贈束髮繖帶詩〉》。好熟悉的題目！一看署名，却是“季剛”二字，正是黃侃。錄以與蘇曼殊所譯對照，有6處異字：第二首第四句“殉我歸重泉”，黃譯作“伴我”；第三首第二句“灼液皆芳香”，黃譯作“芳芳”；第四首第二句“摯情如根髮”，黃譯作“繁情”；第四首第二句“句萌無絕期”，黃譯作“盡期”；第五首第二句“波文映珍鬢”，黃譯作“珍鬢”；第六首第四句“光景同鮮暉”，“同”黃譯作“何”；問題還不僅僅在於這些異文，而是黃譯此詩的題目中已經直書是代蘇玄瑛譯室梨詩，則此詩的譯者為黃侃季剛先生無疑。上面我曾經提到，1909年時，章太炎、黃季剛、蘇曼殊三人曾同居於日本東京民報社。曼殊有一冊《師梨詩集》，係外國友人所贈，他十分喜愛，有《題師梨集》詩一首誌之。不料此冊為同居的黃侃所見，也愛不釋手，後來曼殊慨然以贈，並題了數語：

此冊輾轉歸季剛，季剛誦慕玉溪，而室利為詩，於西土最為芬艷。他日能以微詞譯其華旨，亦遂人所心熹也。爰書數語，用誌因緣。曼殊。

在曼殊題名的左下方，鈐有曼殊的五方印。《題記》的後邊，是黃侃的一行《題記》：

壬子四月，曼殊以此見貽，歡喜無量。侃記。

詩集的第二頁，有署名“末底”《題記》一則，末底者，太炎先生也：

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為艷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展轉移彼，為曼殊闍黎所得。或因是懸想提維，與佛弟難陀同轍。于曼殊為禍為福，未可知也。

在太炎先生《題記》的周圍，又有黃侃於六年後所寫的《題記》兩則，今錄一：

戊午二月三日（陽曆3月15日）展觀時，聞子谷之喪已三月

矣！追念己酉，與子谷同居章君僦廬，听夕燕語，余篋中有《溫飛卿集》，子谷強取以去。有時作小詩，令余改竄。余觀其辭意，諷其音聲，淒抑纏綿，不類方外人語。時以惠休、賈島事諷其還俗。子谷以母爲倭產，不見容於蘇氏，一身落樂，即還俗亦無所歸。故浮游人間，徒以悲吟寄意。章君題此，亦願其歹從世法，以遣憂勞，非謔之也。……①

上述所記數事，都可說明，章、黃、蘇三人過從之密，又有同好，間爲改詩，其中也許就包括了修改譯詩與代作代譯之事¹。不過，黃侃先生當時也很疏忽，竟把拜倫的詩，當做了雪萊的詩。室梨即雪萊。

蘇曼殊把那首譯詩在1909年和1911年兩次發表，黃侃也把它在1912年發表，（見《民聲日報》1912年9月11日），當時他們誰也沒覺得會怎麼樣。反正當時並無稿費之爭，又沒有著作權與署名權的說法。發表出來，也就算了。不過到了今天，這問題可就得說清楚了，此詩應爲黃譯，或黃代蘇譯。

第三首，《留別雅典女郎》。

馬以君在爲此詩作箋注時，曾引曼殊《文學因緣·自序》說是“故友譯自拜倫集中”，又引《文學因緣》第一卷目次下署爲“盛唐山民譯”，並考定盛唐山民爲葛循叔的別號。葛是安徽懷寧人，1906年夏與曼殊結識，1907年在東京常相過談，此詩當在1907年底在東京翻譯。

這些說法本來都不錯，可是最近又有了第二種說法：唐寶林編的《陳獨秀年譜》“1908年戊申”說：

譯拜倫詩《留別雅典女郎》，署名盛唐山人。《拜倫詩選》，東京1909年出版，蘇曼殊所編，收錄了蘇、陳二人翻譯的詩。懷寧在唐至清初屬盛唐郡，境內有一小山，名盛唐山，故陳自稱盛唐山民或盛唐山人。②

現在的問題並不是此詩是不是蘇譯，而是盛唐山民是誰？

如上述，馬以君認爲是葛循叔，但未說出根據，在該詩的總評部分，他又說：“但對其譯者歷來說法不一，有以爲是蘇曼殊譯，

有以爲是陳獨秀譯，也有以爲是黃侃譯，注者經查證當爲葛循叔譯。”但查證的經過、資料均未經公佈，所以仍是懸案一樁。

《陳獨秀年譜》的編者倒是說出了點根據，就是懷寧縣的盛唐山。但問題又來了：陳獨秀是懷寧人，可署名盛唐山民；葛循叔同樣也是懷寧人，同樣也可以署名盛唐山民，推而廣之，凡懷寧人都有權署名盛唐山民。山之於人，何近何遠，何親何疏，何厚何薄，何有何無！

不過，我還是傾向陳獨秀之說，陳獨秀當時的外文程度較好，有過譯作問世，後來還譯過《讚歌》即美國國歌，發表在《新青年》上。於葛循叔，就不太了了了。

註釋：

- ①以上材料見徐敏《曼殊的遺物——〈室梨詩集〉》一文，刊《光明日報》1961年7月15日。
- ②《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

讀《黃節詩集》

柳存仁

一

這冊1989年印的《黃節詩集》，是馬以君先生重編的。①在它以前，黃晦聞先生的詩已經印過的，有民國二年(1913)刊的《菴葭樓詩》二卷，民國二十四年(1935)鉛印本《菴葭樓詩》二卷，和1977年香港何耀光先生刊的影印本《菴葭樓詩·續稿》。這部新印的《詩集》，採用了上述各本和其他編者可能搜集到的一些別的材料，照年份把它作排比起來，每首並且注明來源，可以說是一部很可用的、很方便檢尋的本子，雖然像許多別的新刊的書籍一樣，它也不是沒有技術上的缺陷的。卷首有編者寫的〈前言〉，全書又附有大概也是編者編的黃先生的〈年譜〉，少量的補遺詩詞，和他家及研究者對黃先生作的舊詩的批評。編者的貢獻也不算少了！

以詩而論，晦聞先生是個得名很早的人。雖然他在清末曾經鼓吹過革命，有過很多的在思想和文字上辨清是非、摧朽拉枯的功勞，但是，假如他只是這樣的一位主張變革、並且能夠身體力行的份子，他在廣東省以至全國的舊詩壇上是不會享那麼大的聲名的。然而他的這樣的聲名，在清末已經“嶄露頭角”了。吳雨僧先生(宓)在追憶晦聞先生在舊詩方面的成就時曾說：“黃先生兼詩學、詩教、詩法而為詩，即其全部之生活及精力悉用為作詩之準備（中國古人為此者惟有杜甫），絕異於世之以餘事餘力為詩者（不問其專力於道學、或事功、或考據、或遊樂狎玩）。作詩矜慎而以全力赴之，故黃先生之詩精。”②這是和晦聞先生交遊、又喜歡讀他的詩的人所寫的最深刻入微的話。清代嘉慶間劉藻林（彬華）編有《嶺南四

家詩抄》③，收張錦芳、黃丹書、黎簡、呂堅四個人的詩。但是人民國後，張魯恂（昭芹）印的《嶺南近四家詩》，收的就是晚清到民國初年享盛名的廣東大詩人梁鼎芬、曾習經、羅惇融和晦聞先生的詩篇了！④晦聞先生是贊助革命，和同盟會有來往的人，雖然詩名很著，怎麼又會和梁節菴、羅癭公這些所謂“遺老”並稱呢？而且，他們私人之間不僅是互相認識的，而且都有相當程度的契合，這一層關係，不僅涉及晦聞先生個人的經歷，就是他的詩風，以及他對民國政治、社會各方面的觀感，也該有些話可說。

即使我們不曾讀晦聞先生的詳細傳記或附在這冊《詩集》裏的〈年譜〉，單就他的《詩集》而論，我們也可以說晦聞先生交往的朋友很雜。但是，在清末到人民國二十多年間，這六十多年的變遷劇烈的時代，只要是在社會上稍有活動的人，誰的經歷不雜呢？我們試把晦聞先生《集》裏相識和來往的人大概地計算一下，也不能夠不歸納為好幾種。我這裏說的種類只是這些人一般大家都知道的他們的背景和人際關係，並不曾主觀地批評他們的立場或品流，或晦聞先生對他們的態度。不過，從詩裏所流露的情緒，晦聞先生自己的見解分寸自然還是很清楚、明白的。

簡單地說，清末的學者或服官的人，晦聞先生應該稱他們為師長、為前輩，或是比他自己年高的人可以算是一類。簡竹居（朝亮）是位大經學家，晦聞先生曾在他門下稱弟子受業。袁季九（玉錫）是晦聞先生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在北京應順天府鄉試時賞識他的文章的人，晦聞先生鄉試雖然未中，却仍終身感念他，〈哭袁季九師〉四首其二說：“論文惟先生，深寧於文山？”另一首〈閏五月十八夜大雨中題壬寅試卷〉說：“感激論才舍文藝，艱難愛士見吾師”，把袁季九比做南宋賞識文天祥試卷的王應麟，也可見先生感激之深了。朱古微（祖謀）是遺老，也是舉世知名的大詩人，但是他對國家大事最要緊的一次表現是庚子（1900）變亂時朝廷集議，他那時才任翰林院侍講學士，班列很後，却“抗聲曰：‘義和團終不可用！董福祥終不可恃！’〔慈禧〕太后瞠目視，旁顧樞臣曰：‘彼為誰耶？’”這話傳播出來，朱先生才“以此風節稱天下。”⑤

汪莘伯（兆銓）也是遺老，他是光緒十一年乙酉（1885）廣東鄉試舉人，曾做潮州海陽縣學教諭，入民國就沒有出仕。⑥溫毅夫（肅）是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的進士，他編過敘述明末清初的嶺南大詩人陳恭尹的事迹的《獨漉先生年譜》，⑦自己有《溫文節公集·附年譜》。入民國後有諡，當然也是遺老了。汪、溫兩位在晦聞先生《詩集》中沒有留下什麼唱和酬答之作，溫肅更不比晦聞先生年長，不過他們和晦聞先生都是參與宣統三年辛亥（1911）梁節庵（鼎芬）在廣州重開南園詩社的人物，恰巧他們和節庵先生後來都成了遺老，所以這裏就一起提一下。還有一位遺老吳玉臣（道銜），他是參與詩社的，晦聞先生《集》裏也有詩贈他。他在早年曾受到李文田的鼓勵，光緒六年庚辰（1880）中的二甲進士（當時名字是吳國鎮，和梁節庵同年）。後來他翰林散館授編修之後，就辭官回到廣東，在潮州、惠州、三水和廣州的幾個書院講學。清末他曾任由廣雅書院改制而成的廣東高等學堂監督，以後就沒有擔任公職了。⑧他著的《澹庵文存》、《澹庵詩存》這些書，都早已印出，⑨但是他編的一部大書《廣東文徵》，原稿雖然保存，却至今還沒有完整地正式付印。⑩

晦聞先生認識的這些人裏，既稱遺老，又曾經在清末的政治生涯裏發過些閃爍的輝光，曾經引起時人和歷史家注意的，要推梁節庵。在這一組人裏，晦聞先生給他的詩也比給別人的多，可以說是氣類相投，很不尋常的了。節庵在中、法兩國為安南發生戰爭的時候，上疏痛斥李鴻章可殺，是當時朝野震動的一件大事。汪憬吾（兆鏞）先生撰的《梁文忠公別傳》⑪說：“〔鼎芬〕……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光緒〕十年（1884）四月，疏劾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言可殺之罪八，幾罹重譴。軍機大臣閻敬銘持之而免。十一年六月，奉上諭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降五級調用。九月九日，〔國子監〕祭酒宗室盛昱等三十人餞之於崇效寺靜觀室，各賦詩贈行；自鐫‘年二十七罷官’小印。”⑫節庵的《集》裏，⑬有〈甲申四月十日上封事作詩一首〉，裏面先說李鴻章“僉曰相公天下才”，然後責他“今知所用皆優俳，時平如虎危如蛙。”政治上的大關節

或者不能夠像詩人這樣地輕易論斷，但是當時朝政的窳惰是人所共知的，鴻章地位既高，當然也有他應負的責任。何況在專制時代，節庵這樣的舉動是要“罹重譴”的，拚着性命不要，這種捨己爲羣的勇敢，即使有些戀態，我們讀歷史的人，還不能不設身處地去體會當世人的憤懣的情緒，同時代的詩人像晦聞先生的感受更不用說了。也許過了許多年後節庵對他自己這樣的做法也有點覺得不夠實際，^⑭但是當時他的意氣激發一往直前的、無私的精神自然是感人的。領銜在北京崇效寺餞別節庵的盛伯羲（昱），是滿洲人裏一位極有學問和見識的人，他和楊雪橋（鍾羲）合編的《八旗文經》，至今也還是研究八旗人上著述的要典。他自己不滿意時政，也曾參過崇厚和吳長慶，這個時候同情梁節庵是顯然的。節庵在光緒十一年回到廣東以後，曾主講豐湖（惠州）和端溪（肇慶）書院。本來在光緒十年，很注意安南的局勢的張之洞，已經由山西巡撫任上調到廣東來做兩廣總督了。張之洞也很欽佩節庵，光緒十三年（1887）他創辦的廣雅書院在廣州成立，就聘節庵來掌教。不到兩年（1889），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李鴻章的長兄瀚章來繼任，節庵怕惹麻煩，就藉詞跑到鎮江焦山去讀書了。他的友人王仁堪恰巧光緒十七年又調任鎮江知府，所以節庵也有時候住在王可莊的衙齋裏。^⑮不久張之洞在武昌創立兩湖書院，聘節庵去做監督，直到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事變，節庵聽說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西安，就在荒亂中痛哭流涕地從湖北“問關趨赴行在所”。這時候慈禧爲了輕卸自己縱容和利用義和團的責任，就教光緒出面發上諭說了些自譴的話，連梁節庵也意外地獲得了“奉旨賞還翰林院編修銜”的幸運。^⑯其後，大概由於張之洞和那個時候也在西安的端方的薦舉起用，^⑰節庵不久就被派回到湖北去，“授漢陽府知府，調武昌府，累遷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了。^⑱光緒二十七年到三十二年（1901—1906）這幾年大概是節庵“官運”最亨通的時候。不過這個時候，外患有日、俄在中國的東三省開戰，英國人的覬覦西藏，國內虛偽的、步態蹣跚的預備立憲已經控制不了浮動的人心，憤激直切的詩人梁節庵，雖然官位很高，也不想怎麼戀棧祿位，他忍不住又要大聲疾呼

了。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入京覲見，“君撫時感事，深以朝政廢弛、權臣跋扈爲憂，疏劾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直隸總督袁世凱”，^{①⑨}這一次“原摺留中”，可是節庵看到國事更無可爲，不久就稱病乞假南歸了。節庵南旋之後不到五年，就是辛亥（1911）他和晦聞先生等八個人在廣州重開南園詩社的時候。晦聞先生光緒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失敗之後，那一年的秋天他就到上海，參與鄧秋枚（實）等人辦雜誌，介紹新知識，宣揚民族主義的活動。以後幾年他常往來上海、廣州之間。梁節庵奏劾慶王、袁世凱的那年，鄧、黃等人主持的《國粹學報》已經出版了十幾期，晦聞先生的《黃史》，也已發表了好幾篇。^{②⑩}這個背景，節庵先生重開詩社的當時不會不知道，恐怕節庵這個時候的心情，除了因爲知道晦聞也愛作宋詩可能有的“憐才”^{②⑪}的一念之外，也許更重要的，還想知道晦聞其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罷？在《黃節詩集》裏，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兩條探索他們心情的證據。民國八年（1919）梁節庵在北京去世，晦聞先生也在北京，有《挽詩》。過了三年，節庵的表姪余樾園（紹宋）先生重刊節庵的詩，請晦聞先生代爲校定，晦聞先生校完了，又作了一首《校梁節庵先生詩既畢追呈一首》的詩。^{②⑫}這詩開首就說：“一言恨晚見公詩，垂沒猶輕不世辭。”原注云：“‘一言’句：辛亥南園重開，公語某君云：‘予識晦聞已晚。’丁巳《野園看菊》答節詩：‘黃花多恨今方見’，猶昔日之言也。”這裏所說的節庵答晦聞先生的詩，丁巳是民國六年（1917），晦聞這一年有《萬生園賞菊賦呈節庵先生》詩，節庵答的就是這一首。《葦葭樓墨迹》原題本來作《野園賞菊呈節庵先生》，正與節庵答詩的題目相應。黃先生原注又云：“‘垂沒’句：公歿前數月爲書，稱節詩有類涪翁稱后山詩語。”^{②⑬}細研兩人往還的詩，雖然立場、地位都不一樣，一種惺惺相惜和對國事關懷的情緒是很容易窺見的。

以上我費了較多的文字，對於晦聞先生往來的這一組“老輩”的人們多說了些話，特別是晦聞先生和梁節庵的關係，因爲節庵的事跡雖然大家紀述的很多，就這一點來說，也還有可以補充的。此外，其他的廣東省的詩人、詞客，除了長住北京的像羅癭公（惇融）、

敷庵（惺髮）等人，可以歸在北京這個名目下面，這裏暫且不說；在粵或他處的也還有陳述叔（洵）、潘蘭史（飛聲）、鄧爾疋（原名溥霖）、馬武仲（復）這些人，在《詩集》裏，也看得到他們和晦聞先生之間的友誼。

二

《詩集》裏的〈年譜〉宣統三年辛亥（1911）七月十二日（〔舊曆〕六月十七日）云：

與梁鼎芬（節庵）、姚筠（俊卿）、李敏隆（襄文）、沈澤榮（芷鄰）、^{②④}吳道鎔（玉臣）、汪兆銓（莘伯）、溫肅（毅夫）等八人，在廣州城南南園抗風軒重開後南園詩社。以同鄉先輩書畫張掛壁間，與會者百數十人，一時學者多宗之，粵中詩學的轉變，頗受其影響。（頁292，這裏所記的日期有誤，榮字當作棠，見下文。）

從晦聞先生的〈南園詩社重開呈梁節庵先生〉詩中說的“興微國俗詩將廢，俯仰前塵地亦蒼”（頁64），和同年七月作的〈七月二十六日出北郭昌華亭晚飲節庵先生玉山草堂〉詩的“迷陽已阻山中約，炙背真成野外言”（頁67），我們還看不出這裏面有什麼“一時學者多宗之”的味道。^{②⑤}重開詩社恐怕不過是文人墨客的詩酒之會罷了。這次會集，“與會者百餘人”是因為當時還曾有選題徵詩，請節庵評閱，所以一時也頗為熱鬧。節庵提倡宋詩，但是這種號召對於同時的詩人，除了晦聞先生，恐怕影響也不很大，而梁、黃這時自然還是初交。雖然，這裏所標榜的重開南園詩社，却是在廣東的詩壇上，有很早的歷史淵源的，不可無說。

在廣東詩壇的歷史上，總集以“南園”為書名的前後有兩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四〈南園後五子詩集〉條說：

南園，即抗風軒，在廣州城東南大忠祠側。明初，孫贊、趙介、李德、黃哲、王佐唱酬於此，稱南園五子。

這個背景大體上是確實的。前引晦聞先生〈萬生園賞菊賦呈節

庵先生》也說北京秋末賞花時的光景：“不似昔年詩社日，追陪重闢抗風軒。”近人屈向邦先生（沛霖）《廣東詩話》卷一〈南園詩事〉條云：

吾粵風雅之地，端推南園。南園位文明門外（原注：今爲文德東路）。②⑥水木明瑟，宅幽景美，明代前後五子（按，前五子孫貫等名字已見前引《四庫總目》。後五子屈先生原注：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賦詩高會地也。明末陳秋濤（子壯）等又重啟南園舊社，並與黎洞石（按，洞石是黎邦域，原注缺）諸人各和黎美周（按，美周是黎遂球，原注缺）〈黃牡丹詩〉十首，附以美周原作為一卷，名曰《南園花信》。兵燹後荒圯，清代屢有修復。旁有三忠祠，伊墨卿（秉綬）以〈君臣三大節〉詞賦十先生題其門，陳東塾（澧）重書以揭之。其旁復有廣雅書局，張香濤（之洞）創建，皆南園地拓也。香濤復修葺南園，題聯抗風軒云：“詩如大歷十才子，園似將軍第五橋”。辛亥八月，番禺梁節庵（鼎芬）集一時名士重開南園詩社，賦詩會者百數十人。（頁1）②⑦

這裏說的“辛亥八月”，如指舊曆，是不確的。集會在閏六月十七日，即新曆八月十一，〈年譜〉也弄錯了。三忠祠明初就有，紀念的是南宋末的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舊名也許是大忠祠。把這些枝節弄清了，我們當略說前、後五子和明末崇禎間陳子壯他們重開詩社的情形。如果說後五子果真在南園唱和過，陳子壯他們的重開是南園結社的第三次，梁節庵、晦聞他們辛亥年的重開，就是第四次了。節庵當時賦詩說：“十子芳型尚可鐫，三忠祠屋舊相連。儒生懷抱關天下，詩事銷沉過百年。老柳疏疏入照水，山亭隱隱竹成煙。閒來風物當誰賦？空憶陳、黎一輩賢。”要是這是集會的宗旨，這個宗旨，我想晦聞先生是可以同意的。②⑧

最早在南園結社的前五子，他們都在元末明初很活躍。五個人的極簡單的傳記都收在《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裏，孫貫的傳稍詳，其餘四個人的傳就附在孫《傳》後面。孫貫的《西菴集》至

今還有幾個本子存在，別的人沒有他那麼幸運，作品僅部分地保存在可能是明代的人編集的《廣州四先生詩》內，這部集子一共才四卷，收入《四庫》。還有，例如明隆慶五年（1571）俞憲編的《盛明百家詩·後編》裏的一卷《廣中四傑集》，這“四傑”裏沒有趙介，却有孫賁。②⑨把他們五人看做一組，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在元末紛亂交替的時代，都是那位在廣東惠陽、東莞、廣州諸郡聚眾保鄉里的何真的屬下。《孫賁傳》說：“何真據嶺南，開府辟士，〔賁〕與王佐、趙介、李德、黃哲，竝受禮遇，稱五先生”，後來何真向明太祖投降，他們五個人除了趙介，都做過官。③⑩《王佐傳》裏說佐“與賁結詩社，構辭敏捷，佐不如賁；句意沉著，賁亦不如佐”，這裏說的結詩社，大概指的就是南園。《四庫總目》卷一六九〈西菴集〉條稱孫賁的詩“卓然有古格，雖神骨雋異不及高啟，而要非林鴻諸人所及。”③⑪孫賁的詩現存本有九卷及十卷本兩種，份量還不算少，但是其他的四人，存詩就像是鳳毛麟角了。倒是《四庫總目》卷一八九〈廣州四先生詩〉條說的“粵東詩派，數人實開其先，其提唱風雅之功，有未可沒者”的話，比較篤實。如果清末重開南園結社的目的，只為重振嶺南一派的詩風，而嶺南之有地方性的詩派，亦不過像前文引過的《四庫總目》的〈西菴集〉條提到的林鴻，他是開福建的所謂晉安詩派的人，那麼我們倒也無話可說了。

不過孫賁等五個人，除了李德一人最後由漢陽教諭改調到廣西義寧，地方荒陋，沒有遭遇什麼災禍之外，其餘的人經歷的都不是坦途。明初因為太祖朱元璋的性格偏執、猜忌，對功臣和知識份子又不放心，實施的是很慘酷的專制統治，這是讀歷史的人都知道的。但是像孫賁這些納降歸順過來的小官，通常讀史的人也未必十分注意到他們遭遇的不幸。《明史》稱黃哲“歷仕州郡，以治行稱”，忘記了提他是“坐法死”的（見《四庫總目》卷一八九）。王佐在南京做給事中，因為“性不樂樞要，將告歸。時告者多獲重譴，或尼之，曰：‘君少忍，獨不虞性命邪？’佐乃遲徊二年，卒乞骸歸”，他雖未罹刑禍，這精神威脅也是很夠受的了。趙介表示他無意仕進，

只愛作詩，每天往來廣東南海西樵山泉石間，“行以囊自隨，遇景賦詩投其中”，地方官累次薦他，都被他辭免了。洪武二十二年（1389）終於“坐累，逮赴京，卒於南昌舟次”，這可以說是受不住驚嚇吓死的。死得最慘的是五人中最著名的孫賁。他洪武三年（1370）舉於鄉，次年登進士，做過幾任內外官職。在山東平原主簿任上，“坐累，逮繫〔至京〕，俾築京師望都門城垣。”釋放後，洪武十五年（1382）起為蘇州經歷，“復坐累，戍遼東。”一次服勞役，一次充軍，已很不堪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藍玉謀反案起，從二月到九月間，僅朝廷宣布坐黨族誅的有一萬五千人，牽連的還未算在內。藍玉是明初大將常遇春的妻弟，是個將才，南征北戰，功勞很大，有傳見《明史》卷一三二。這種資格的武人說他驕蹇自恣是難免的，當然也可能還有專擅不法、橫暴擾民的事件，但是說他謀反恐怕只是明太祖想翦除羣雄好把軍權分交給他的兒子們的策略罷了。前面提過的孫賁的上司何真，投明朝後封到東莞伯，並且給予鐵券，這時已經死了。他的長子襲東莞伯的何榮、三子何貴、六子何宏，都打在藍黨裏處決。何真在東莞的弟弟何迪知道會株連，就造反殺掉了三百多南海官軍，逃到海島上面，仍被廣東都司派去的兵隊擒獲殺死。在遼東充軍的孫賁是何真的舊部，又“嘗為〔藍〕玉題畫，遂論死。臨刑作詩，長謳而逝”，這是《明史》裏的記載。他死時做的詩，收在鄧球編的《皇明泳化類編·別集》（有隆慶二年1568序）和明末清初梁維樞編的《玉劍尊聞》裏的，恐怕是不可靠的。③②倒是他作的〈廣州歌〉，像“嵯峨大舶映雲日，賈客千家萬家室”這樣的句子，却還能引起後人的追念與歎。③③

前文引過的一段《廣東詩話》屈先生的原注裏已有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五人的名字，他們的活躍時代大概可以包括在明代的嘉靖到萬曆間，這就是所謂南園後五子。這個“南園後五子”的名稱，可能不像南園前五子那麼踏實。近賢杆庵先生曾經檢查過梁、歐、黎、李等人卷帙繁富的集子，③④說裏面找不到“南園唱和之什”，疑心這個南園後五子的尊號，是因為梁有譽、歐大任、黎民表入都之後都曾在北京壇坫上獲得聲譽，他們三人和吳

且又都是黃泰泉（佐）的弟子，這四個人本來在廣州曾重開粵山詩社，要繼續正德時主持廣東詩壇的王漸遠、倫以訓等人的流風遺韻。③⑤梁有譽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進士，他北上後和北方的文壇發生接觸，恰巧他又和徐中行、宗臣、吳國倫四人都是這一年的同年，得到王世貞等人讚賞，引為同調，都成了當時以復古風氣籠罩詩文壇享名的“後七子”中人物。歐大任在北方享名較遲，他到四十七歲（嘉靖四十一年，1562）才以歲貢入都，後謁選得江都訓導，去過揚州。隆慶三年（1567）王世貞從北京南返過揚州，大任和他結識，世貞很賞識他，替他的《浮淮集》作序，又進他於“廣五子”之列。③⑥黎民表是嘉靖十三年（1534）中的舉人，他曾在北京服官，又被王世貞選為“續五子”裏的一員。③⑦梁、歐、黎、吳四位黃泰泉的弟子，再加上得科名較早的李時行（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他後來做到南京兵部的車駕主事，五個人算在一起稱為南園後五子，據杆庵先生說大概是清初才開始的。③⑧無論如何，康熙四十四年（1705）朱彝尊刻的《明詩綜》卷四十三〈李時行〉篇已經說時行他們五個人“稱南園後五子”了。乾隆三十八（1773）開館修《四庫全書》時，江西採進的書已有“國朝陳文藻等編”的《南園後五子詩集》二十八卷本，現在廣州中山圖書館藏書，又有《南園後五先生詩》二十四卷本，乾隆三十年（1765）刊；兩個本子都附有〈南園花信〉一卷（見後），但是二十四卷本或者較《四庫》的本子稍前。自此以後，更有把南園前、後五先生詩合刻的，衍流益廣，除了細心的杆庵先生，更沒有人懷疑南園後五子之說的來歷了！

歐大任等四人的老師黃佐，不僅能詩，還是一位思想家和歷史家。在思想方面，他比較傾向於程、朱的系統，和同時代的王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的意見，是不能相合的，這我們稍讀《明儒學案》（卷五十一）的人也可以知道。做為是史學家，他的《南離志》、《翰林記》有關教育史料；《革除遺事》記述建文一朝的君臣始末，雖然有郁褒的《革朝遺忠錄》舊本可以因襲，也可以見到他的史識和長處。方志方面，嘉靖二十

八年（1549）他修《香山縣志》，三十六到三十七年間他監修《廣東通志》七十卷，規略及內容都遠出稍早的戴璟所修《廣東通志初集》四十卷之上。《嘉靖廣西通志》也是黃佐撰，林富參修的。受到他們的老師的影響，南園後五子之一的黎民表也編有《羅浮山志》十二卷，這書曾經黃佐修飾過，嘉靖三十六年（1557）仍用民表的名字刊行。另一位和黎民表有同嗜的廣五子之一的歐大任，他既著有《百越先賢志》，又有《廣陵儲、王、趙、朱、景、蔣、曾、桑、朱、宗列傳》，^{③⑨}對史學的興趣顯然是受到黃泰泉的薰陶的，而泰泉的《廣東通志》裏，東漢以前人物的小傳也都採自《百越先賢志》這書。《百越先賢志》四卷也收在《四庫》裏，根據的是一部殘缺的鈔本，殊不及現存明刊本《歐虞部集》（有北京圖書館影印本）的完全。^{④⑩}《四庫總目》卷一九四《南園後五子詩集》條《提要》說：“大任等四人各有專集，皆已著錄，惟吳旦之詩久無刊本，藉此集以流傳”，這話現在看是不對的。吳旦的詩，《四庫》固然說它“久無刊本”，其餘如歐大任的《歐虞部集》，梁有譽的《蘭汀存稿》，李時行的《青蘿館詩集》，《四庫》裏實在也並未著錄，著錄的僅黎民表的《瑤石山人藁》十六卷一種而已！《歐虞部集》在清乾隆間向各省收書時編入《全燬書目》，其他的集子因為我們現在見得到的這種禁燬書目是不完整的（見光緒八年〔1882〕姚觀元印本撰的〈記〉），當時是否也遭到同樣的禁例還不知道。只能稱幸地說現在各家的集子也還“健在”，就是吳旦的《蘭皋集》，在清同治三年（1864）羅學鵬刊的《廣東文獻》初集裏，也還有一部分保存着。

“南園後五子”的活動過去之後，詩社的重開，自然又換上一班新的傑出人物，這已經是晚明了。崇禎八年（1635）十一月做禮部右侍郎的南海陳子壯因為屢次直言論政，這時得罪了宗藩和執政的溫體仁，革職入獄；次年四月准“配贖”南還。回到廣州，他就“寄情詩酒，復修南園舊社。一時諸名流區啟圖、名懷瑞；曾息庵、名道唯；高見庵、名賚明；黃石備、名聖年；黎洞石、名邦域；謝雪航、名長文；蘇裕宗、名興裔；梁紀石、名佑遠；區叔永、名懷

年；黎美周、名逸球；及公季弟名子升，共十二人，稱南園後勁，各有詩集行世”，這話是見於子壯卒後無名氏撰的〈行狀〉的。④① 杼庵先生曾據歐主遇《自耕軒集》裏的《憶南園八子詩序》所列，說這十二人裏僅“二黎、二區、二陳，及聖年七人相同”，却別出徐棻、歐必元、僧通岸、黃季恒和歐主遇自己五個人。④②可見這個時候，各方來參加詩社的人很多，十二之數大約不過是他們中的表表者罷了。無論如何，這篇〈行狀〉對陳秋濤和黎美周兩個人的事迹和關係，是特別關懷的。所以文中下文說：“逸球，番禺人，執贄門下，師事〔子壯〕唯謹，公亦雅愛重之。師弟二人往往於月夕花朝，談及時事，輒歔歔流涕，人莫知之也”，這也可以說是作者的預示讓讀〈行狀〉的人知道他們師生們都是忠君激義的人。南明殘破之際，逸球奉隆武年號（唐王聿鍵）在贛州幫助萬元吉、彭期生等人守城，隆武二年（1646）戰死、城破，《明史》卷二七八《彭期生傳》裏僅附帶地記了一句。下一年（永明王由榔永曆元年，1647）十月，陳子壯也在〔肇慶〕高明戰敗遇害，《明史》裏也有傳。④③

〈行狀〉裏說子壯南歸廣州以後，“關雲淙別墅於城北白雲山中”，這別墅是他“寄情詩酒”、款待儕朋的地方。這裏風景幽美，“有寶象林、朋泉、無畏巖、海曙樓、邀瀑亭、餘簾閣之勝。”④④這時巡按御史葛徵奇、南海縣令蔣棻也修葺了大忠祠和南園，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花朝（舊曆二月十二或十五日）子壯等人重開“南園舊社”，在精神上可以說是瓣香元末明初的孫賈、王佐……這些人，雖然後來被稱做“南園後五子”的歐大任、梁有譽……等人的詩，在格調方面也不能說對他們毫無關係。薛始亨在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1657）為子壯的弟弟陳子升著的《中洲草堂詩》撰序說：

開嘗縱觀洪、永、成、宏以迄於今，天下之詩凡數變矣。獨吾粵猶奉先正典型，自係典範（按，係賈）而降，代有哲匠。若黃文裕（佐）門下蘭汀（梁有譽）、瑤石（黎民表）、崙山（歐大任）諸公，暨李青霞（時行）、區海日（大相），

背項相望，其他未易枚舉；彬彬乎曲江（張九齡）流風，於斯爲盛。蓋其人雖具雄才絕力，而不敢顛倒衣裳。孰與公安、竟陵輩狎主齋盟，則蛇豕蹂躪矣！（《中洲草堂遺集·卷首》，《粵十三家集》本，5a-b）

這裏說的子升諸人一定會鄙薄袁中郎，或者是過份了一點，例如就在子升的《遺集》中，也有〈簡是〉一詩，自己說是愛袁公安的“尖麗”，因而仿作的。④⑤但是從總的方向說，薛始亨說他們繼武學唐的觀察自然不錯。子升在他的另一首〈答歐奏孚訂遊吳門之作〉的自注裏，就曾提到歐大任。④⑥他有〈譚公子南征詩序〉，又說：

唐人作自己詩，有三唐之分。今人作唐人之詩，無一唐之合，是以不成其爲唐詩，復不成爲自己詩。（全上，卷二十二，1a-b）④⑦

這就是說學唐人詩，也當還有自己的面目。梁節庵辛亥重開南園詩社時賦詩說“閒來風物當誰賦，長憶陳、黎一輩賢”，節庵雖然是提倡宋詩的人，追慕的恐怕也是他們這樣的態度。

梁節庵詩裏說的“陳、黎”，就是陳子壯和黎遂球。遂球在崇禎十二年，就是重開南園詩社那年的冬天北上，次年會試失敗，南返時他經過揚州，恰巧那裏鄭元勳著名的花園影園裏新開了一株黃牡丹，邀請了許多名士前往觀賞、賦詩，遂球也是參與的人。元勳好事，把各人撰的詩，糊名重鈔，教人送請在常熟的錢謙益去評判，結果遂球作的十首七律黃牡丹詩竟做了狀頭！後來元勳就把遂球和赴會吟詠的梁雲構、萬時華、徐穎、冒襄、陳名夏……等人作的詩，加上錢牧齋補作的〈續詠影園黃牡丹詩〉四律，刻成了一部《瑤華集》。鄭超宗原刻的這部《瑤華集》，現在早已不存了，清乾隆間有增輯重梓的本子，倒還保存着，這裏姑不多贅。④⑧可說的是，黎遂球回粵之後，陳子壯、黎邦域等九人又曾各作十首律詩和他，加上原詩，合稱〈南園花信〉。這一卷〈南園花信〉，我在前文已經提過，清初刻的兩種《南園後五子詩》裏都附刻了它。這些詩其實是黎美周、陳秋濤他們的作品，跟所謂“後五子”本來沒有關係的，

但是陳、黎諸賢重開南園詩社的事實雖然遠在歐、梁、黎（民表）、吳這些人生存的時代之後許多年，却因他們的活動，反像可以鑿實了嘉、隆時代的歐、梁他們和南園的淵源似的，這大概也是歐崙山、梁蘭汀諸君所不曾預料的事。

黎遂球是明熹宗天啟七年丁卯（1627）中的舉人，其後他曾四次北上（包括前述及的崇禎十二年的那次）會試，都不得售。有一個很著名的、題做〈明末南園諸子送黎美周北上詩卷〉的卷子，上面有曾哲復寫的引首，說“崇禎癸酉上巳，同吳仲先、朱叔子，送美周詞兄於□（按，我疑心是訶字，訶林是廣州光孝寺）僧會……”，下面有些字句已被蟲蠹殘損了，但見得到的題詠，仍有陳子壯、子升、歐主遇、黃聖年、徐榮、謝長文、張喬等多人的墨迹。卷內還有陳子壯作的小引。癸酉是崇禎六年（1633），上巳是舊曆三月初，但是明代的會試例在二月初九日開始，黎遂球這次三月出門，要應的其實是次年甲戌的會試，所以陳子壯的小引結尾，有“蓋逾歲春明之候也”的話。事實上子壯這時人正在北京禮部右侍郎的任上，他這小引大概也是後來補寫的。④這個詩卷，曾經一度是黃晦聞先生的收藏，⑤民國十年辛酉（1921）晦聞曾撰句題過它說：“寥落蓮鬚閣裏詩，雲淙別館亦凌夷。十年舊憶南園會，留與傷心後輩知。”⑥念念不忘南園，也足見他的心事了。遠在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九月，就是辛亥梁節庵重開南園詩社的前五年，晦聞已在他著的〈黃史·列傳〉裏，寫過〈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合傳〉（《國粹學報》第二十期，參看〈年譜〉，《黃節詩集》，頁288）。蓮鬚閣是黎遂球的集名，雲淙是子壯的別墅。晦聞先生傾心這些先輩的風義，不是偶然的。光緒三十三年，他又有《題陳雲淙霜鍾琴拓本》七律的詩（《詩集》，頁38）。⑦

三

從《黃節詩集》裏的許多酬贈友人的詩來看，晦聞先生和清末《國粹學報》時代的友人像鄧實、王蘊（秋齋、秋澗）、諸宗元（貞

壯)、黃賓虹(質、樸存)這些人的情誼，是始終不渝的。諸、黃兩位又是著名的南社中人。其他的南社人物，像高燮(吹萬、時若、寒隱)、高旭(天梅)兩叔姪(其實吹萬叔比天梅姪還小一歲)、蘇曼殊(玄奘)、汪兆銘(精衛、季新)、劉三(季平)……這些人的名字，也在晦聞的詩裏留下了或深或淺的痕迹。提到南社，不能沒有它的靈魂柳亞子先生(棄疾)。在《詩集》頁44有兩首〈二月十二日過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的七律，本來收在《蒹葭樓詩》卷一裏的，其第二首“著述尙聞傳大嶺，叢殘曾見落三吳”兩句有原注。我們都知道屈翁山就是明末清初抗清的番禺大詩人屈大均。晦聞先生的注說：“去歲(按，指光緒三十三年，1907)客滬，太倉馮公俠屬吳江柳安如以翁山所著《皇明四朝成仁錄》示予，只有崇禎、永曆兩朝，又殘缺不完。”安如就是亞子先生。這時南社還不曾成立，^{⑤3}但是亞子先生後來整理、研究南明史實的基礎已在這裏開始了。他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作的追悼晦聞先生的〈金縷曲〉詞說“江湖卅載論交久”，點出的就是這個時候。“絕筆陽秋遺憾在：怎〈黃書〉未續薑齋手？民史約，總辜負”，是用王夫之(船山，號薑齋)比晦聞。陽秋就是《春秋》史書之義，避東晉簡文帝后阿春的春字諱，有些史書就改稱做陽秋(看《晉書》卷三十二《簡文宣鄭太后傳》、《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晦聞先生那時候正為《國粹學報》撰寫以黃帝為宗的〈黃史〉，其中發表的劉因、徐孚遠這些傳記，寫的或者隱淪拒絕出仕，或是士人結社，都是鼓舞人心的。孚遠和夏允彝、陳子龍等人在明末組織的幾社，也正和兩百六十年後的南社先後映輝。^{⑤4}

在革命的風潮震盪之際，晦聞先生的詩像〈大梁道中〉(《詩集》頁13)，已頗受清初廣東順德名詩人陳恭尹(永曆初抗敵殉難的陳邦彥的兒子)的《獨漉堂詩》的影響；至於〈除夕書懷二首寄〔鄧〕秋枚〉裏的“國學予惟汝，民潮西漸來”(頁16)，〈宴集白鵝潭畔潘氏園亭醉中有題示同社諸子〉裏的“鈎邨(黨)漫憂盟復社，老儉原恥泣新亭”(頁20)，寫作還在加入南社之前，那更是和南社提倡革新的風氣一拍即合了。南社的詩風提倡的究竟是什

麼，因為包括很廣，各人的活動不一，倒也很難概述。不過詩人們的才華很高，喜歡用晚唐側豔之詞發抒他們的哀感繚眇的情緒，又時振以晚清龔定庵一路的豪邁之氣，或者可以說是一般的趨勢罷。柳亞子先生替南社的社員胡寄塵（懷琛）的詩集作序，說南社的目的是要“振唐音以斥侷楚，而尤重布衣之詩”，^{⑤⑤}也說明了他們的態度。諸貞壯為《兼葭樓詩》題辭，他說晦聞的詩“縱橫著語成唐律”（《詩集》，《序》頁3），這題辭是民國二年（1913）寫的，也可以說是指出了晦聞先生的詩的一方面。但是這話說了才不過三年，晦聞先生自己在民國六年作的〈得貞壯書並見懷之作〉又說：“詩派能開僕與君，太夷斯語許吾羣。書來此事堪相慰，別後經年所獨聞”（《詩集》，頁124），好像是諸貞壯在南方聽到了同光體的鄭孝胥讚美他們兩人的詩，說他們的詩好到可以“開派”，連忙寫信告訴晦聞，晦聞也頗覺得欣然的樣子。另一位作舊詩的、並且和諸、黃兩人都稔熟的黃秋岳（潛），說“貞壯詩出入晚唐盛宋”，晦聞“則致力宛陵（按，梅堯臣）、後山（陳師道），筆極剛峭，晚年始多為五言古體，取徑大謝（靈運）”，說晦聞後來作宋詩，這話也是很客觀的。^{⑤⑥}我們倘要嚴格地說，宋詩的淵源是從唐詩來的，沒有杜甫、韓愈，宋詩從何處來？但是韓、杜的詩僅是唐詩開的許多門戶的一部分，宋人所追摹的多半是中、晚唐以後的境界，這是時代環境變動的影響。宋詩在精神上不可能有初、盛唐的那種雍容和穆的氣象，如果硬做出來，也和各人心裏哀樂的情緒不調和，修辭不能立其誠，就要流為贗古了。晦聞先生在清末庚戌殘臘（宣統二年底，已是公元1911年）有〈讀《后山集》……〉詩（《詩集》頁61），說他和後山“歡然相接若平生”，這時距離辛亥閏六月重開南園詩社不過八個月光景。辛亥年他又有〈報〔黃〕賓虹寄畫〉，說他寫詩，比賓虹作畫還要更苦：“邇來我為詩，視子尤辛艱。朝叩少陵扉，夕抗昌黎顏。念枯每微唱，意拙寧多刪”（《詩集》頁65）。後來民國十一年（1922）晦聞在北京校完了梁節庵的詩集，作了一首詩“追呈”死去的節庵，又自注說：“公歿前數月為書，稱節詩有類潛翁稱后山詩語”（《詩集》頁173）。我們知道杜甫、

黃庭堅（涪翁）和陳師道，都是宋代江西詩派所崇拜的“一祖三宗”裏的人物。^{⑤7}民國十年晦聞作詩又說“黃、陳一已往，吾衰寧自今”（《詩集》頁168），讚歎庭堅和師道竟用了《論語》裏孔子夢念周公的語氣，他的詩風也逐漸走上了陳散原先生（三立）說的“格澹而奇”，“自成孤詣”的新意境（《詩集》中陳三立的題辭；〈序〉頁4）。雖然他自己也不否認在作“宋詩”，他所抒寫的詩境和個人的心情，正是前文引過的吳雨僧先生說他以全力作詩，“其全部之生活及精力悉用爲作詩之準備”，不論他的詩能否開派，這恐怕就不是簡單的“宋詩”二字所能完全籠括的了！

晦聞先生於民國第一個甲戌年十二月在北平逝世，算新曆已是民國二十四年（1935）的一月，歿前還在北京大學講詩學。他的許多學術性的著述，特別是關於漢魏詩和樂府的，近年有不少種已經重印。^{⑤8}章太炎先生（炳麟）撰的〈黃晦聞先生墓誌銘〉說他“凡在北平十七年”，^{⑤9}這是約略記的。雖然這部《詩集》裏附的〈年譜〉至多只可說是一個簡譜，有許多關鍵性的時地還待考察，但是大致說起來，晦聞先生在北京（北平）的時間恐怕要超過十九年，還不算清末他的三度北遊。在這前後近二十年的時間裏，晦聞先生在北京交往的友好們，自然是很多的，可以說有各式各樣的人物。我們單從《詩集》裏去流覽一下，也會見到不少的知名之士。但是總括晦聞在北京投詩酬答最密的，要推廣東順德在京的詩人羅癭公（惇融）。^{⑥0}其他相知的人，像癭公的弟弟羅敷庵（惇髮），是書法家；^{⑥1}替晦聞的詩集撰序的張孟劬（爾田），是史學家，也是研究李義山詩的能手；^{⑥2}這些都是在民國初年社會和政治變動激烈的情況下看似比較傾向於守舊派的人物。我們前文提到過的梁節庵，年紀比他們都長些，當然更是保守的了。鄭逸梅先生嘗說晦聞先生“生平絕不與遺老唱和”，^{⑥3}這話我們但看他自始至終和梁節庵的關係就知道不是完全正確的了。至於羅癭公，他在民國初年倒也曾擔任過北洋政府的一些閒職，做過清史館的協修，寫《清史》的〈交通志〉，^{⑥4}如果我們更去細研他在清末最後的幾年和梁任公的關係，他竟是代表當時還住在東瀛的任公先生和袁世凱接洽的一位道地的

立憲派，當年他寄給任公的許多長信、報告後來都收在丁在君先生（文江）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裏，^{⑥5}絕不像他日後那樣沉溺歌場，每天替報館寫些掌故性的捧角文字，對國事漫不關心的。

民國五年丙辰舊曆除夕（已是1917年一月二十二日）晦聞先生作了一篇〈歲暮吟〉（《詩集》頁127），發抒他對民初杌隉不寧的國勢的憤懣。他這首古詩從他個人投身涉世的時期說起，這裏只稍引幾句：

風雲廿載一過眼，世變如宮志則律。甘陵部黨同時興，坐視資、璫若滂、唾。舉國寒心賈生奮，西行解禍虞不疾。爾來遂客宣武南，由癸數今已逾乙。傷心賈、育豈無勇？逆睹莽誅不終日。時流百變害亦隨，我輩遂爲天下失。“吾焉能從屠沽兒？”亦似正平氣橫溢。

這幾句裏有些典故是不難解的。孟賈、夏育是古代的勇士；莽是王莽；正平是後漢時禰衡的字，“吾焉能從屠沽兒耶？”本來是禰衡挖苦陳羣、司馬朗的話；^{⑥6}宣武是北京宣武門，晦聞住處附近，這些都不需要特別解釋。“甘陵”等四句却不能無說。《後漢書》卷九十七《黨錮列傳》有這麼一段：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晷。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我們讀《黨錮列傳》這段下面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引謝承的《後漢書》，說的宗資和成瑨都不是壞人，成瑨因爲在赦令下後仍笞殺了宦官仗勢犯法的親戚，自己也賠上了一條性命（參看《後漢書·陳蕃傳》），知道晦聞先生這四句的頭兩句，不過是對黨派傾軋的微諷而已。但是“舉國寒心”却是用得很重的譏語，這裏的“賈生奮”有一個原注“偉節”二字，指的是賈偉節，可見“生”字是動

詞，並不是和“賈”字連用像《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那樣的用法的。賈偉節有傳見《宋史》卷三五六，是和蔡京同時的人。“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此自而興”，這是《宋史》的記載。賈偉節可見是個逢君之惡的人。這句詩的下句裏的“虞不疾”，“虞”字原詩沒有注，我疑心它也是姓，指的是宋徽宗時虞策的弟弟虞奕。策、奕兩人的傳都在《宋史》卷三五五，和《賈偉節傳》的那卷毗連。虞策、虞奕兩人也不能說是怎樣的壞人，但《宋史·虞策傳》尾說他“在元祐（哲宗朝1086—1093）、紹聖（1094—1097）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已獨得免”，這和晦聞先生的詩尚沒有直接關係。《虞奕傳》却有下列的一段，說他：

崇寧（徽宗朝1102—1106）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悅。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

河北分東路、西路，洛州、相州都是河北西路九個州之一。饑荒可能是因爲蝗患，崇寧一至四年河北都有蝗禍，見《宋史》卷六十一《五行志一（下），水（下）》，但卷二十《徽宗本紀二》並沒有記載，也許以爲這是一件小事。如果我這裏的猜想不錯，“虞不疾”（去得不快）也是反諷的話。

宋詩（特別是傾向於黃庭堅、陳師道這一派後來被稱做江西詩派的詩）是喜歡“蒐獵奇書，穿穴異聞”，講究“作古律，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的，^{⑥7}晦聞先生的詩風，從這些地方看也有相類的趨向。洗玉清女士說他的憂國憂民的感憤，爲了避免仇忌，“因此用筆隱晦曲折，致使一般讀者不容易了解他的真意”，當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⑥8}但是再過十年，到了民國十五年丙寅的舊曆除夕（1927年二月一日）他再撰〈歲暮吟〉，國家的變化更多更亂，晦聞先生痛斥軍閥政客的詩句就不更那麼隱晦了。十年前他作第一篇〈歲暮

吟〉的時候，羅癭公曾撰了和詩。癭公在民國十三年（1924）死了。^①不能再和，也憑添了詩人的一些哀傷的情緒。但是晦聞的第二次〈歲暮吟〉，他感覺到令他最憤疾的是：

亂從丁巳召強藩，徐、泗連兵入天府。草帥如鯨復如虎，皖、直、奉、洛繼以魯。黃河北來日相殺，矧復兵饜借索虜。禍連西北迄東南，地盡察、綏放吳、楚。嶺表勞師渡湘、漢，勢成南北無沛、羽。紛紛部曲人異謀，不各相殺則相覷。十州百姓死其下，民實何辜國焉祚？北客我來十五年，戊、壬我南上淞滬。越庚及癸再言歸，嬌女已長弱妻嫗。（《詩集》頁205）

丁巳指的是民國六年（1917）七月張勳等人擁清帝溥儀復辟失敗的事。沛（公）、（項）羽的對立做爲勢力，抗衡的象徵自不用說了，“索虜”是沈約《宋書》裏用以稱北方的拓跋魏的名詞，^②這裏大概用來暗寫例如奉軍裏有僱用白俄軍人。關於晦聞先生自己在戊午（1918）、壬戌（1922）、庚申（1920）、癸亥（1923）這幾年出入北京的事迹這詩裏是說得不夠清楚的，曲折之處因爲要牽就詩歌的文體還有失誤，不過我們可以說他在民國十二年（1923）應孫中山之聘南下返廣州任大元帥府秘書長對他應該是一件大事，可是那年三月他才抵廣州，^③五月就離粵北返了，他對國家前途的憂愁不曾減少，只有增加。

在撰這篇〈歲暮吟〉以前，他已先後箋注過曹植，漢魏樂府風詩，鮑照、謝靈運、阮籍等人的詩了，〈歲暮吟〉結尾他也還提到這些嚴肅的工作。自然，這是爲了在大學講授的需要。但是，以全部的生活精力爲作詩的準備的他，抱負却不止是學術方面的要求的。箋詩的旨趣和重大意義他說得最清楚的，是“丙寅正月二十日”（1926年三月四日）他寫的《阮步兵詠懷詩注》的〈序〉。在這篇序裏，他提到唐高宗時李善採用了前人顏延年、沈約等的舊注，爲收在《昭明文選》（卷二十三）裏的十七首阮籍的〈詠懷詩〉作注；又提到他癸亥年（見上段）南下在杭州從諸貞壯那裏借到清乾隆間蔣東橋（師爚）注的〈詠懷〉全詩八十二首。^④這部東橋的《注》

令他覺得“感我無窮”。因為李崇賢（善）注〈詠懷〉第一首末句“憂思獨傷心”說：“嗣宗身事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世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這些話曾為清初的何焯（義門）譏諷，以為“〔阮〕籍之憂思所謂有甚於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⑦③}何焯是康熙間活躍的人，蔣東橋是乾隆、嘉慶間人，已在何義門之後，何況晦聞先生自己呢？所以他在〈序〉裏說：

余安敢重注？世變既亟，人心益壞。道德禮法盡為奸人所假竊，點者乃藉辭圖燬滅之。惟詩之為教，最入人深，獨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饑渴。余職在說詩，欲使學者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於人之為人，庶有裨也！（頁2）

在這同一篇〈序〉裏他並沒有忘記自己是贊助過革命的人，民國的前途是和他息息相關的：“余亦嘗以辨別種族，發揚民義垂三十年，其於創建今國，豈曰無與？”（頁3）以後民國二十年（1931）日本開始強佔東北直到民國二十四年（1935）他病逝這幾年間，他講顧亭林（炎武）的詩，“一念未完今日事，燈前還對顧忠清”（〈秋霖〉，《詩集》頁275），慨乎言之的也還是一貫的對國家的血誠，但是這篇〈序〉裏他更嚴重地指出阮籍這些人“自絕於禮法，則以禮法已為奸人假竊，不如絕之。”這些人“其視富貴如同盜賊”。他沈痛地又概括地說阮嗣宗：

志在濟世，而迹落窮途。情傷一時，而心存百代。（頁3）

我想這幾句話，大概可以籠括晦聞先生一生的作人作詩的大旨了。他傾賞陳後山的拗句，但更重視他的高節，說後山“却是詩名掩高節，歲寒風雪想嶒嶸”，^{⑦④}因為後山是“以寒疾死”（《宋史》卷四四四本傳）的。民國十六年（1927）六月，著名的學者王靜安先生（國維）在北京頤和園的湖裏投水自殺了，晦聞先生作詩悼他，却說“徒聞樸學悲君者，獨有綱常不敢言。”^{⑦⑤}以前民國八年（1919）梁節庵在北京去世，晦聞先生作〈挽詩〉又說“世有君臣始見公，更於詩翰歎孤忠。”（《詩集》頁156）年輕些的讀者或者要見怪：怎麼這樣一位革命詩人，會對“孤忠”有這麼高的佩服呢？

我這裏有一個彷彿的比喻：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結尾主角說：“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明白，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我想，要尋、要做、要見“真的人”，這一點也許可以算是詩人黃晦聞和孤忠梁節庵能夠有的共識罷。^{⑦⑥}

晦聞先生在北京的一班朋友，也有顯赫的做大官的人。不過晦聞先生和朋友相處，是有他的一定的分限的，職業和地位並不是衡量人的唯一的條件。從《詩集》裏看來，比較地像近乎《莊子·大宗師》裏說的“畸於人而侔於天”的人物，在這部集子裏流露的情分會教我們特別地喜歡。早逝的畫家陳師曾（衡恪、朽道人）是出自奕葉華廬的環境的，但是人們却忘不了他那部著名的《菴猗室京俗詞題陳朽畫》，三十四幅中除了旗人仕女和喇嘛大約都可以當得起孟子向齊宣王列舉的“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的資格。^{⑦⑦}湯定之（滌、雙于道人、太平湖客）是久居北京（晚年才移居上海）的常州畫家，也是清代道、咸間的名畫家又官武職的湯貽汾（若儀、雨生）的後代。湯貽汾退休後，是在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軍攻陷了南京時作了絕命詩，投水自盡的。湯貽汾善畫梅，定之晚年也以畫梅著名，並且做了梅蘭芳學畫梅的老師。晦聞先生在民國五年（1916）寫的〈題湯雨生行書卷子〉說：“一死能令重尺縑，將軍書法亦清嚴。晚從天下論風節，此事今人不可兼”（《詩集》頁112）；光緒三十四年（1908）過杭州寫的〈過靈隱寺見洪楊劫後遺迹〉說“古無創業殘文教”（頁50）；都畫出了詩人拂鬱的心情。^{⑦⑧}《詩集》裏還有〈寒食晚飯聊園爲譚篆青題〈聊園填詞圖〉〉（頁266），這幅圖裏的主人公譚祖任（篆青、移庵），是番禺著名的學人譚瑩（玉生）的孫子，譚宗浚（叔裕）的第三個兒子，他真是書香後代。譚玉生在做童生應縣考時就曾被兩廣總督阮元賞識他的文才，^{⑦⑨}道光十八年（1838）他做了學海棠（書院）的學長，相當於分科主任，一做就是三十年。^{⑧⑩}他編集過好幾種叢書，其中最著名的，要推他替廣東紳商伍崇曜（元徽、紫垣）編刻的《粵雅堂叢書》，和實際上也是他主編的、另一位巨商潘仕成（德齋）刻的《海山仙館叢書》。《粵雅堂叢書》裏所有的兩百多篇〈跋〉署名伍紹榮的，都是他撰

的。⑧篆青的父親譚宗浚，是同治十三年（1874）的榜眼。他做過四川督學、江西鄉試副考官，最後是做雲南糧儲道卸任後，路上病死在廣西隆安的。玉生和叔裕父子都是藏書大家。據叔裕的《希古堂書目·自序》說他父親遺下的書近三萬餘卷，他又續購幾乎有八萬卷，“雖無宋、元佳本，然搜採齊備。”⑨這些書籍後來多數已散佚了。篆青先生在北京，是以家中治飲肴著名的，晦聞詩中“寒食春城酒莫悲”所說的聊園，在那裏吃的就是真正的“譚家菜”。⑩

唐恩溥（天如）和周大烈（印昆）兩位先生如果不能算是畸人，他們至少也是《文中子·天地》篇所說的思苦言艱的振奇人。他們都曾經積極過，後來轉消極了，這一點和晦聞先生也很相似，不過取徑不同罷了。天如先生是廣東新會人。在北京時，他和羅氏兄弟常常是晦聞過訪的好友。《詩集》裏有一首〈雨中過天如不值遂造癭公寓齋〉（頁121），作者說他冒濕去找天如，想同去吃飯；但是因為不曾預約，天如不在家，就改去看羅敷庵；敷庵還在擁枕未起，就又去找癭公。在癭公那裏他見到一位求助的老太婆：“一嫗忽敷衽。其形若病鳩，計欲得桑葚。”這裏兩句說的也是反話。《詩經·衛風·氓》說：“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葚是可口的，班鳩都愛嘗它；男子是可愛的，女孩子都想跟他胡混。但是詩人筆下的婦人形若病鳩，這鳩字指的是鳩形鵠面，還帶着有佛經說的鳩槃荼（Kumbhāṇḍe）的形象，就沒有人願意請教了。⑪可見癭公他們見面的，當然有少艾，也常有這種可憐的婦人。晦聞先生曾不止一首懷念唐天如的詩。民國十三年（1924）秋天羅癭公病死了，唐天如那年又喪偶，又“遠征”，所以晦聞說他“于征何補傷亡歎”，“痛絕征夫再出門”（《詩集》頁188）。民國十五年（1926）中秋，晦聞先生有一首和李滄萍、張友鶴“觀月社園”⑫的七律，詩題長九十五字，其中一段說“又朝來始得唐天如兵間書知其仍在人間”，可見晦聞對天如關懷之切了。天如先生這時候是在吳佩孚的幕中。他是一位不曾正式懸壺的中醫，却有很高明的醫術。這一年春天梁任公先生在北京，膀胱生瘤，想請他北返替他醫治。他最初回電報不能來，可是五、六月間終於回來。服了他開的

藥兩個月後，任公寫信給他在美國的子孫們說：“他的藥真是其應如響，一年半之積痼，十日而肅清之。”^{⑧⑥}晦聞這詩作於八月中秋，計算起來就是新曆九月二十一日，天如想是又離開北京了。這年八月中旬吳佩孚先在南口（居庸關東南）擊潰了馮玉祥的國民軍，忽然聽到北伐軍攻下了汀泗橋，就趕緊乘火車率師南下。九月初漢陽、漢口都被北伐軍攻克了。九月十八日武勝關又失，正是中秋前三天。^{⑧⑦}天如先生在吳軍失敗後大約就長住在香港，是紅卍字會施診看病的醫生。

《黃節詩集》中有好幾首是酬答周印昆的。印昆先生是湖南湘潭人，又是陳師曾的業師，師曾曾為他繪過老屋花木圖。據說他三十歲以前不曾離開過湘潭，五十多歲在北京做議員，做關監督，^{⑧⑧}後來他的態度就日趨消極。民國十四年（1925）他在北京西郊青龍橋東北的紅石山買了一塊十五畝的地，築屋、鑿井、種松樹和桐樹，做為安葬的地方，自己還作了一篇碑文，說自己：“少學宋儒學，中遭世亂，欲有所挽救。奔擾十年無所成，而學亦荒落。六十後世愈亂，年已衰，乃憤而作詩自弔，且弔其世。”^{⑧⑨}晦聞先生民國十六年的〈再題周印昆老屋花木圖〉（《詩集》頁220）說：“可憐同是無歸客，歲晚題圖悲未央”，這一年恰巧也是上文提過的王靜安先生投水自沈的那年。不過，印昆先生是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七月才病死在北京的。

羅癭公先生死得比他的幾位好友要早。晦聞先生認識著名的京戲演員程硯秋（當時仍名豔秋），就是在“癭庵座中”結識的（《詩集》頁140）。那年是民國七年（1918）。也正是這年的舊曆三月二十日，羅癭公交了一千三百元大洋給硯秋先生的師傅刀馬旦榮蝶仙，替硯秋贖身。^{⑨⑩}這錢用當時的物價來說，是足夠買幾座很不錯的房產的。到他自己病死的那年舊曆年初一，他一早冒寒跑到晦聞家裏說：“吾度歲之資，今日只餘一金耳！”^{⑨⑪}這也是一個“自絕於禮法”的人。

四

這部新編的《黃節詩集》，改用橫排、標點，前面還有編者撰的〈前言〉，是頗便利一般人閱讀的。編者把他搜求得來的佚詩，都盡可能地照時代年份插入《兼葭詩集》原集子的序列裏去，這辦法似乎很好，但是對原著者說，恐怕嫌美中不足。因為我們知道原刊本的《兼葭詩集》是經過晦聞先生精心挑選過的，他刪掉的詩，或者是因為時忌，但是更有可能是詩的好壞的問題。這樣說來，補佚的詩似乎還是放在卷末另外刊載稍加分別的好。晦聞先生的佚詩，近賢也還有一些是《詩集》未收的。楊玉峰先生在《國際南社叢刊》第三期（1992）有〈黃節佚詩三首〉一文，發現了晦聞三首佚詩：一首是送別蔡哲夫由廣州去上海，參加編《國粹學報》的工作的；一首是題在〈荔灣送別潘蘭史北上詩卷〉的；寫作的時間都在清末。還有一首〈少梅先生屬題黃香石（按，原文作杏石係刊誤）為李貧川畫竹館圖即正〉，署“己巳四月黃節”，作於民國十八年（1929）晦聞先生在粵時。（頁63-5）這些詩將來《詩集》再版時當可增加。②

晦聞先生各詩，常有先後發表在不同的地方的，《詩集》編者都有〈校記〉，這些〈校記〉，對研究詩中的用典、用字的斟酌，很有用處。例如《詩集》頁96有句云“經春久未就，子謂我可緩”，這裏的“可”字，在《南社》第十六集發表時作“何”。我們如果看一下詩題是〈予欲編《后山年譜》久而未就敷庵書來見促賦此答之〉，就覺得也許“何”字更好了。近年我看到陳智超先生複製王秋湄先生昔年寄給陳援庵先生（垣）影印晦聞〈我詩〉一首的原稿（參看《詩集》頁264），首句作“亡國哀音怨有思”，第四句作“難寫民間盡短詩”，第五句作“習若蓼蟲真不徙”，這個最後的改稿似乎都比他本為勝。

魯魚亥豕之誤，這部《詩集》却也不少，自然希望重版時可以改正。陳三立的題辭（〈序〉頁4）“撤迹”實係“轍迹”；正文頁7“神洲”當作“神州”；頁175“爰士”當係“愛士”；頁284

“潘達徽”的“徽”是“微”之誤。頁258的“墜形織似一塵微”，“墜”字當作“墜”，就是“地”字（見《淮南子》卷四《墜形訓》、《說文》卷十三下地字、《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周官天墜之祀”），原注說“用《淮南子》”可證。頁266和267的〈校記〉重複，頁267的應取消。

本書用標點，但是有些地方斷句很不自然。頁125“以私憤，失遠圖”，實係一句不必分開；但這分斷也還有可解。但是頁214“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這樣的分割就成了不可解了。頁213〈原注〉引強堯叔曰，“使無及門則並不敢授弟子矣”等句，又是原該分開而把兩句硬合在一處的。⑨同頁〈原注〉引《隋書·儒林傳》標點成“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犯的又是誤分的毛病。（這一段晦聞先生的〈原注〉引《隋書》有節文。）頁200〈原注〉引《史記·天官書》部分，《詩集》的句讀幾不可讀。

名稱或人事關係的微誤，也有可指出的。人名方面，頁292的沈澤榮前文已說過實係沈澤棠（芷鄰），參看本文注24。頁203, 271, 279的俞伯揚，本當作俞伯敷，《詩集》因為用簡體字，才把“敷”印成了“揚”字，並且這兩個字本來古時相通。不過，這仍容易被人誤認做兩個人罷了。頁180有王潛，係黃潛之誤，本書他處引到黃潛的地方都沒有錯誤。頁209〈立秋日園坐得句欲持贈某君未果姑待吾詩〉一首，因首句的頭一個字原句中空白，作“□君有書未暇讀”，〈校記〉說這個某君《花隨人聖盃撫憶》“疑指汪精衛（兆銘）”。檢黃潛《撫憶》（頁29）有關的一段，並沒有這話，當係誤記。實際上以時地和關係考之，這個某君最大的可能怕是在兵間的唐天如。頁297〈年譜〉1924年說梁任公“托其弟子林宰平（志鈞）”向晦聞先生致意。宰平是任公的好友，却不是弟子，看本文前引《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民國十四年五月七日、十二日任公給宰平的信（頁669, 671）及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四日任公給子女的信（頁707）可證。〈年譜〉同頁1925年五月又說晦聞在西山會葬羅癭公時“認識學生吳宓”；這也是不確的。吳雨僧跟晦聞先生是朋友：據近年出版吳先生的女兒吳學昭著的《吳宓與陳寅恪》一書，吳先

生在1921（民國十年）從哈佛返國，已擔任東南大學的教授（頁24—28）；1925年五月他在北京做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主任（頁30），絕不是學生的身份。這書的頁44也有一次引《雨僧日記》提到兩人的交往。

因標點之誤累及人名的，還有頁207-8，239和298見到的“橋川、子雍、小平、綏方”這一串名字，其實當作橋川子雍、小平綏方兩個人，頁208〈校記〉黃先生原文已說明橋川的名字是時雄，小平的名字是總治，但仍錯亂如此，殊不可解。橋川時雄是這時候在北京的日本人中搞文化事業很活躍的一位，民國十六至二十年（1927—31）間他編的《文字同盟》月刊近年已重印，其中有些文章也還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關於事物的，《詩集》頁39“銘爲《練要秋痕》所未載”，句中書名的標點也有微誤。這首詩題目說的陳雲淙是明末的陳子壯。道光間詩雪軒刻本陳子壯的《陳文忠公遺集》內分《練要堂集》（即卷一至六）和《秋痕》（即卷七至十一）兩部分，所以《練要》、《秋痕》不妨分開。這書現在有香港何氏至樂樓1976年影印本。

頁286〈年譜〉說的《古學會刊》當係《古學彙刊》，這叢書是民國元年（1912）上海國粹學報社排印的。

北京在民國十七年（1928）以後才改稱北平。〈年譜〉頁294（1914年）和297（1923年）稱北平是錯誤的。頁299（1928年三月）有省長一稱，也不是當時的建制。這些地方，本書再版時可以重加考慮。

如本文開始所說，這部《詩集》雖然有些技術上的缺陷，仍是一部可讀的好書。《兼葭樓集》已多年未見過了，藉了這部《詩集》的問世，也許可以教許多人多知道一些一位著名的舊詩人的風貌和他的孤介的高懷。

一九九三年五月寒冽中，於坎培拉的和風堂。

註釋：

- 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89。承國際南社學會惠寄我一冊，我才見到這書。
- ②吳先生撰〈詩學宗師黃節先生學述〉，引見《黃節詩集》，附錄〈各家論黃節詩〉，頁305。
- ③劉彬華，廣東番禺人，嘉慶六年辛酉（1801）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後返粵，主講端溪和越華兩書院。這部《嶺南四家詩鈔》刻於嘉慶十八年（1813）。
- ④共十一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藏有樂昌張氏鉛印本。
- ⑤陳三立撰〈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誌銘〉，收汪兆鏞編《碑傳集三編》，第二冊，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8，頁414。
- ⑥他是汪琮的兒子，也是汪精衛（兆銘）的堂兄，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才去世。著有《惺默齋集》、《萇楚軒詩集》，俱已刊，還有《萇楚軒續集》，僅有鈔本，汪宗衍藏，參看黃蔭普《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香港，1978，頁210。
- ⑦民國八年（1919）刊本。溫先生生於光緒四年（1878），宣統二年官至湖北道監察御史。
- ⑧梁鼎芬中的是二甲第三十一名，吳是第四十三名，大家都是番禺人，見房兆楹、杜聯喆編《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北平，1941，頁211。吳道鎔入翰林後曾“假歸省親，尋丁外艱。丙戌（光緒十二年，1886）服闋，入都，寓文誠家（按，李文田卒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這個文誠的諡法是民國三年甲寅由宣統給的）。文誠知君淡泊，嘗從容謂曰：‘吾不以祿仕相勸，他日當思吾言也！’散館授編修，遽歸，不復出”，見張學華撰〈誥封通奉大夫翰林院編修吳君行狀〉，收《碑集集三編》，前引，第六冊，頁2156。
- ⑨皆民國二十六年（1937）鉛印本。還有《明史樂府》，民國十六年（1927）鉛印本。
- ⑩這書共二百四十卷，其中有一部分是他1936年死後，由他的親友張漢三（學華）、汪憬吾（兆鏞）、溫毅夫、桂南屏（坵）等人增補的。其中〈作者考〉十二卷部分，民國三十年（1941）曾由玉臣的門人孫家哲出資印行，其餘部分僅印有少量的“錄副”本子。原稿現歸廣東中山圖書館保藏。參看陳潔〈吳道鎔與《廣東文徵》〉，收《藝林叢錄》第四編，香港，商務印書館，1964，頁300—303。
- ⑪梁文忠公就是梁鼎芬。節庵死於民國八年（1919），晦聞先生有〈梁節庵先生挽詩〉，見《詩集》，頁156。這個文忠公也是宣統遜位後住在北京故宮時給的。

- ⑫《碑傳集三編》，第二冊，頁501。編者憬吾先生是學海堂專課生、陳蘭甫(澧)的弟子，光緒十五年己丑(1889)廣東鄉試中的舉人，在清代他多為人聘作幕；入民國後亦不仕。他著書很多，除《碑傳集三編》外，如《嶺南畫徵略》、《雨屋深鐙詞》等俱已刊，還輯有《微尚齋叢刻》。此外未刊的還有《晉會要》、《補三國志食貨志》、《補三國志刑法志》等稿本。參看他著的《微尚老人自訂年譜》及《山陰汪氏譜》，俱汪敬德堂刊。《年譜》又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九十六輯。
- ⑬梁鼎芬的《節庵集》五卷，有光緒間龍氏(鳳鏞)知服齋刊本；《節庵先生遺詩》六卷，民國十二年(1923)刊本；《節庵先生遺詩續編》，民國三十二年(1943)鉛印本；《節庵先生遺詩補輯》，1952鉛印本；《節庵先生謄稿》，1965鉛印本。此外，有《節庵先生遺稿》，1962油印本；又楊履瑞手鈔本《梁文忠公文鈔》，藏台北中央圖書館。《梁文忠公別傳》說：“君詩初刻於龍氏知服齋。君歿後，龍游余氏、沔陽盧氏重刊之，益以近歲所作，都凡六卷。惜編次多舛”；前引，頁503。龍游余氏是余樾園先生(紹宋)，沔陽盧氏是盧慎之先生(弼)。
- ⑭節庵在民國六年(1917)撰詩，贈梁方仲表兄云：“夜來惟對一燈紅，四海無人識此翁。射虎斬蛟俱不得，衰年始信百無功。”引見希白撰《梁鼎芬的風趣》，《藝林叢錄》第四編，前引，頁309。近世著作有引傳說謂節庵所以劾李鴻章，是因為李文田說“節庵壽只二十七，節庵大怖，問禳之術，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節庵歸，閉門草疏”云云，見黃潛《花隨人聖盃摭憶》，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1983，頁221。這可能不是第一次有人這樣的記載，但是這個說法恐怕不很可靠。節庵光緒三十二年(1906)又曾參劾過慶親王奕劻、袁世凱，他們和李一樣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
- ⑮王仁堪(字可莊)，福建閩縣人，他是光緒三年丁丑(1877)科的狀元，比光緒六年中進士的梁鼎芬早一科，又恰巧跟盛昱同年。和盛伯義一樣，他也攻擊過光緒五年(1879)對俄交涉失利的崇厚。光緒十七年(1891)他調任鎮江知府，但是時間並不久，光緒十九年就調他去蘇州，同一年他就死在蘇州府任上。王仁堪的集子就叫《王蘇州遺書》。《梁文忠公別傳》說節庵在廣東講學，張之洞離粵他才“移居焦山，杜門讀書”，在時間次序上是無誤的。《花隨人聖盃摭憶》(頁219-221)裏保存了兩封節庵寫給楊叔嶠(就是戊戌政變時被殺的楊銳)的信，其第二封信可以證明是光緒十七年寫的，這時節庵在焦山，叔嶠在湖北張之洞處。這信上提到一位“賢太守”，指的是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南皮，是張之洞；陳公子，指寶箴的兒子陳三立；這

些人和楊銳都希望節庵到湖南去擔任岳州書院的工作，可是節庵却拒絕了。信上的一段說：“江湖漂泊，當代大賢君子殷拳於鼎芬者如是，此舉真當光明磊落四字。揆之初願，亦所欣爲。惟病後體氣日虧，非若昔者，於接見生徒，講書論學諸事，俱恐延誤，無益太守之政教，有乖來學之盛心，不可一也。鼎芬無意於世久矣！往者廣雅一席，特以南皮高誼，遂忘鄙陋，爲之年餘，究亦何補於學子？自前年浮海，日與世遠。由茲以往，方欲愈深愈密，無知我姓名者，保遺體之清白，存此身於亂世。若復玷講席，重與冠裳，非我初心，媿予夙夜。君素愛我，當亦鑒之，不可二也。”這信有曹纓衛（經沅）的跋，說“節庵先生以言事罷官，讀書焦山海西庵”；《撫憶》的下文也說“節庵先以編修劾合肥，至是（按，指光緒十一年乙酉六月）有旨追論誣謗大臣嚴議降五級，遂放浪江湖，讀書焦山”，好像都忘記了節庵曾返廣東幾年，並且在廣雅書院也教過近兩年的樣子；幸而還有節庵的原信印在同一部書裏，讀者大約還不致誤會。李漁叔先生的《魚千里齋隨筆》內〈梁節庵其人與詩〉條（台北，中華詩苑，1958）逕言“節庵黜罷後，即赴焦山海西庵讀書數年”（頁81），我們這裏當爲他補正。

①⑥ 〈別傳〉，前引，頁502。

①⑦ 見希白撰文，前引，頁306。端方本是陝西的按察使、署理巡撫，這時本已調任河南布政使，因事變暫時留在西安，所以有可能在太后面前說話。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他調任湖北巡撫，總督仍是張之洞。下一年十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死了，張被調去南京代理，端方就署理了短期的湖廣總督。《花隨人聖盦撫憶》說節庵“欲爲陶齋（端方）營謀”，指的就是湖廣的位置，後來“爲南皮所知，還鄂後對梁禮遇殊薄”（頁57），這大概是傳聞之辭。陶齋是滿洲人中比較開通的人，說他和節庵有相當的友誼大概是事實。

①⑧ 〈別傳〉，前引，同注①⑥。

①⑨ 同上。

②⑩ 他們組織的國學保存會編的《國粹叢書》裏面，這種種族革命的精神最顯著，但是那些書同時也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餘如《風雨樓叢書》、《風雨樓秘笈留真》、《古學彙刊》這幾部叢書到現在仍爲讀書界所珍。

②⑪ 杜甫〈不見〉詩云：“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題下自注云：“近無李白消息”，見《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四。

- ②②這就是民國十二年（1923）刊的《節庵先生遺詩》六卷。晦聞先生的詩，作於上一年。
- ②③涪翁就是黃庭堅，后山是陳師道，兩人的傳皆見《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六》。這裏晦聞的自注，《黃節詩集》頁173標點有誤。
- ②④沈澤棠是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舉人，他的《懺齋詩鈔》有光緒二十九年（1903）刊本；《懺齋隨筆》，有宣統二年（1910）刊本；《懺齋詞話》，有宣統三年（1911）刊本，出版就在重開南園詩社的這一年。民國十八年（1929）又曾合刊詩二卷詞一卷為《懺齋遺稿》。參看香港出版的《續廣東文徵》。李敏隆在清代曾官至刑部主事，著有《留庵詩存》、《留庵隨筆》。姚筠也是同治十二年舉人。李和姚筠皆工山水畫，參閱《嶺南畫徵略》（《微尚齋叢刻》本；廣東人民出版社本）。姚、李、沈三人年齡都比梁節庵長，梁時以長輩看待他們。梁和汪莘伯同歲（咸豐九年己未，1859生），但梁稍長。這次會集汪憬吾沒有參加，因為他還在廣東樂昌縣作幕。
- ②⑤第二首詩用典較多，但是都是些常典，如頷聯“人語桔槔鳴淺水，角聲樓櫓隱遙村”，“桔槔”、“樓櫓”不過求字面的漂亮，或者沒有什麼深刻的意思。頸聯“迷陽已阻山中約，炙背真成野外言”，“迷陽”見《莊子·人間世》，“炙背”是嵇叔夜（康）《與山巨源（濤）絕交書》裏說的話，見《文選》卷四十三；二典雖有含義，講的並不是什麼開風氣的話。
- ②⑥屈先生此條雙行夾注不少，如陳子壯、張香濤之類，注名字外，間或添注科第、仕履，如陳子壯注“南海〔人〕，萬曆進士，授編修”，其實仍不得其詳：子壯是萬曆四十七年己未（1619）進士，至於經歷，更不止編修。這裏引文，除了本條原注，他處的注僅存各人名字，餘節刪以省篇幅。
- ②⑦《廣東詩話》原有正、續編，初版時名《粵東詩話》。我用的是香港龍門書店1968年的重訂本。
- ②⑧《廣東詩話》引這詩，首句作“十子芳名尚可鐫”，“名”字疑微誤。
- ②⑨據《四庫總目》卷一九二《廣中五先生詩選》條，嘉靖丁巳（1557）談愷曾刻《五先生詩》，缺趙介一家，因汪廣洋曾在廣東做行省參政，就把他的詩補入湊數。其後嘉靖乙丑（1565）陳暹覓得了趙介的《臨清集》，才重訂此書，《廣中五先生詩選》二卷就是他刻的。談、陳兩刻本現在都不易找了。《四庫總目》卷一九三又有《南園五先生集》二卷，《提要》說是崇禎丁丑（1637）葛徵奇刻的，據前引黃蔭普《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頁226-7，書名作《南園五先生詩選》。這個崇禎本，及清初刻的《南園五先生詩》二卷，也為藏書家及圖書館所珍。

- ③⑩《新元史》卷二二七、《明史》卷一三〇都有《何真傳》。《新元史》卷二二七《李質傳》說這時李質“亦聚衆保鄉里，據有肇慶、封川、新會等州縣之地，……何真恐質圖之，遣其幕士孫贊說與連和。”《明史》卷二八五《贊傳》說何真向明太祖派來南征的廖永忠投降時，“贊爲真草降表”，又說“何真使〔王〕佐掌書記，參謀議”，這些都可見這五個文士在何真幕下時的活動。
- ③⑪林鴻是元末明初的福建詩人，閩中十才子他居首，看《明史》卷二八六。他的詩集《鳴盛集》也收入《四庫》，參看《四庫總目》卷一六九《鳴盛集》條。這條《提要》引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說：“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蓋能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併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自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自非佳評。
- ③⑫《明史》說孫贊在平原被逮繫到南京，築望都門城垣時，“贊謳吟爲粵聲，主者以奏。召見，命誦所歌詩，語皆忠愛，乃釋之。”這裏又說他“作詩，長謳而逝”，他的“粵聲”和“謳”，不知道會不會是清道光間招子庸的《粵謳》的先河呢？無論如何，《皇明泳化類編》和《玉劍尊聞》卷七《傷逝》類所載孫贊臨刑口占的小詩：“鼙鼓三聲畢（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旅店（客舍），今夜宿誰家”，是靠不住的。日本詩集《懷風藻》卷首錄大津皇子作四首，其臨終一絕：“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兩詩用意幾全同。大津以謀逆於朱鳥元年賜死，當唐武后垂拱二年丙戌（686），《懷風藻》有序題天平勝寶三年，當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參看周作人《苦竹雜記》，頁37，《孫贊絕命詩》條。周先生文中說朱鳥元年當唐中宗嗣聖三年，即西曆六六六年，蓋微誤。嗣聖年號在曆表中僅一年，實際則更短，那一年的二月中宗即被廢。從嗣聖元年數起，第三年爲西曆686，六六六之說或係誤植。近年何冠彪先生有《孫贊生卒考辨》，刊《中華文史論叢》第四十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185—94；他考證這首詩是五代時江爲的臨刑詩，當然也在孫贊之前。我疑心《懷風藻》所收的詩，還有更早的中國的來源。
- ③⑬《廣東詩話》，前引，《孫西庵《廣州歌》》條，頁48。
- ③⑭他們的集子現在保存的還很多，多數在著名的圖書館裏：參看黃蔭普，前引，關於歐大任的，頁133-4；172-3；331及頁400；關於梁有譽的，頁167；關於黎民表的，頁68；173-4；232及頁400；關於李時行的，頁162-3。吳旦的《蘭泉集》頗不易覓，有一部分收入清羅學鵬編的《廣東文獻》初集，見黃著頁123；黎、李二家的詩又收入清伍元薇（崇曜）輯的《粵十三家集》，見黃著頁229。

- ③⑤ 王漸遠和倫以訓都是正德十二年（1517）得到科名的，王是進士，倫是狀元。王漸遠的《青蘿文集》二十卷，內收詩十二卷。《四庫總目》卷一七六〈別集類·存目三〉說“其〈鐵橋〉一絕，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其‘追蹤唐許碯〈閔苑花前〉之作’，然沙中金屑，正復不能多觀也。”這並不是太恭維的話。按，許碯是個道教故事裏的人物，詳見《道藏》一三八、沈汾撰《續仙傳》。王詩亦不多見，廣州中山圖書館藏有鈔本《青蘿先生詩集》。倫以訓是明代南海才子倫文叙的兒子，文叙弘治十二年（1499）會試、殿試皆第一，是廣東民間講唱文學裏的一個著名人物。
- ③⑥ 《浮淮集》卷一、卷二及卷六內有共王世貞過從各詩，收《歐虞部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81，北京，1988。
- ③⑦ 續五子除黎外是王道行、石星、朱多燿、趙用賢。黎民表的詩名都比他們大。廣五子除歐大任外是俞允文、盧柟、李先芳、吳維岳；“廣”也是續的意思。參看《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王世貞傳》。同卷《謝榛傳》附的《盧柟傳》較詳細，小說《醒世恆言》卷二十九《盧太學詩酒傲王侯》的骨幹略同。
- ③⑧ 杆庵〈南園詩社雜談〉，《藝林叢錄》，前引，第三編，1962，頁163-4。杆庵是汪孝博先生（宗衍）的筆名，文亦收入《廣東文物叢談》，香港，1974。
- ③⑨ 這部《列傳》，收入清道光、咸豐間宜黃黃秩模輯的《遜敏堂叢書》；亦收清鈔本《明季野史彙編》。是儲巖、王帆、景暘、趙鶴、朱應登、蔣山卿、曾銑、桑喬、朱曰藩、宗臣等十人的傳。
- ④⑩ 道光二十七年（1847）伍崇曜刻《嶺南遺書》第一集也收這書，和黃佐的《廣州人物傳》、《翰林記》及《革除遺事·節本》。後者僅六卷，但十六卷全本的《革除遺事》現在沒有見到。
- ④⑪ 〈陳文忠公行狀〉，頁8a，附印在《陳文忠公遺集》，下冊，香港何氏至樂樓1976據道光伍氏詩雪軒刻本影印。〈行狀〉版單刻，所據係九龍真逸（陳伯陶）藏的舊鈔本，無撰人名氏。有丙辰七月萬年青室主人跋文。萬年青室主人是九龍真逸的友人，這個丙辰當是民國五年（1916）。參看羅元煥《粵臺徵雅錄》，收《嶺南遺書》四集及《叢書集成》初集。
- ④⑫ 參閱注③⑦，頁164-5。
- ④⑬ 《明史》卷二七八《陳子壯傳》說“九月，大兵克高明”，〈陳文忠公行狀〉記得極詳細，說十月“二十九日南城崩”，子壯等人自西門衝陣出逃，到了高明的三洲，才被追及就逮，送到〔廣州〕修養甲營中，不屈，被磔死的。這裏記的月份從〈行狀〉。

- ④④ 子壯弟陳子升《中洲草堂遺集》，卷十一，4a，〈家兄雲淙落成〉七律題下原注；香港何氏至樂樓影印詩雪軒刻本。
- ④⑤ 《遺集》，卷十一，11b，〈既作前詩，因閱袁公安《即事》，起語云：“簡是春江舊舞樓，海棠花下小梁州”，愛其尖麗，復演前意，效而小變焉，題曰《簡是》〉。
- ④⑥ 《遺集》，卷十二，14b。
- ④⑦ 這一位譚公子，當是譚宗，參看《遺集·卷末》，20a-b，附刻的譚宗〈訪陳喬生先生不值書懷〉一詩。
- ④⑧ 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及二十八年二刻，前者有錢謙益崇禎庚辰（十三年，1640）的序，後者無錢序，換了篇杭世駿撰的序文。參看沈意之〈影園遺事〉，《藝林叢錄》，第七編，1973，頁205。沈著的這篇文章，大概是記敘黃牡丹詩和鄭超宗的事蹟最詳細的。有舊鈔本《黃牡丹詩箋注》，是徐信符（紹榮）南州書樓的藏書，現在也許仍存在香港。
- ④⑨ 參看注③⑧，〈南園詩社雜談〉，頁167-8；謝文勇〈談送黎美周詩卷〉，《藝林叢錄》，第四編，1964，頁273-5；杵庵〈關於送黎詩卷〉，頁275-7；杵庵〈記《明末南園諸子送黎美周北上詩卷》〉，《藝林叢錄》，第六編，1966，頁121-133。
- ④⑩ 它曾經過羅敷庵（惇晏）、黃晦聞、葉遐庵（恭綽）三家之手，現在由葉先生捐給廣東博物館。注④⑨引的杵庵最後一篇文章，有詩卷的全文。
- ④⑪ 這詩晦聞先生在民國二十二年癸酉（1933）又曾補寫過；馬編《黃節詩集》，已補刊在頁171。關於陳子壯、子升等人的著作，近年《陳文忠公遺集》、《中洲草堂遺集》都有影印本，其他各家，黎遂球的可參考黃蔭普，前引，頁174，229，233；區懷瑞的，見同書頁166；區懷年的，頁166，398；黎邦域的，頁233；薛始亨的，頁202，412。參看同書頁168，229陳子壯部分。《四庫》中沒有這些集子，但是〈易類存目二〉收黎遂球的《周易爻物當名》；〈類書類存目二〉收陳子壯的《經濟言》，只是聊備一格。
- ④⑫ 陳邦彥、張家玉《明史》卷二七八都有傳。他們和陳子壯都是同年死的。參看《陳巖野先生集》卷四所收邦彥的〈傳〉及〈行狀〉，香港何氏至樂樓1977影嘉慶乙丑（1805）順德溫氏刊本和《張文烈公軍中遺稿》內附刻屈大均撰〈張文烈公行狀〉，何氏至樂樓1975排印本。邦彥是陳子壯崇禎九年返粵後的學生，也在子壯家做過家庭教師。
- ④⑬ 南社的正式成立，當算自宣統元年（1909）十一月十三日在蘇州虎丘張公祠舉行的雅集，參看白堅〈柳亞子和南社〉一文，收《吳江文史

資料》第九輯《紀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專輯》，1989，頁49。張公祠所祀的張公，是明末抗清的張國維，清順治三年（1646）在浙江東陽因軍隊潰敗投水死的，《明史》卷二七六有傳。國維自己就是東陽人，所以這祠又稱做張東陽祠。

- ⑤④ 亞子先生這首詞收《柳亞子文集》之一《磨劍室詩詞集》，下冊（《磨劍室詞》三集，一九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1798。
- ⑤⑤ 《胡寄塵詩序》，收入《南社叢刻》，引見柳無忌、無非、無垢著《我們的父親柳亞子》，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頁19。
- ⑤⑥ 《花隨人聖盃撫憶》，前引，頁29。《詩集》附《各家論黃節詩》，頁309。
- ⑤⑦ 這是南宋末元初的方回著《瀛奎律髓》，提倡學江西詩的主張。他把唐、宋二代的詩分成四十九類，所選的都是五七言近體，故名“律髓”。一祖是杜甫，三宗是黃庭堅、陳師道和陳與義（簡齋）。這三宗都是北宋的詩人，黃庭堅和陳師道都死在徽宗時，陳與義較年輕，到南宋紹興初還活躍。陳與義的傳見《宋史》卷四四五《文苑七》。
- ⑤⑧ 已重印或影印出版的，有《漢魏樂府風箋》、《魏武帝魏文帝詩註·附魏明帝詩註》、《曹子建詩註》、《阮步兵詠懷詩註》、《謝康樂詩註》、《鮑參軍詩注·附鮑令暉詩注》、《詩學》、《詩律》；早年曾刊印，但已久未流通的，有《詩旨纂辭》五卷、《變雅》一卷、和《〈詩序〉非衛宏所作說》、《詩學源流》、《論陸象山之學》等篇。現存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的《粵東學術源流史》是鈔本，《屈翁山年譜》是稿子。參看《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前引，頁4，238，325，335，382，424，425。
- ⑤⑨ 見于勤《章太炎撰的《黃晦聞墓誌銘》》，《藝林叢錄》第三編，前引，頁20。
- ⑥⑩ 羅惇融是羅家勛（同治四年1865進士）的兒子，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副貢。清末他曾官至郵傳部郎中，入民國後曾做過國務院掛名的秘書。他是康有為在廣州長興里講學時期的學生，所以跟梁任公（啟超）也有很密的關係。民國元年（1912）十二月任公先生辦的半月刊《庸言報》出版，羅癭公在那裏寫過不少掌故筆記性質的文章。這些文字後來匯成單刊的，有《庚子國變記》、《拳變餘聞》、《中日兵事本末》、《割臺記》，都收在《滿清野史初編》，成都，昌福公司，1920；前兩種也收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六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47。《德宗承統私記》、《中俄伊犁交涉始末》，收入《滿清野史續編》；《太平天國戰記》，收入同書《四編》。癭公的詩集《癭庵詩集》一卷、附《外集》一卷，有民國十七年（1928）葉恭綽刊本；他寫觀劇的文字《鞠部叢譚》，有民國十五年（1926）李宜侗（釋戡）

刊本，上面還有樊增祥（雲門、樊山）的眉批。這部《叢譚》也收入張江裁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北平，邃雅齋排印本，1934。

⑥1 惇融、惇髮兄弟書法都很好，癭公的字“勁氣內斂，寬和而不粗迫”；敷庵則“筆意開拓”，教人初學臨唐碑，參看蛻園〈戲曲家以外之羅癭公〉，《藝林叢錄》第六編，1966，頁353-4。敷庵有《三山移詩存》、《晚晦堂帖見》、《羯蒙老人隨筆》等著作，他的《三山移學詩淺說》近年香港有影印本，參看藍言編〈誤植爲黃節的書目〉，《南社研究》第1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頁43。

⑥2 張孟劬先生，浙江錢塘人，清代官江蘇候補知府。他研經治鄭玄之學，王靜安先生（國維）曾稱他的《史微》“以史法治經、子二學，四通六闢，多發前人所未發”（《玉谿生年譜會箋·序》）。民國三年（1914）開清史館，他被聘任協修、纂修，工作至少到民國十一年，所撰有〈地理志〉江蘇一卷，〈刑法志〉一卷，〈樂志〉八卷，列傳〈圖海·李之芳傳〉一卷，又刪定吳昌綬（任臣）〈后妃傳〉各稿二卷；參看朱師轍《清史述聞》卷十四，香港太平書局重印本，1963，頁283-4。他著的《玉谿生年譜會箋》四卷，收入吳興劉氏（承幹，翰怡）刻《求恕齋叢書》；近年中華書局排印本並收入用他的手批本《李義山詩集》輯成的〈李義山詩辨正〉，和岑仲勉先生著的〈《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這書有台灣重印本，1966。孟劬先生後來曾任燕京大學研究所導師。

⑥3 見《詩集》頁304引《南社叢談·南社社友事略》。

⑥4 《清史述聞》，前引，頁288。

⑥5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卷二十（宣統三年辛亥，1911）：四月二十五日羅致滄江先生（任公）函商在北京辦事處；九月二十二日任公與其長女梁令嫻書說癭公和湯覺頓（按，書中云荷丈）自北京赴大連，將和他相會；十月三日癭公致任公函報告時局及與袁世凱接洽；十月二十三日癭公致任公函報告京中情形和汪兆銘與袁世凱商談君主民主；十月二十五日癭公函任公報告各方面態度；十一月二十二日癭公致任公書報告轉達袁氏各事；十二月初九日癭公函報告北方各種情形；十八日函言北方決定共和，及他自己每日到國民日報館照料；台北，世界書局，1962，上册，頁335，345，349-50，355-6，362-6。

⑥6 《後漢書》卷·一〇（下）《文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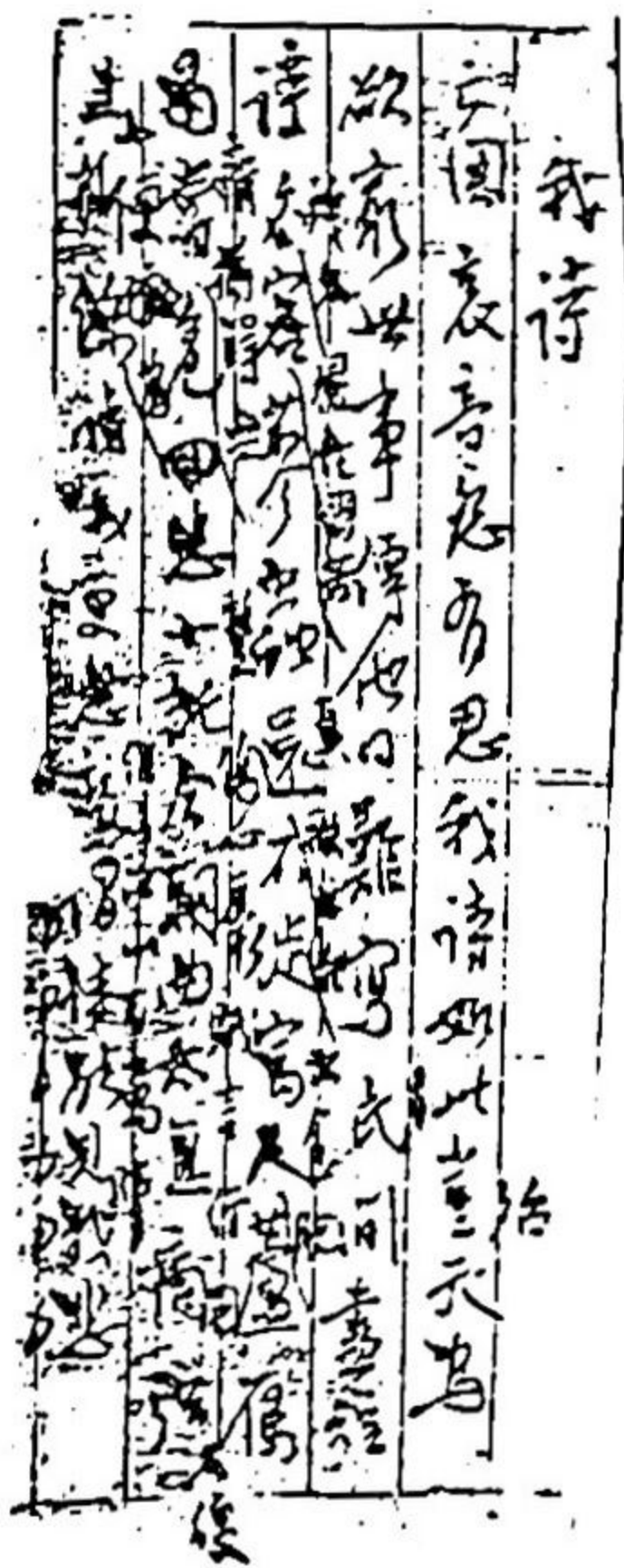
⑥7 南宋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之語。這書收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集，附印於清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⑥8 沈玉清《廣東文獻叢談》，香港，中華書局，1965，頁50。

- ⑥9 羅癭公的《癭庵詩集》有晦聞先生的序，稱他死於甲子年八月。晦聞先生是年有〈哭癭公〉的詩，“溘至秋分露更蒼”句注云“君逝日秋分”（《詩集》頁187）。
- ⑦0 《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傳》。
- ⑦1 《南社研究》第2輯，1992，卷首有孫文大元帥令“著會計司發給黃節每月公費八百元”的墨迹。
- ⑦2 蔣師燠（慕劉、晦之），號東橋，浙江仁和人。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進士，有傳見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四七。
- ⑦3 引見黃節《阮步兵詠懷詩註》，香港，商務印書館重印本，1961，頁2；參看《義門讀書記》內《昭明文選》部分。何焯（岷瞻，義門）有傳，見錢儀吉《碑傳集》卷四十七。
- ⑦4 〈讀《后山集》，時庚戌寒夜雪中〉，《詩集》頁61。
- ⑦5 《詩集》，頁207-8。其實陳寅恪先生的〈王觀堂先生挽詩〉“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已申此義。陳先生詩載《學衡》第60期，參看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頁47-8。
- ⑦6 〈狂人日記〉是《吶喊》的第一篇，作於1918年四月。參看丸尾常喜〈“難見真的人！”考〉，收《熱風》第4號，日本札幌，北海道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內魯迅を讀まよ會，1975，頁27-52。
- ⑦7 引《孟子》見《梁惠王下》。師曾先生是散原老人陳三立（伯嚴）的兒子，陳寅恪先生的異母兄。他的這部北京風俗畫，曾由北京琉璃廠淳清閣印行，現在仍為收藏家所珍。鄧雲鄉先生寫的〈記陳師曾藝事〉（刊《文獻》第12輯，北京，1982，頁137-46）一文曾列舉出這三十四幅的題目。參看周遐壽《魯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2，頁312-3。
- ⑦8 馮芝生先生（友蘭）說：“洪秀全的宗教宣傳和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正是逆流而行，把中國歷史拉向後退”，這個分析的看法也許跟晦聞先生的有相近之處；參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6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71。
- ⑦9 見〈阮文達公逸事〉，《碑傳集三編》（錄自《南海縣續志》），前引，第一冊，頁29。阮元做粵督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到道光六年（1826）間事。
- ⑧0 這個年數只是約略的計算，因為譚瑩還擔任過別的職務。學海堂原址在廣州越秀山，是阮元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創建的。參看容肇祖《學海堂考》，《嶺南學報》第三卷第四期，廣州，1934。
- ⑧1 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內，〈伍崇曜粵雅堂〉條，香港，商務印書館，1963，頁27。

- ⑧② 徐信符，前引，〈譚瑩樂志堂·譚宗浚希古堂〉條，頁27—32。譚瑩有傳，見《清史稿》卷四九一、《清史列傳》卷七十三、繆荃孫《續碑傳集》卷八十；宗浚傳前引《清史稿》、《清史列傳》外，又見閔爾昌《碑傳集補》卷十九。Hiromu Momose有英文〈譚瑩傳〉收入Arthur W. Hummel編（房兆楹、杜聯誥助編）的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傳略》），Washington, 1943-44, pp. 705-6. 譚宗浚的小傳也附在〈傳〉內。參看《碑傳集三編》，前引，第三冊，頁1133-35引《南海縣續志》。
- ⑧③ 近賢著文談飲肴論及“譚家菜”和譚氏祖孫的故實的，我想以陳夢因先生（筆名特級校對）著《鼎脔雜碎》，香港，捷聲出版社，1985頁19—22所叙，較為翔實。但這書頁21所記譚叔裕的著述有《遼東紀事本末》十六卷實為《遼史紀事本末》排印之誤。玉生、叔裕父子對遼、金史都有研究。玉生曾為粵雅堂校刻常熟張金吾輯的《金文岐》一百二十卷；叔裕的《遼史紀事本末·緒論》有民國二十年（1931）刊本，餘未刊；又有評點《元遺山集》，藏徐紹棨（信符）的南州書樓。參看《廣東藏書紀事詩》，前引，頁29。篆青是詞人，他又號聊園居士，《聊園詞》的稿本，現在可能仍收藏在北京中國書店的書庫裏，見蕭新祺〈近見清代詩詞別集簡目〉，《文獻》1987年第3期，頁282。蕭先生還發現篆青曾向倫哲如（明）先生借到康熙兩青草堂原刊本嚴繩孫的《秋水詞》，手寫一遍，並在卷末作跋，見頁281。倫先生是廣東東莞人，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舉人，京師大學堂舊班師範科畢業生。入民國後在北大、師大、輔仁等校教書，是目錄板本學的專家。參閱傅振倫〈記目錄學家倫明先生二三事〉，《文獻》1987年第2期，頁286—88。
- ⑧④ 看例如《妙法蓮華經》卷二《譬喻品三》，佛向舍利弗說就要圯毀的大宅的情景。
- ⑧⑤ 北京的中央公園那裏原是社稷壇，故名。北伐後北京改名，公園也改中山公園。
- ⑧⑥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前引，下冊，頁696；698；700；704；706。任公先生這次的病，曾施手術割掉右腎，但照頁706任公九月十四日寫給子女的信說這割掉的右腎“並沒有絲毫病態。”
- ⑧⑦ 唐德剛筆記《李宗仁回憶錄》，上冊，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頁362，373。
- ⑧⑧ 《花隨人聖盦摭憶》，前引，頁487。這個“關監督”不知道是不是北京崇文門稅關。
- ⑧⑨ 同上注。

- ⑩周志輔先生（明泰）《京戲近百年瑣記》（原名《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三版，Seattle, 1976，頁101。
- ⑪黃節作《癭庵詩集·序》，引見《戲曲家以外之羅癭公》，前引，頁351。
- ⑫楊先生文中已考出少梅是廣東名畫家黃少梅。按，香石是黃培芳，廣東香山人（中山縣的舊名），清嘉慶間副貢，以詩文名，和譚敬昭、張維屏合稱粵東三子，有《粵東三子詩鈔》；他自己也有《嶺海樓詩鈔》（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 ⑬強堯叔即強汝詢（廢廷），江蘇溧陽人，清咸豐間舉人，《續碑傳集》卷四十六有傳。他著有《大學衍義續》七十卷。



黃節手迹

讀高燮的《吹萬樓文集》

林萬菁

一

上月初，無意間於新加坡名勝“唐城”內的書肆購得線裝一函六冊的《吹萬樓文集》，愛不釋手。這套文集是根據作者金山高燮（1878—1958）於辛巳年（1941）所刊版重印，由北京市中國書店刊印；書前有黃賓虹署於辛巳年的書名題字，以篆體揮寫，十分古樸。

高燮是南社代表人物之一，目前國際南社學會理事之一的高銛教授（北京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即高氏的孫子。高銛教授曾先後於《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發表了兩篇析論高吹萬的文字，精闢而扼要，極富啟發意義。這兩篇文章是：

1. 《試析南社詩人高吹萬思想發展的幾個階段》，《叢刊》第2期（1991年7月），頁28—34。
2. 《高吹萬的孔學觀——尊孔與反專制的結合》，與谷文娟合撰，《叢刊》第4期（1993年11月），頁27—36。

上舉第二篇文章引述了多篇高吹萬的遺文，摘自《吹萬樓文集》第一卷及第七卷。

由於《吹萬樓文集》流傳並不太廣，平日不易見及，論者也就不多。實則《吹萬樓文集》雖然只有線裝六冊，却包含了十八卷，內容非常豐富。其簡目如下：

- | | |
|----|-------------|
| 卷一 | 論辨一（論學書13篇） |
| 卷二 | 論辨二（其他論述9篇） |
| 卷三 | 序跋一（19篇） |

- 卷四 序跋二 (20篇)
 卷五 序跋三 (22篇)
 卷六 序跋四 (金山縣修志體例附志目及探訪細則編纂
 細則)
 卷七 書牘一 (25通)
 卷八 書牘二 (23通)
 卷九 書牘三 (27通)
 卷十 贈序 (9 篇)
 卷十一 傳狀一 (4 篇)
 卷十二 傳狀二 (15篇)
 卷十三 傳狀三 (12篇)
 卷十四 碑誌 (19篇)
 卷十五 遊記一 (4 篇)
 卷十六 遊記二 (遊黃山日記)
 卷十七 雜記 (9 篇)
 卷十八 銘頌 哀祭 題象 (21篇)
 附：憤悱錄一卷

根據高燮於書日後自注，謂“拙文集一十八卷，附憤悱錄一卷，始編於丙子之春，付刊於己卯之夏，刊成於辛巳之冬。……”可見成書之不易！

二

《吹萬樓文集》以傳統的刻印方式刊行，全書並無標點；以下轉引，筆者另加標點，方便理解。

依《吹萬樓文集》書前所錄沈思齊（維賢）遺札及高燮自己的按語所示，高氏論學十三篇初列卷二，後因沈氏認為這一系列的論學鴻文，對後學很有作用，覺得必須“移置卷首”，高氏才將編列次序加以調整。而事實上，這一批論學佳構，也的確是字字珠璣，語重心長。

所謂論學，除了辨明學術源流、弘揚學風外，高氏尤其著重扣緊時代、衡諸歷史，細說士人職責，大力伸張正義，充分體現了以天下爲己任的大丈夫氣概。在《論學書一》裏，高氏開宗明義地說：

處今日而言國學，其爲舉世所唾棄乎？然處今日而猶不言國學，吾恐先聖之傳宗邦之舊，將至此而消亡盡矣！學者何？一國之所賴以存也。學既消亡，則國亦隨之。……

儘管高氏所論，不離儒學，且有“復古”的意味，但高氏用心，乃取其精華、揚棄糟粕的做法，並非泥古或迂腐地墜入舊文化的深淵。今天讀來，猶如重溫章太炎的一些慷慨而又悲壯的篇章，令人從字裏行間，真切地感受到當時的時代脈搏。

甌山金兆蕃爲《吹萬樓文集》作序，也明確地道出這層隱微的含義。他說：

……吾友高君吹萬，以亮特之才、深湛之思，遍讀百家書而擷精含粹、衷於一是。遭遇世變，旁薄鬱積，不得已而有文辭。所爲論學書，通天人之故，合漢宋之說，未嘗必求喻於人人，而人人讀之皆舉然有當於心；斯爲文辭之極致。……

由此可見，高氏文字，並非浮誇之語，而是擲地有聲、作金石鳴的天地間的第一等好文字。

論學書十三篇歸入卷一的《論辨一》。另有九篇議論文稿歸入卷二的《論辨二》。這些文字，並不“論學”，却以史論居多，間有小考，亦夾雜議論在內。這九篇的篇名是：《呂刑辨釋》、《殷考》、《書史記夏本紀後》、《書史記伯夷列傳後》、《呂后殺韓信論》、《梅福論》、《荀彧論》、《歷代中興主優劣論》、《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論》。各篇所論，文筆淋漓曉暢，乾淨利落，既多波瀾，又反復對證，正氣凜然，題旨豁顯而引人入勝。

三

論辨之外，高吹萬所作各類文體，大致依體所需，盡情發揮，其中可能也有應酬之語，但瑕不掩瑜，清樸處依然感人不自覺。就文

集所收各文比較，語極慘痛者當數悼兒之作。該文載入卷十八，題爲《題亡兒六歲小影》。作者以紀實之筆，寫出喪兒的悲慟；文末署上“甲寅中秋前一日吹萬淚筆”，更是教人不忍掩卷！茲錄該文片段，略窺作者抒情的筆調：

嗚呼！此爲我亡兒六歲十月間所攝之小影。於今未及一年，而是兒之殤，已將三月。我欲重覩我兒之真而不可得，惟此爲尚能彷彿也。若其慧心中藏，宛轉可愛，則雖有妙筆，何從傳之？……

又如卷十七內有《記古銀杏》一文，洋洋灑灑，繪聲繪影，尤其脫俗。高氏擷取生活中的某一描寫對象，用生花妙筆，點出家中老樹與祖輩的若干淵源，突出鄉梓之情，感人肺腑。此等記敘文，頗近小品，又有些許唐代傳奇的語趣，實是傳世之作。

最難得的，是卷十六。這一卷僅收錄一種作品，題爲《遊黃山日記》，純屬遊記體。高氏有意仿做徐霞客，作登山的游記，一方面鋪陳游山的心境，一方面勾勒群山的美景。這一系列的遊山日記，縱非名作，却是從容之筆，用語綿密、剛柔兼濟，令讀者讀之擊節再三，不無共鳴。底下姑且舉日記中的一小段，以爲印證：

初九日。晨起，見霧濛濛，雨仍不止，余至爲納悶，頗致悔意。繼思此時遇雨，則遊山時定可得晴。意又一壯，遂發披雨衣，登后輿於大雨中，觀山澗奔流暴瀉，其聲如雷行二十里。……

其白描手法，略加比喻，將雨景寫得疏密有致，靜中帶動，既有物我交融之妙，也有因聲聞見之象。如此修辭，值得細心體味。

至於卷末的《憤排錄》，計十一頁，作者自謂“此余弱冠後在戊戌、己亥及壬寅三年間隨筆自課之語”。時光忽忽，一晃四十年，高燮重檢舊作，置於文集之內，以見當年致力於學的志向與決心。

《憤排錄》大體以語錄方式記下個人的感想。每條所記，或長或短，篇幅不一，但各有主旨、重點。這些發自心聲的三言兩語，從側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與人生觀，很有參考價值。試舉數條，以看出精警之處：

(1)石攻玉，玉未嘗曰：我玉也，石安得攻我。此則玉之所以異於石而受益於石者非淺也。故爲學貴能自得師。

(2)有倔强傲岸之氣，尤貴有和平渾厚之機，方是大器。

(3)浮榮世界可以看破，舜、跖同歸不可以看破。百年一擲可以看破，寸陰是惜不可以看破。

(4)有志而無氣，不墜則浮；有氣而無志，不弱則暴。故立志當與養氣並重也。

(5)必須鞭辟著裏，方能深造默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字，可作讀書法。

(6)好學非難，知學爲難。立志非難，辨志爲難。只要醫得信心之病，便覺胸中冰釋。

(7)不必憤世嫉俗，亦不可趨時合俗，所貴者貞不絕俗耳。

(8)人才之竭，由於空疏恣肆兩病；亦有空疏而不恣肆者，未有恣肆而不空疏者也。

(9)古來真能任事者，必能任勞任怨，喜怒不形，愛憎不露，終不肯輕躁淺率以自詡其才，蓋惟不能任事者，乃好輕議人事耳。

(10)風俗之轉移，其始必先視夫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必不爲風俗所轉移者也。故不能移於人乃能移人，非獨立不懼之君子，信道篤而自任重者，其孰克與於斯！

上舉不過若干短語，議論簡而蘊義深沉。

一言以蔽之，高燮以一介書生，生當亂世，不甘自欺，也不甘盜世。其《吹萬樓文集》在在體現了時代的精神，煥發出時代的光輝。文集內，不乏鬱鬱蒼蒼的悲涼景象，也不乏踴厲風發的高曠格調。

1994年6月6日燈下初稿

南社散文理論述要

朱少璋

晚清的散文界還可見到桐城派的餘波，此期的散文家，大都與桐城派有淵源，如嚴復（1854—1921）、林琴南（1852—1924），乃是授古文義法于吳汝綸（1840—1903）的。能擺脫桐城文風而別暨一格的散文家，首推梁啟超（1873—1929），他的“新民體”，在清民之際，是很風靡的。除了散文，清末的駢文也很流行，其中如皮錫瑞（1850—1908）及王闈運（1832—1916）均是駢文高手，他們對文章的見解，大都與桐城文論相逕庭，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南社以詩文號召革命，提倡氣節，對散文的評價也有一套立場鮮明的見解，茲將其散文理論見解分別論述如下：

（一）文體優劣的分析

探討文章，歷來均以二分法，即有韻爲文，無韻爲筆，而實不外乎駢散二體，歷來對此二體的評價並不一致，如阮元本身是駢文大家，在理論上自是褒揚駢文，至如曾國藩（1811—1872），繼承了以理學爲中心、以儒學爲主體的思想，提倡古文，主張純以散體出之，可說是桐城派的中興旗手，清民的文壇，正是在以上兩股力量互相鼓動衝突下，進入一個渾沌模糊的境地，南社中以詩人而兼文人身份者不少，而針對駢散二體的討論，也頗有鮮明的見解，其中胡蘊玉（1876—1946）正好代表了反駢文的意見，他在〈與同學諸君論國文書〉中，即有論及駢散二體之不同：

惟是文體有二，曰駢曰散。駢麗之文，爲美術之一種，無當于實用。散行之文，當以平正通達詳實雅順爲歸……①

明顯是從實用立場出發，褒散抑駢，認爲文章目的爲用，實用則莫如散體，駢體由於著重修辭，駢駟麗六，對偶聲律，缺一不可，

因辭而害意者不少，要直接抒發感情，宜用散體，胡氏續說：

散行之文，於用尤巨，振興文學，當鏟除一切文字之惡習，幽深之理以顯豁之筆出之，繁賾之事以簡明之語括之。致用之文無過於此。②

胡氏認為散文可以深入淺出地演繹道理，具精簡明快、直抒胸臆的特點，最能達到致用的目的。當然，胡氏只看到末流的駢文，那些只知堆砌，刻意求工的駢文，自是因辭害意，但如能兼顧內容與形式二者，溶滙鑄煉而成，則駢文之價值，未可一筆抹煞。同社中人如易宗夔，對駢文即有深入研究，他較客觀地道出駢文的優點，尤其對清朝的駢文發展，更是有深入的分析，他認為“道、咸以降，駢體文亦多斐然可觀者”，③肯定了駢文的價值，而易氏對駢文鑒賞與體會，也是有理有據的，例如他評駢文八大家時，即有精警而獨到的批評：

如袁（簡齋）之爲文……其才足以聳動一時，邵（齊燾）則規模魏晉，風骨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劉（星煒）氏之清轉華妙，吳（錫麒）之委婉澄潔，洪（亮吉）之寓奇氣於涼樸，李新意於古音，孫（星衍）之風骨遒上，思至而理合，孔（廣森）之力追初唐，藻采映麗，曾（煥江）之味雋聲永，別具會心……④

所評者皆顧及形式與內容，透辟地道出了駢文的優點，較正面地分析駢文的藝術特點，留意到駢文的源流線索。當然，像易宗夔這樣深入研究駢文，還其本來價值者，在晚清時期畢竟很少，主要是主觀地認為駢文規限太多，難以抒發真情己見，而事實上，南社文人的創作，大都以散體為主。

（二）文章精神的分析

南社文人對文章的要求，主要體現在“載道”的意識上，他們把載道的思想，追溯至韓愈（768—824），以韓氏的載道理論為根據，作為古文的基本要求，蔣同超〈拙存堂文集跋後〉中說：

古者文與道合而為一，尤古文之專名，自昌黎韓氏出，始以文之散行者揭舉當世，名曰古文，以別於六朝之駢麗。⑤

把文章二分爲駢爲散，並道出了散文、古文與道關係，對於文章與載道的問題，蔣氏作出了以下的慨嘆：

自是以來，治古文而進乎道者，歷金、元、清千百年于茲，而一代不過數人，多亦不過數十人。⑥

能文者多，但進乎道者少。觀乎蔣乎之論，乃特重文章之精神（道），對文章的形式，及精神之具體內容，未見作具體客觀的分析。在這方面，胡懷琛（1886—1938）有較具體的分析，他在〈與朱味誠論文書〉中，對文章的形式與精神，作了詳盡而深入的分析：

大抵文有軀殼，有魂靈。軀殼不全，是爲殘廢。魂靈一失，亦翁仲木偶之流。文之結構佈置，軀殼也，而別有魂靈在焉。⑦

胡氏用軀殼靈魂爲譬，巧妙地以軀殼比喻文章的形式結構，以靈魂比喻文章的精神。他較全面地肯定形式與精神的重要性，認爲忽略形式，有如“殘廢”，自是不能有效地表情達意。如若文章精神有失，則徒具形式，只如“木偶”，缺乏生氣與感情。胡氏此論兼顧文章的內外價值，補充了蔣同超所論之不足。至於文章精神的具體內容，胡氏作了進一步的分析：

史家之文，事實爲魂。政治家之文，見識爲魂。文家之文，其魂爲神韻、爲豐姿。⑧

他舉出不同的文類，認爲不同文類具不同的精神，確爲中肯之論，所舉的史家、政治家及文家之例，相對比之下，確實是有力地點出三者精神的特點，他總結出“諸家之魂皆實，文家之魂獨虛”的結論，⑨可見胡氏所言的“文家之文”實在是指“美文”；而“諸家之文”，實在是指美文以外的實用文。胡氏如何評價美文呢？他在虛實的比較後，作出了以下的評論：

……文家之文獨虛，文家之文所以異乎諸家者在此，所以較諸家爲難玩味者在此，而所以較諸家爲無用者亦在此也。⑩

他把難於捉摸而抽象的美文精神，評爲無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章尚用的思想所影響，著重文章的具體效益與功用，忽略了美文的藝術價值，胡氏既把文章精神二分爲虛與實，明顯是截然相異，而復以實量虛，其尺度是有偏差的，美文既獨立於實用文外，自是

有其獨立之精神面貌與價值，胡氏肯定其獨立之精神面貌，而抹煞其本身藝術價值，在推論上是不合理的。同社文人沈昌直（1882—1949），在〈報唐湛聲書〉中，對美文的抽象韻味，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把文章分爲色、聲、味三部份：

夫曰色曰聲，爲文之表，當矣。若夫味，則尋之無端，即之無跡，別出于行墨蹊徑之外者也。⑪

色聲是文章的音節詞藻，而味則是不可捉摸的，沈氏並謂“味與神相去，實希微之間，故或有以神味並稱者”，⑫其實就是胡懷琛所說的神韻。沈氏把美文的韻味，作了一次深刻的描述：

驟閱之若無所有焉，迨乎熟讀深玩，久之又久，乃有一種若隱若現之旨趣，津津焉流連於齒頰間，足以耐人咀嚼，使之歷久不得忘者，此則劉彥和所謂“餘味曲包”者也。⑬

沈氏把美文的韻味，形容得淋漓盡致，他從藝術的角度出發，肯定美文的價值，還其本色，又以《文心雕龍》〈隱秀篇〉中的“餘味曲包”爲證，⑭更顯得有理有據，與胡懷琛的功用論相比，則沈氏之爲卓見明矣。

（三）文章感染力的分析：

關於文章的感染力，南社文人大多持肯定態度的，文章影響讀者，令他們產生共鳴，從而把文章中的精神訊息感染大眾，持之以恆，步之以漸，則移風易俗之功，實賴文章，誠如任鴻雋（1886—1961）在〈贈梅觀庄歸西北大學序〉中說：

挽近以來，人懲於吾國古來文學之空虛無用……而豈知風俗之轉移，民性之所由陶鑄，其有賴於文學之深且巨哉！⑮

任氏首先肯定了文學的感染力，繼而以歐洲文章爲例，以印證中國本土文章的感染力：

歐洲文士，如法之福祿特爾（今譯服爾德），德之貴推（今譯歌德），俄之杜爾斯泰（今譯托爾斯泰）……而當時之人，受其感化之力者，若士卒之瞻大將馬首也。此其轉移世俗之功，猶得以文人無用少耶？⑯

他以法、德、俄的名作家爲例，推論“文之至者，中西如一”，⑰

道出了文章的感染力是無分中西的，對那些一味崇洋而貶視中國文學者，無疑是一當頭棒喝。但在客觀上，不同民族的文章由於所用的文字不同，也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感染力，因此任氏建議：

而感人之文，唯當於同類中求之……此不獨文字不同之爲闕也，乃其相感之情則殊焉。⑱

說明不同文字、不同背景，而產生不同程度的共鳴，他以“法人之愛莎士比亞，必不能如英人”⑲爲例，道出影響文章感染力的重要因素，確是合乎事實之論。除此之外，胡懷琛更提出個人經歷，作爲影響文章感染力的另一因素，他在〈女子古文觀止序〉中曾提及個人閱讀的經驗：

十餘年前，余居山鄉，嘗學爲文矣。讀〈治安策〉、〈出師表〉，格格不入；讀柳子厚小記，恍然若有悟焉。何也？文之所言，與吾之境地相去有遠近也。⑳

由於讀者的個人閱歷不同，對同一文章會產生不同的共鳴，即以胡氏爲例，由於身處鄉間，人生閱歷不足，是以對一些政論文章，不起共鳴，反而山水遊記之文，切合了讀者的處境而產生共鳴，加深體會，文章對讀者的感染、讀者對文章所起的共鳴，不是客觀一致的，而是因隨個人的際遇與經歷而改變，繼而推演到不同性別，也會影響文章的感染力和讀者的共鳴，他說：

夫世界女子之性情境地，有與男子相同者乎？強女子而學之文，安怪乎愈學愈遠？㉑

比起那些既盲目又極端的文章感染力崇拜者，㉒任、胡二氏之論，確實是周全、細緻和客觀縝密得多。

(四) 文章文法的分析：

清民之際，歐風東漸，不少學者文人，爲西學所浸染，對西人所言之文法，尤感興趣，蓋中國古文文法之彈性甚大，變化亦多，與西方之句構詞性等固定文法不同，如何相溶？如何取捨？這些問題盤纏在不少處於新舊交替的文人腦中，南社文人對此問題亦有回應，如陳去病（1874—1933）在〈家居雜詩〉中曾對文章文法持否定的態度，他說：

近儒斷斷論文法，怕到文成已下乘，奚似屠刀一放手，茫茫彼岸立時登。②③

陳氏把文法看成爲文的掣肘，認爲強調文法的文章乃屬下乘之作，主張擺脫一切文法束縛，方可接觸文章創作的真諦，實以爲古文本無成法，強以文法加之，則文必不工。同社社員高吹萬（1878—1958），對文章的有法無法問題，作過深入的探討，他在謝慎修《學文法》一書的序文中，大發議論，其中不乏精采之見解。在序中，他首先肯定文章既有法亦無法的概念：

文果無法乎？則淺深高下，氣脈節奏之際，幾累黍之不可差。

文果有法乎？則因心構象，通變化神，實精妙而莫能測。②④

道出文之有法，乃指形式修辭；文之無法，乃指運思構想，而二者有密切之關係，高氏以有法爲“規矩”，以無法爲“巧”，二者的關係是：

然巧生於規矩，未有規矩不存而可以至於巧者。規矩，法也；

巧者，非法也。非法也者，法之至也。②⑤

在創作理論，規矩先於巧，這是步驟上的問題，至於最成功的文章，則單憑規矩是寫不出的，必須是懂得無法之巧，才可寫出最好的文章，是以偏論規矩者是墨守，偏論無法之巧者是缺乏基礎，二者不能偏廢，必須互相配合，因此高氏續說：

故謂文之無乎法，不可也，謂法之所當死守，亦不可也。②⑥

這種不即不離的微妙關係，正是法與無法相互配合的最佳注腳。他還抨擊那些“老師舊儒”妄說文章之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是“盲於法而託於無法者”，②⑦可謂一針見血，深中肯綮。

（五）對桐城派的看法：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影響頗大的流派，活躍於清初，派中文人，除創作散文外，對散文的藝術特點、創作法則等問題，進行了較具深度的探討。有清一代，受桐城派文論影響，或對其文論作回應批評者不少。到了晚清，派中人才凋零，聲勢大不如前，被斥爲“桐城謬種”，②⑧南社文人亦偶有論及桐城派者，如易宗夔所論：

龍璉人、魏默深爲文，有偏霸之才。縱橫學《國策》，廉悍

學韓非，頗足補桐城所未逮。②⑨

字裏行間，幽隱地道出桐城文派的弱點。陳去病在〈論文二首〉中就立場鮮明地反桐城派：

學精會撫紹絕學，韓柳文章自老成，一掃町畦與瑣碎，底須依傍到桐城。③⑩

楊天石及劉彥成所著的《南社》中說“南社的傳統古文，不同於桐城派的清淡空虛，言之無物”，③⑪又認為反桐城派文風，是南社許多社員的共同特色，③⑫道出了南社反桐城派的普遍傾向。但他們所反對者，都是桐城派的末流，餽釘繁瑣，自是惹人生厭，但對桐城大家文章的價值，是不可能一筆抹煞的，如社員王文濡在〈明清八大家文鈔序〉中認為“文之有派，如政家之有黨，禪家之有宗。就其師法之相承，精神面目之相似，從而區別之曰某某派”，③⑬至於桐城派，其理論主幹為：

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幹，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至理名言，遂為文家之金科玉律。③⑭

對桐城文論可謂推崇極至了，而王氏自謂編《明清八大家文鈔》的目的是“存先正之典型，樹後學之模範”，③⑮顯然是把桐城派全盛期的文章，奉為後人學習參考的典範了。

(六)小結

南社的散文理論，雖不大豐富，但却全面，理論觸及的範圍有文體、創作、文用、文法及文派等，從不同角度分析文章，剖釋理論，在文體論上，南社顯然是傾向傳統散文一路，但社員中也有不少是駢文能手，他們的駢文，誠如楊天石及劉彥成在《南社》一書中說：

不再是用以描寫花晨月夕……摘藻鋪采也不是他們的目的。③⑯

社員所反對的，不是駢文本身，而實在是反形式主義，而以駢文之末流為批評對象罷了。他們對文章內容的要求，同時見於載道、神韻等理論上，認為這是文章的靈魂，但他們並沒有揚棄形式，而是指出形式與內容要相互配合，偏廢其一都不能寫出好文章。好文

章要具感染力，更要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這是社員所共同肯定的，並且細緻地指出，不同際遇與不同處境，所引發的共鳴亦將有不同程度的分別，理論既客觀而又合乎現實情況。

至於文法與文派的分析 and 看法，可說是南社對時代現象及時代趨勢作出的回應。其中高吹萬對文法的看法，尤其卓見，中肯持平，與那些一味尊古或一味崇洋之論，不可同日而語。關於文派，社員都以桐城派為討論對象，有褒有貶，意見不一。楊天石及劉彥成在《南社》中說南社社員的傳統古文乃“不同於桐城派的清淡空虛，言之無物”，^{③⑦}乃是指桐城派的末流，誠如胡蘊玉在《中國文學史序》中說：

桐城之文，風靡一時……及其末流，以空義相演，以摹仿擅長。^{③⑧}

但南社社員並不致全力在理論上攻訐桐城派，而是在創作成果上展現出更具生命力、更具時代意義的色彩，用文章創作為實踐，用以抗衡桐城派晚期的沉寂氛風。

註釋：

①②《南社》，第十三集。

③④《新世說·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⑤⑥《南社》第十四集。

⑦⑧⑨⑩《南社》，第十六集。

⑪⑫⑬《南社》，第十二集。

⑭“餘味曲包”見劉勰（約465—532）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下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86），頁633。

⑮⑯⑰⑱《南社》，第十五集。

⑲⑳《南社》第十七集。

㉑把文章感染力極端化，如梁啟超在《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中，說小說有蠶浸刺提等力，移人至極。

㉒載《浩歌堂詩鈔》卷八（百尺樓叢書，線裝，年缺），頁7。

㉓㉔㉕㉖㉗《謝慎修學文法序》，載高吹萬：《吹萬樓文集》，卷三（北京：中國書店，年缺），頁28。

- ⑳ “桐城謬種”一詞，見錢玄同：〈致陳獨秀書〉，載《新青年》第3卷第5號。
- ㉑ 見注③。
- ㉒ 同注③。
- ㉓ ㉔ 見楊天石、劉彥成著：《南社》（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57。
- ㉕ ㉖ ㉗ 同注⑦。
- ㉘ ㉙ 同注③。
- ㉚ 見《南社》，第八集。

傳記、資料

蔡哲夫傳

馬以君

蔡哲夫是南社適變過程中功過參半的人物。他既是南社的首期成員，又是南社的分裂分子；既是粵社的頭目，又是長沙社的滋事干將。蔡哲夫之所以一生立場搖擺不定、是非不清，關鍵在他玩世不恭的習氣和好慕虛榮的情緒在作祟。

蔡哲夫名守，字成城，號寒瓊，別署思琅、離騷子、檢淚詞人等。1879年7月生於廣東順德龍江故里。自幼聰穎，酷愛文翰，飽誦經書，兼涉雜學，練就一副多才多藝的身手，辭賦而外，書畫、篆刻、鑒賞、考據，無所不通。長成，隨父移居廣州，以其淵博的學識和高雅的舉止贏得社會賢達和文人雅士所激賞，競相樂與結交，並以“名士”稱之，他亦以此自詡。

光緒末年，蔡哲夫藉其妹夫佛萊蔗在英駐滬領事館供職的關係，偕同夫人張傾城涉足上海，旋參加同鄉鄧秋枚、黃晦聞等創辦的以“攘夷復漢”為宗旨的國學保存會，並積極為其會刊《政藝通報》和《國粹學報》撰文繪圖，又為其編輯出版《風雨樓叢書》和《古學選刊》出資出力。由於他才思敏捷，行文瀟灑，加之能說會道，善於應酬，故而在才名顯達、聲譽鵲起的同時，交遊日廣，結友漸多，常相過從的有柳亞子、陳去病、高吹萬、高天梅、諸宗元、胡樸安、黃賓虹、劉季平、劉師培、蘇曼殊等。尤於蘇曼殊，他嘗以佛萊蔗得自英國女郎蓮華的《雪萊詩選》轉贈，希能譯成漢文，流傳中土。

蔡哲夫性情虛浮，常不顧後果地表現自己。1909年11月13日，他出席南社虎丘雅集，竟輕率地介入柳亞子與龐檠子關於宋詞問題的爭論。他大幫龐檠子腔，無知妄說地“夾七雜八地”發表“自己

的主張”，以致在南社成立之日便種下了分裂的荊棘。

蔡哲夫時好漫遊，他以上海徐家匯孝友里“半行半隱窩”爲據點，經常往來於蘇寧京杭，一邊尋幽探勝，一邊搜羅古物，其間最爲愜意者，是1914年初京華之行，非但飽領遊萬生園、登江亭、過羚羊峽、上白鶴山的樂趣，而且購得郭頻伽手書徐江庵遺詩。於此他視若拱璧，廣爲徵咏。

辛亥革命勝利後，蔡哲夫回廣州任廣東高等師範附中教員，間有返家鄉養病或到香港遊覽。1912年初冬，他參與由寧調元、謝英伯等發起並組建的南社廣東分社——粵社的活動，表現相當活躍。寧調元、謝英伯離粵後，他更接手主持粵社的工作，並被推任“社長”。

蔡哲夫對粵社的工作是十分熱心的，不論大小活動他都帶頭參加。1912年底至1916年底，他偕同黃晦聞、王西海、潘致中、李齊泰等三次入羅岡觀梅，由此引起一些社友的“健美”，他便乘勢與葉敬常邀集尹笛雲、蔡行嚴、羅致遠、鄧寄芳、張運熙、陳兆年、劉鳳翔、簡士駿等於1917年初兩度到六榕寺賞梅，並率先賦詩，誘發大家的雅興，遂商定於“丁巳閏花朝”舉行一次大規模雅集。當徵得六榕寺住持鐵禪應允借出“祖堂前後三楹”作辦事處後，即着手籌備有關事宜。

一向於事無可無不可的蔡哲夫，此次也認真起來，他不但與社友一道發函發動社友參加，而且親力親爲佈置辦事處。當他看到辦事處素壁兩幅時，便會同愛妾談月色及社友陸更存分繪石、梅、蘭，共成一幀，以資點綴；隨後又親書隸體“友石堂”一匾，懸於樑下，以作辦事處的代稱。

雅集之日，蔡哲夫誠迎四方社友，巧妙地引導大家沿着“已酉湖盛游，十年歲如瀉”的思路去追述南社的歷史，並據眼前實況擬出“丁巳閏二月初三日南社廣東分社第一次雅集假座六榕寺來者三十有九人”一語，供大家拈韻作詩。一時間成詩40多首，多半是結合嶺南的詩歌流變，讚頌南社的業績，控訴社會的黑暗的作品。雅集之末，大家在寺內攝影留念。

對此次雅集，普遍是感到滿意的，認為確實收到以文會友、切磋藝術的效果。因此一再敦促蔡哲夫盡快繪出《雅集圖》，並建議以後多組織這類活動。

蔡哲夫並沒有將社友的熱情要求來鞭策自己，相反他在“詞壇健者誰，咸羨蔡中郎”的讚揚聲中，忘乎所以，非但聽不進逆耳忠言，而且野心勃發，借組織粵社活動作本錢，向南社主任柳亞子進攻，進一步搞分裂活動。

蔡哲夫乘柳亞子因“宋詩爭辯”斥逐朱鴛雛、成舍我而引起部份社友不滿之機，盜用“南社廣東分社”的名義，背簽了許多社友的名字，揚言要為朱、成伸張“正義”，擁戴高吹萬，推翻柳亞子，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對蔡哲夫這種強奸民意、私售其奸的行為，社友極其反感，以陸丹林為首的被牽涉者聯名登廣州《共和報》揭發，指稱“此係奸人招搖，別有作用”，並把剪報寄上海《民國日報》轉載。

蔡哲夫的“反叛”陰謀受挫，聲望大跌。但出於某種感情和需要，他對社事仍很關心。他於協助潘達微編輯《天荒畫報》之餘，一方面檢點舊儕，慨嘆“分散將半”；另一方面等待時機，重整旗鼓。1918年夏秋之交，南社骨幹陳去病、高天梅、沈鈞儒、俞劍華、秦錫圭等雲集廣州，而廣東籍的謝英伯、馬小進也陸續南回，一同參加非常國會，頓時“社友來粵者”逾百人，出現了南社力量向廣東的大傾斜。蔡哲夫以駐粵滇軍司令部咨議的身份接待社友，他經常帶領他們瀏覽廣東的風光名勝，品嚐嶺南的名菜佳果，而最為突出的是組織大家進行六次禺樓觴咏。

自秋至冬，他們“不定期集會禺樓，借一尊清酒，分韻賦詩或填詞”，以訴情懷。第一次以粵地勝迹為題，寫出了吟咏呼鑿道、歌舞岡、芳華苑、素馨斜、蒲澗、金涂塔、流花橋等作品；第二次以嶺南果品為題，創作了讚頌椰子、黃皮、楊桃、新會橙、夏茅芒、人面子、荔枝等華章；第三次以“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為韻，分作了“詮量今古”、直抒胸臆的佳構；第四次以“怨去吹簫狂來說劍”為韻，賦就了憤世嫉俗、感時傷事的詩篇；第五次借清初才女

顧橫波生日爲由，以“威宮眉天圓坡金席帳”爲韻，吟咏痛切心脾、哀感頑豔的佳句；最後一次以“盟南居無親衾日缶消春素好魂失黛”作韻，分賦出情真意切、牽肝動肺的辭章。這六次“清尊集”，蔡哲夫不但自始至終擷掇其事，而且多方拉人參加，可謂極盡地主之誼。

清尊集期間，蔡哲夫一直想借外力促進粵社的行動。他與陳去病商定，1919年元旦“臨時雅集於南園”，結果“到者殊尠，且無詩”。以後“屢欲第二次雅集而未成”，致令他不無感慨地說：“泯耗之世，文酒高會，亦不易也”。然而他並不因此而善罷甘休，他仍在尋機“沖喜”粵社。1921年初，他利用人們“尊蘇”的心理，在廣州圖書館十峯軒舉行“壽蘇會”，誰料僅到7人，詩又少。蔡哲夫便向社外徵稿，但應者寥寥。自是，粵社就一蹶不振了。

粵社的活動儘管有大有小，時斷時續，但所作內容健康，感情真摯，絕少“醇酒婦人”的“靡靡之音”。在南社已成強弩之末的情勢下，能掀起此死水微瀾，不能不說是蔡哲夫的功績。

此後十年，蔡哲夫穿梭於穗滬等地，過其“風流名士”式的生活。他或則周旋於軍政要人、豪商縉紳、騷人墨客、知名仕女之間，或則沉緬於賦詩填詞、拓碑訪古、鑒賞書畫、研刻金石之中。此時他與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梁啟超、潘蘭史、羅癭公等往還頻繁，常出席雅會，風頭甚健，滔滔不絕，議論橫生，一若胸羅萬有。也搜羅得大量古物，計有薛慰農墨迹、歸來堂校碑硯、羅兩峯夫婦龍尾畫硯等；其居室，銅鐵、陶瓷、磚瓦、玉石、書畫、古籍、牙雕、竹刻，以至名女花鞋、內衣、耳環、腰帶、漆枕，琳瑯滿目。他又好作考據文，故弄玄虛，自欺欺人。然亦有佳作，諸如《漢玉笏考釋》、《金剛勇識佛像跋》等。他還參加了國學商兌會、蜜蜂社等組織。

1934年，蔡哲夫赴湖南，加入劉鵬年主掌的長沙社。他劣性不改，拉攏對柳亞子有微詞的社友，結成保守勢力，頑固地與正在興起的“新南社”抗衡。不久返回廣州。據柳亞子說：“哲夫謀生心切，在粵不得意，1936年秋天，携其新夫人談月色投奔南京，由於

于右任和葉楚傖設法，向張濤爾說項，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弄一事情”，時到故宮博物院考訂金石、書畫、陶瓷等古物。翌年，南京陷敵，他避地安徽當塗白繚山，顛沛流離，備受艱辛。1938年，重至南京，僦居鼓樓，榜所居曰“二條一塵”，自比杜茶村，嘗作“茶壽會”。然抵擋不住每況愈下的處境，終至附逆，在上海《申報》上發表還梅花發售的消息，做出爲國家、民族不齒的丑事，成爲“凝碧池頭的王維”。1940年12月14日，心臟病猝發而逝。

蔡哲夫妻張洛、妾談溶，均爲南社成員。張洛，易名傾城，廣西合浦人，有貌乏才，蔡哲夫爲炫隨唱之樂，極力造就其爲“三絕才女”，常親自或請人捉刀。談溶，易名月色，原爲廣州檀度寺妙尼，善誦經，嫻書畫，所寫經文，娟秀清麗，蔡哲夫訝爲“才女”，乃藉研討技藝而與之接近。談月色羨蔡哲夫才學，甘願委身爲妾。自是隨蔡哲夫角逐藝壇，不數年，以治印、畫梅、書瘦金體譽滿羊城，直逼嶺北通都大邑。蔡哲夫歿後，談月色供職於印鑄局，暇時編次蔡哲夫詩文，成《寒瓊遺稿》。爲醮資刊行，不惜乞醮之請，深爲後世嘉許。

南社東方朔張心蕪及其桐花館

葉瑜蓀

張一鳴，原名長，字心蕪，一字心撫，號洗桐，浙江桐鄉人。父張熊，字子桓，號匏瓜，有書法名。心蕪少承家學，聰明絕頂，精詩、文，擅書法。曾與戚飯牛等同學，後至上海，拜幫會大頭領王鑫齋爲師。因才幹出衆，深得王師寵愛，倚爲智囊秘書。爲人詼諧有江湖氣，在滬上頗能兜轉，故接觸革命黨人，與柳亞子等交厚，加入南社。在南社中與長沙張巖（冥飛）稱“南社二張”。因有淳于、方朔之風，被視爲南社中東方朔。

據柳亞子《南社紀略》一書資料記載，張心蕪第一次參加南社雅集，是民國五年（1916）4月19日在上海康腦脫路（今康定路）之徐園（即雙清別墅）舉行的臨時雅集，到者共16人。同年6月4日在靜安寺東北愚園舉行南社第十四次雅集，到者56人，心蕪亦在其中。同年9月24日在愚園舉行第十五次雅集，到者34人，亦有心蕪參加。民國八年（1919）4月6日在徐園舉行第十七次雅集，到者26人，和民國十一年（1922）6月11日在滬南高昌廟路半淞園舉行第十八次雅集，到者23人，均有心蕪參加。

民國十三年（1924）元旦，張心蕪、馮心俠二人宴請柳亞子等，亞子有“十三年元旦，張心撫、馮心俠招飲”一詩紀其事：

擊筑悲歌動白虹，蒼生涕淚酒杯中。

金門大隱憐方朔，（心撫）更始遺臣數敬通。（心俠）

入座英豪寶宇選，出山霖雨幾時逢。

朱家風誼今還在，旗鼓真堪角兩雄。（原注：余與朱鳳蔚門酒頗豪）。（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柳亞子文集·磨劍室詩詞集·詩集第三輯》頁521）。

民國二十二年（1933）10月4日南社發起人之一陳巢南逝世。次年（1934）3月4日，南社社友借上海西藏路寧波同鄉會舉行追悼陳巢南大會，當晚又在北四川路新亞酒店舉行南社臨時雅集，到者正巧有109人，因此胡寄塵提議，要柳亞子仿照《東林點將錄》和《乾嘉詩壇點將錄》辦法，以水泊英雄相擬，將與會者列成名單。心蕪位列25，曰：“天究星沒遮攔張心蕪”，所點甚切當。

心蕪在滬上居開北甘世東路。民國十九年（1930）左右，曾任招商局溫州分局局長，所獲頗豐，（傳說有20萬元）。遂回桐鄉縣城梧桐鎮混堂弄舊宅，翻建新居桐花館，壁陡高牆，建成軒敞樓廳一座，俗稱朝北廳。實際中隔瞞股屏門，南北兩面皆為廳堂。廳南為園、池、亭、橋之屬，庭園雖小，佈置雅宜，有“草草池塘”，“隱隱飛橋”等景。心蕪在桐花館新居蟄居僅年餘，民國二十三年（1934）即重回上海。次年（1935）1月病逝滬寓，時年約60多歲。柳亞子有《張心蕪挽詞》云：

臣朔詼諧卅載雄，晚來文宴尚能從。

山陽鄰笛黃壚酒，忍淚重經甘世東。（原注：君儼居甘世東路，去歲招余小飲，不意遂成永別也。）（見《柳亞子文集·磨劍室詩詞集·詩集第四輯》頁768）。

心蕪善書，曾為《南社叢刻》封面題簽。著述有《洗桐隨筆》，惜未刊印。

元配陸氏，桐鄉桑園濱人，未曾生育，久居桐鄉張宅。另納侍妾，俗呼“長子”，原係滬上青樓“十姐妹”之一，頗具姿色。心蕪既歿，“長子”居桐花館中難安於室，後隨桐鄉勞姓者同返滬上。

心蕪與其幼弟盛之均無子嗣。二弟自小出繼陸氏，更名陸厚夫，却生有紀曾、紹曾、延曾三子。因以紹曾為心蕪嗣子，延曾為盛之嗣子。

今桐花館園池早廢，而危樓仍在，雖破敗不堪，尚可尋覓和憑弔一代南社才子遺韻。

一九九三年九月廿八日夜於桐鄉容園



桐鄉張心蕪“桐華館”舊宅
(1992年10月瑜蓀攝)



桐華館東廂樓
(1992年10月瑜蓀攝)

黃賓虹的一篇佚文及其他

朱馥生

我國國畫大師與美術教育家黃賓虹先生是南社成立時十七位社員之一，生於浙江省金華縣，祖籍安徽省歙縣。他工詩文，善書法，精篆刻，擅長山水畫，渾厚華滋，蜚聲藝壇，所作花卉別饒情趣，與齊白石有“南黃北齊”之稱。畫學印學著述宏富。近年來，在浙、皖二地陸續發現了賓虹老人的一些佚文與書畫篆刻小品，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四十年代末，黃賓虹為友人舒國華所編《金華北山古詩選》寫過一篇跋。舒是東陽縣人，曾任浙贛鐵路《浙贛路迅報》副主編。他倆既是大同鄉（同屬金華府），抗戰勝利後又同住杭州，文人意氣，往來莫逆。抗戰初，舒在金華小住，公餘常與名書畫家、北山景區的開發者蔣蓮僧遊歷北山，考閱古迹，搜集到歷代名人遊北山題詠之作，皆係歷代縣誌所未載。一九四二年日寇入侵，古迹多被毀損，而舒所抄錄的詩稿倖存。舒與黃賓虹商量擬編印成集。黃出生於金華，對北山有深厚感情，讀後勾引起童年舊踪，興味盎然，乃大加讚賞，力促其成，並為之作“后跋”一篇。可惜此集係自費少量印刷，迄今僅在舒國華長子士安家藏中有一冊。書為三十二開本，一九四九年印，內輯梁代沈約、唐代陳子昂、宋代蘇東坡、王安石等歷代名人詩作六十首，配有雙龍洞洞外攝影圖片二幅。此書發現後，並由當代金石書畫家錢君匋題簽“金華北山古詩選，舒國華編、黃賓虹跋、錢君匋題”十九字贈給士安。筆者得友人韋君錄以轉告，曾在一家內刊上披露過。

茲錄黃賓虹的跋文如下：

舒國華氏輯金華北山古詩選後跋

己丑黃賓虹時年八十又六

余憶讀書金華山，自赤松宮登北山，訪黃初平叱石成羊，循山麓行，經智者寺，觀陸放翁所書作詩石刻；至鹿田，遊昭真、雙龍、冰壺三洞。時冰壺爲砂石淹沒，形勢最洼下，未得入；次高爲雙龍，龍被俗人毀其一首，猶蜿蜒飛動，隱約岩石間，鐘乳滴漉衣袖，聞水聲潺潺，流入溪澗矣；昭真最高，幽冥當秉燭，可深入數里。後數十年重遊其地，行徑開闢，泉水疏浚，已容小舟，俯首匍匐行，盡探其勝，老友蔣蓮僧曾題‘山靈知己’四字，贈黃時雄以誌之。國華君今將唐宋元明清諸代名人遊山之作選爲是輯，有爲雙龍紀勝詩文及縣志所未經搜採者，碩果猶存，可貴也。

在此以前，黃賓虹的長婿趙志鈞兄爲編輯黃老遺稿，曾在黃老歙縣祖家發現了黃的早期篆刻二方，將印蛻見示於筆者。一爲“撲塵居士”，一爲“白岳黃山”，均方印白文。“撲塵”爲黃賓虹早年別署（黃賓虹名質，字撲存，又署撲丞），白岳與黃山同爲安徽名山，“白岳黃山”當係黃老的居里印。二印風貌一致，尙有“徽派”印章襲習。章法渾穆穩健；刀法蒼勁峻利，得文、何之精髓，而無明人板滯之習氣，足以窺見黃賓虹早期篆刻的特色，即臨摹功力深厚，學而能化，對研究黃老前、後不同創作時期的風格變化很有價值。

差不多同時，筆者又從友人潘復興兄珍藏的《省吾廬書畫集》殘本中發現了黃賓虹作於八十五歲時的金文書法兩幀與國畫山水一幅。黃老精研鐘鼎，曾收有古鉢（即璽字）印近二千鈕，選編成《冰銜古印存》十卷，著有《印說》四卷，論述印學甚爲精邃。但所寫金文甚妙。這兩幅金文渾然古茂，力追商周，堪稱稀珍之品，可惜原墨不知流落何處。文曰：

東閣長辰舊，西湖樂事新，
畫圖長不老，曲與和陽春。

——咏畫梅——

文辭金出冶，圖畫壁連城，
築舍湖山上，月華秋夜清。


——西湖雜咏——

新發現的山水畫題詩“浪迹湖山但率真，霞光朝暮更鮮新，……”
黃賓虹作畫多用積墨，層層點染，惟墨氣濃實之中，仍覺空靈，時
人有“渾厚華滋，氣韻生動”之讚，渾是氣勢，厚是形質。而此幅
於渾厚中寓雋秀，於華滋中見清逸，與其晚年的畫風似有異趨。鄙
見如是，僅供方家參攷。



山水（八十五歲作）

東閣具序
 美而浩樂
 長新畫圖
 丘却京香
 與竹嘯陽
 奇

國華先生
 八十五歲書
 咏畫梅


咏畫梅（八十五歲書）



白岳黃山



撲塵居士

金華山古詩選
 錢古剞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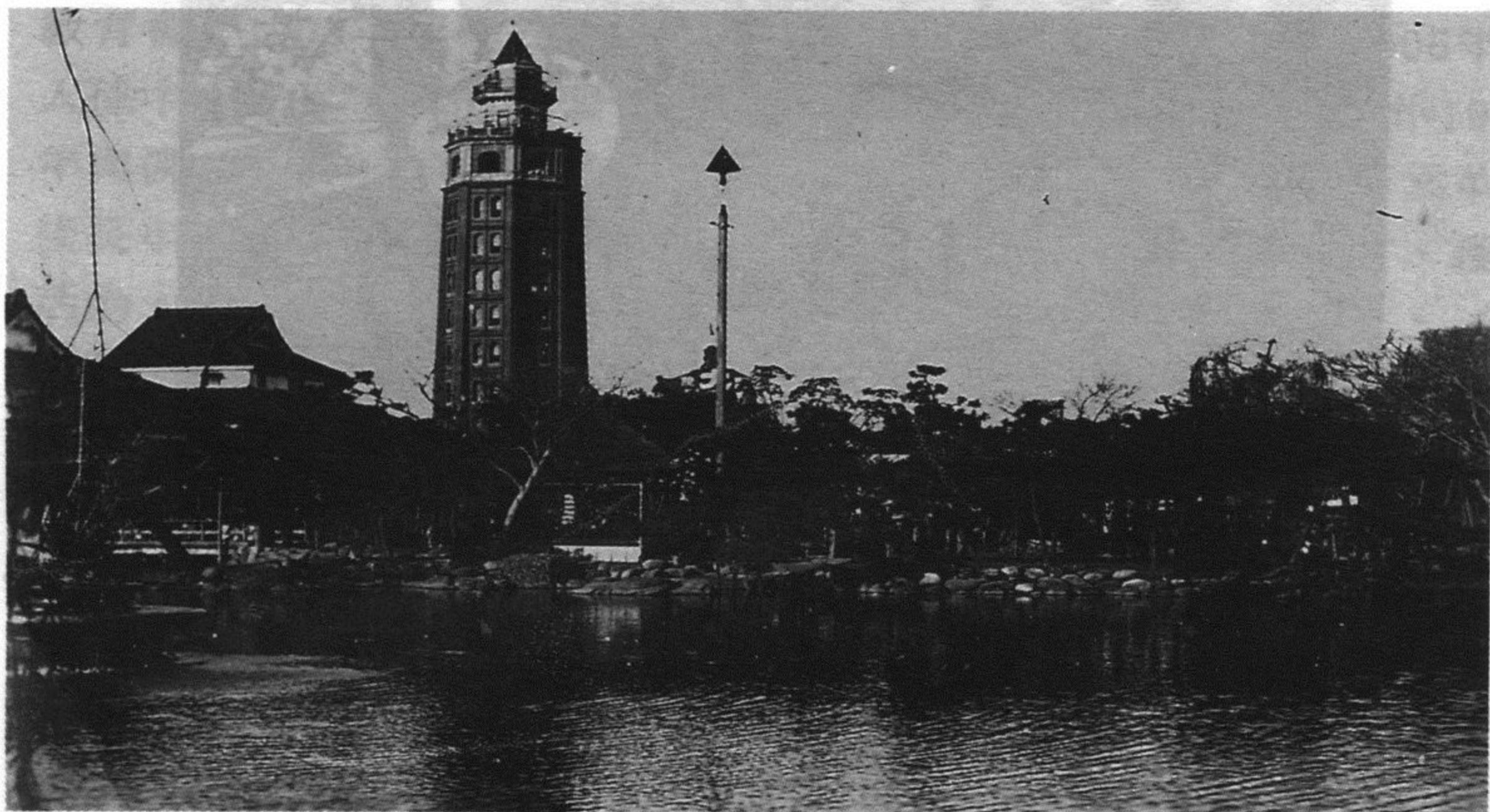
許國華編
 錢古剞題

費公直與鄒容的一幀合照

潘慈中

我所提供的費公直與鄒容的合影，是用費公直先生所保存底片翻印的（底片現由我珍藏）；底片雖見斑黃，但印件頗為清晰。連同上海“一大”展覽館資料室所藏鄒容單身照片，是我家當時僅存二件說明費、鄒關係的相片。

費公直先生與鄒容於1902年至1903年春，均在日本東京同文書院攻讀日語，並參加“拒俄運動”和“親聆總理教誨”。1903年春夏，鄒、費兩人分別返回上海，這張照片可考證為他們在日本分別時的合影。因鄒容於1903年閏五月初七被捕，故也可認為此是他們最後的合照，屈指算來，已足足有九十年矣！



日本東京同文書院



鄒容（左）和費公直

待續雲間事、詞林各騁才

——緬懷陳去病先生與先祖之翰墨交誼

高 鉉

“西風落日晩天晴，列島遙看戰一杯。
番舶正連鵝鶴陣，怒濤如振鼓鼙聲；
憑高獨攬滄溟遠，斫地誰爲楚漢爭？
海水自深山自在，不堪重憶鄭延平。”（陳去病）

陳去病（1874—1933），卓越的民主主義者。字巢南，一字佩忍，又號垂虹亭長。江蘇吳江周莊人，父從商。他是南社三位發起人之一（另二爲高天梅和柳亞子，三人中陳年事最長）。早懷攘夷革命之志，1898年即與吳江前輩學者金松岑創辦雪恥學會，後又入中國教育會。1903年留學日本，提出“革命不可免”之論點。1906年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1907年保護移葬秋瑾烈士於杭州。1909年與柳、高共同發起組織我國第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南社。辛亥革命後長年奔波於紹興、杭州、南京、廣東等地，積極參與討袁、護法活動，進行宣傳鬥爭，編輯過《國粹學報》、《警鐘日報》、《中華新報》、《越鐸日報》、《平民日報》等，鼓吹革命思想，喚起民衆鬥志。1922年任孫中山大本營宣傳主任，表現英勇頑強，孫中山先生深欽其膽識才略；也擔任過黃興的秘書，代撰一系列討袁檄文。晚歲從事學術研究，曾任南京東南大學教授及江蘇博物館館長等。

陳去病以詩人和文學家聞，與同邑名士金松岑、蔡治民有“松陵三杰”之稱。齋名有浩歌堂、百尺樓、拜汲樓、崇文館等。作品抒發感情充沛，判斷犀利精當，寫傳記、叢話一類，文采斐然，流傳甚廣；佳什功力深厚，韻意綿長，激揚沉致，兼或有之。其追懷

愛國志士的詩篇尤爲感人，如1908年《自廈門泛海登鼓浪嶼有感》一首七律（見文頭），嚴斥帝國主義對我國土的窺伺和對民族英雄鄭成功的深切懷念。同年一月，他的一首五律《無畏、天梅、亞盧、嘯公翩然萍集，喜成此什》，可謂南社成立前夕的又一號角，浩唱微吟中頗傳希望文學結社的聲氣。詩曰：“星晨昨夜聚，豪俊四方來。別久忘憂患，歡多罄酒杯；文章余老健，生死半淒哀。待續雲間事，詞林各騁才。”著述輯刊有《浩歌堂詩鈔》、《浩歌堂雅譚》、《拜汲樓詩集》、《正氣集》、《揮戈錄》、《巢南雜著》、《陳氏家譜》、《孫中山先生世系表》等，並主輯《南社叢刻》多集。

陳去病亦擅書法，藝事僅次於詩賦，其書雄渾適逸，氣韻生動，晚歲所作，尤見風神，惜傳世墨迹已甚稀罕。先祖吹萬公也是南社老前輩，二人頗有文字交往，陳丈翰墨佳構如題大法家陸廉夫爲先祖所繪之《寒隱圖》珍品等。先祖詩贈陳丈亦多，如《陳君巢南柳君柳子來簡均勸余印詩集於南社答之以詩》、《寄巢南》、《壽陳佩忍五秩》等（均收入1947年出版的《吹萬樓詩》集）。寒家尚幸存七十餘年前陳去病書與先祖的精裱扇頁一幀，寫的是七絕三首，字極蒼勁，句亦淋漓，全篇曰“死灰槁木近如何，畫影沈沈忍數過。難遣近來懷抱惡，病魔紛似亂絲多；抬眼羞看霧裏花，兩三同志又天涯。閉門覓句渾閒事，並世何人是作家；盲不忘視跛想步（筆者註：是時先生以病瘍跛一足），孰便甘心老此身。我是溺人命已矣，願它人做自由神。吹萬先生教正。去病”。此爲十九組金紙面折扇，書寫共二十二行，從這份史料的字裏行間，亦可窺在南社浮沉的歲月裏詩人的感慨和襟懷。

陳去病的遠見卓識和任俠豪氣，爲民族革命事業、文學詩歌創作起過不可磨滅的作用，終年尙未滿六十。今年適值先生誕生甲子逢雙，又是南社成立八十五周年，謹繫小文，聊申仰忱。

柳亞子的一篇游記佚作

——〈北山寒游記〉叙

楊玉峯

〈北山寒游記〉這篇文章，是目前所見柳亞子（1887—1958）遊記散文的第二篇，另一的〈游分湖記〉已收載最近出版的《磨劍室文錄》之中；①反觀是篇作品，自發表後即被人忽略，可視為研究柳亞子生平行踪及其遊記體著述的珍貴材料。

〈北山寒游記〉登載於1935年4月1日《旅行雜誌》9卷4號上（頁3-5），是柳亞子旅遊菲律賓內湖省北山寒瀑布後的文言著作。1935年2月，柳亞子與夫人鄭佩宜（1888—1962）、長女無非（1911—）參加上海市政府的觀光團，南游菲律賓。20日晨乘“傑克遜總統號”啓行，②25日抵達馬尼拉，3月4日乘“露西亞皇后”船返歸。③期間遊覽了當地不少名勝，也結交了不少新知；宴會唱酬，自然在所難免。這次旅程和經歷，柳亞子有《南游集》詩歌紀其梗概。④當中最令亞子銘記的，要數北山寒瀑布一行的刺激經驗，我們可從他的〈北山寒游記〉所述的內容得到證明。

雖然《南游集》中也有兩篇詩歌道及北山寒一遊的事情，⑤但總不及〈北山寒游記〉那樣詳明，那樣繪影繪聲、驚險刺激。文章大抵可分為四段落，首先簡單交代赴菲日程，然後帶出“不涉奇險，焉有其樂”的北山寒探勝。隨即敘述起行情況，乘獨木舟沿途景緻，碧溪戲水等。筆鋒一轉，“不虞奇險之尚在歸途矣”，刻劃回程險狀，劇力萬鈞。最後安然抵步，各人“舉杯盡白蘭地酒，共慶生還焉”，頗有恍如隔世之慨。文末並及是篇之所以撰就，實應中國旅行社經理人兼《旅行雜誌》發行人陳湘濤的約稿也。

整篇結篇緊密，起承轉合，順暢無間；寫景狀物，細膩生動，跌宕有致。尤其是記述乘舟往返冒險尋幽的中心片段，更顯筆力高超，讀者仿如親臨其境，跟作者歷險阻，樂山水。例如：

舟則由下而上，至奇險處，余兩人亦不能不捨舟遵陸矣。履

危石，挾浪花，匍伏蛇行。既脫險，始再登舟。……山盡又見小溪，別有天地，波恬浪靜，咸作水嬉。儒堂冷雪姿態最佳。余與佩宜不諳水性，初伸足入水，覺冷不可耐，久之始溫。則坐溪中小石上，觀諸人游泳。湘濤掬水與儒堂戰，浪花亂濺，咸遭池魚殃，余以笠爲盾，始獲免。

衆人歷險後嬉水情狀，躍然紙上；氣氛由緊轉弛，教人舒一口氣。又如歸途涉險一段：

行數里，水益急，聲益洪，瀑布復助紂爲虐，銀濤雪浪，不數廣陵八月潮。惴惴然危坐，若芒刺在背，生死不辨頃刻間。余窘甚，大聲吟詩以自壯，有云，波濤龍戰原奇譎，性命鴻毛亦等閒，幾於聲嘶力竭矣。

篇中詩句，出自後來成稿的《南游集·北山寒泛舟紀事四首》中第二首。⑥而第四首有兩句“來時逆浪去奔湍，破膽驚魂總未安”，⑦正好跟上文的心理刻劃互相映照。

與〈游分湖記〉一樣，〈北山寒游記〉是以文言撰述的。雖然柳亞子在三十年代已改用白話撰文，但舊詩詞的創作並無間斷，所以他用文言寫遊記，更覺傳神，用語不單簡潔精當，絕無黏滯，且能融情於景，波瀾起伏，扣人心弦，比諸唐宋名家山水遊記，毫不遜色。

〈北山寒游記〉發表時，被安排於那期《旅行雜誌》最顯眼的卷首位置，而編輯特別爲此文加插了四幅照片，除了與正文同刊的“赴菲同人合影”（團友一起聚餐的合照）和“徜徉乎中流”（衆人小溪嬉水照）之外，另在篇前有“北山寒瀑”（瀑布風景）和“椰林覓渡”（衆人乘獨木舟）兩幀照片，令讀者更能體會柳亞子：“不涉奇險，焉有奇樂”的真趣；由此亦可見到編者對於這篇文章的重視程度。作爲後來的研究者，我們又怎能錯過這件深富史料性和藝術性的珍品哩！

註釋：

- ① 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磨劍室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頁603-608。
- ② 柳無忌（1907—）《柳亞子年譜》於1935年2月條記：“參加上海市政府之觀光團，於19日乘傑克遜總統號，南遊菲律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5月，頁94）所述啓航日期與《北山寒游記》的記載相差一天。很明顯《柳亞子年譜》是根據柳亞子本人的《自撰年譜》而編撰的，《自撰年譜》1935年條說：“二月十九日夜，偕佩宜、無非參加觀光團，乘‘傑克遜總統’船，南遊菲律賓。”（柳無忌、柳無非編：《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頁29）為何柳亞子本人於游記和自傳的記述也有出入？因無其他資料佐證，不知孰是。只能大膽推測：柳亞子夫婦、女兒和團友可能於2月19日夜晚上船，而到翌日才起碇，於是做成有19日和20日兩個說法。此看法有待證實。筆者曾去函當年同遊菲島的無非女士，希望憑她的記憶能給予大家一個明確的答案，可惜她也記不起來。
- ③ 《自撰年譜》和《柳亞子年譜》均說“乘‘俄羅斯皇后’號北返”（同上），露西亞為Russia的音譯，即俄羅斯也。
- ④ 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磨劍室詩詞·詩集》第四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頁771-806。
- ⑤ 即《三月一日偕鮑冷雪、桂韻秋兩女士，暨李世傑、于以同同車赴北山寒》和《北山寒泛舟紀事四首》，同上，頁790-791。
- ⑥ 頁791。
- ⑦ 同上。

舊文新載

黎湖曲

余十眉

小引：此文爲先君余十眉悼念亡友陳屋庵君客死滇南之作。陳君江蘇吳江人，號淮海，南社社員。少失怙恃，依兄嫂居。性嗜詞章。嘗爲柳亞子先生抄詩。文思敏捷，有異於尋常者。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會被迫解散，由京遷粵，由粵遷滇，時陳去病先生任國會秘書，招屋庵共事，不意於赴滇途中遇病，及抵滇池，病已不起。屋庵著有《淮海遊草》，亞公評爲“所作文字，信筆一揮，略不修飾，氣勢充沛，造語自然”。又曾參加酒社，故與先君友好，交頗莫逆。噩耗傳來，不禁慟哭流涕，故成此曲，以誌哀悼。此什未曾刊入當時之《南社叢刊》，今特借《國際南社學會叢刊》一角重行刊佈。事隔七十餘年，及今讀之，仍有不勝淒戚之感！余湘謹識。

梨湖湖水光搖天，秋月娟娟炤客船。十里蓼花紅過雨，滿溪芳草綠含煙。煙水蒼茫不知處，門前一帶垂楊樹，跪地長條無幾枝，年年此地留人住。清波畫舫一尊開，折簡招邀君始來。年少能爲鸚鵡賦，豪情直上鳳凰臺。雄談大睨無拘束，酒龍詩虎紛徵逐。十石一斗總不辭，醉來狂態舞鸚鵡。酒盡燈開水樹西，滿船風露却忘歸，自携俊侶開東閣，還送簫娘上大隄。英雄自古傷遲暮，賈傅終童安足數。按劍休歌行路難，出門便是天南路。風雲慘澹馬蹄驕，劫火昆明認舊朝。青草湖邊花濯錦，紅蓮沼外客停橈。誰知事業皆春夢，孤城落日寒笳動。大將搴旗盼未還，書王挾策成何用？消渴文園一病休，孤墳三尺瘴煙留。昨夜新霜初到枕，有人燈火夢紅樓。黑寒青燐走孤兔，夜深風雨寒潮怒。枯骨何年返首丘？羈魂萬里拋親故。重携一棹向湖邊，肅管聲中獨黯然。化碧久憐芳訊杳，落紅遲榜錦裙鮮。思仇莫問鴻泥迹，知汝人才終可惜。太阿拚遣折寒鋌，故里

甯甘老下澤。人生休便計安危，椿菌彭觴等早遲。剩將變徵清商曲，
唱與梨湖姊妹知。

閑閑山莊記

顧婉娟

山莊地越十畝，面山結屋，剗水成隄，度以小橋，雜蒔桃柳，危樓開朗，樸而不華。憑欄南望，則山之蒼翠，盡覽無遺。朝爽夕曛，風致清雅。莊之四圍，環繞竹籬，藤蘿低垂，紅白相間。更外則水田阡陌，滿種秔稻，池塘三數，植蓮豢魚，每當夏秋之交，田父負鋤，牧童牽犢，田歌緩緩，鳥語嚶嚶，真山居之樂也。

案：此乃高吹萬夫人婉娟女士之作，嘗爲范烟橋（1894—1967）《茶煙歌》所錄，被視爲“錯落有致，方弗柳州小記”（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本，頁29）。本刊曾於第一期刊登吹萬先生三公子高君湘〈閑閑山莊雜憶〉一文，現再遙錄婉娟女士作品，無非鈎稽保存文獻，以作參照追思也。

北山寒游記

柳亞子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即公元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晨，赴菲觀光團始發上海，以傑克遜總統號船行。二十二日過香港，二十五日抵馬尼刺，菲人所謂岷市者是也。招待委員會爲我曹定順序單，將以三月一日遊內湖省之北山寒瀑布。友人董冰如見之，詫曰，北山寒奇險，君與夫人奚能往者。余遜謝未言。既歸自碧瑤，決以翌日往遊。同人咸慫恿，言不涉奇險，焉有奇樂。副團長王曉籟持此議尤力，余與內子佩宜遂決行。

一日晨發大東旅社，同遊者二十二人，共乘七車。余與鮑冷雪桂韻秋兩女士暨于以同共一車，李清泉之長公子世傑御之以行。鮑爲光華大學文學士，兩江球隊南紀秘書，桂爲岷市事業家桂華山女弟，于則華僑商報主筆也。車中談話極歡，自岷市經黎沙省，抵內湖省，行程三小時，未覺其久。佩宜以別車行，會於北山寒旅社。稍進茶點後，遂易游泳衣，不袴不襪，笠冠芷履而出，無間男女，衆皆譁笑。始議人各一舟，余戲謂佩宜曰。今日之事，死生聽自然，不復能相顧矣。已而仍兩人共一舟，余復與佩宜偕，舟爲獨木製，兩舵夫夾前後，余踞中坐，置佩宜於懷中。王儒堂與冷雪偕，朱少屏挾陸禮華共載，華山韻秋則兄妹共一舟，亦如余之與佩宜也。

初行湖中，湖不甚闊，又無急流，心疑冰如語不實。唯四圍峭壁萬仞，椰林遍巒上，訝爲奇觀耳。稍進，流始急，亂石參差水底，舟人每遇險阻，輒涉水扶舟以行。既至深處，始躍上，水亦隨入。又數舟競渡，相傾相軋，舟中咸積水，臂腿盡溼，余兩人始有成心。中途觀第一瀑，遜日本比叡山遠甚。再進，流益急，石益多。水由上而下，高低相距幾丈許。舟則由下而上，至奇險處，余兩人亦不能不舍舟遵陸矣。履危石，挾浪花，匍伏蛇行。既脫險，始再登舟。如是者三數次，跋涉不勝其勞苦。又水聲澎湃，如萬馬奔騰，疑將碎舟。余始內怯，猶強笑，謂碧瑤之役，御風控鶴，今則將下探驪

龍之窟，孰謂書生無巨膽哉？佩宜固無懼，亦以戲詞慰余也。既過第二瀑，亦無甚特殊處。蓋北山寒之得名不在瀑，唯在非涉險不能見瀑耳。流盡見小山，高下曲折，或踐懸石，或步樹根，披荆拂草，同遊者挾之，始達前路。山盡又見小溪，別有天地，波恬浪靜，咸作水嬉。儒堂冷雪姿態最佳。余與佩宜不諳水性，初伸足入水，覺冷不可耐，久之始溫。則坐溪中小石上，觀諸人游泳。湘濤掬水與儒堂戰，浪花亂濺，咸遭池魚殃，余以笠爲盾，始獲免。時同遊者畢至，獨少曉籟，頗疑其遇險。正危慮間，忽見一彪形大漢，戴范陽圓笠，披巾跣足，闖然立高崗上，振臂一呼，萬山皆響，似魯智深從天際飛來也。衆拍手逐之，掌聲如雷動。有攝影師偕來，遊侶亦都携快鏡，衆機齊舉，於是鴛鴦鸚鵡，盡入鏡頭矣。曉籟涉水立中流，右抱余，左挈佩宜，合攝一影，觀者咸笑不可仰。

游事既畢，復登舟返，不慮奇險之尚在歸途焉。舟之來也，逆流向上，舟人窮氣盡力然無覆溺虞。其返也，則順流而下，波濤洶湧，一不慎，水入舟中，舟翻水面矣。行數里，水益急，聲益洪，瀑布復助桀爲虐，銀濤雪浪，不數廣陵八月潮。惴惴然危坐，若芒刺在背，生死不辨頃刻間。余窘甚，大聲吟詩以自壯，有云，波濤龍戰原奇譎，性命鴻毛亦等閒，幾於聲嘶力竭矣。然游目四顧，千奇萬怪，竟不暇給。曩謂不涉奇險，焉有奇樂，豈欺余哉？每渡一灘，水輒盈舟中，以椰杯掬之，須身手敏捷。稍一遲回，即不復可及。遇險處，仍蛇行登岸，險過再上舟。既跋涉數四，舟人始相顧謂脫險。將達彼岸，波平如鏡，艇穩於家，回首前塵，真疑一夢矣。去時舟行二小時，歸來才一時半，蓋遲速之不同如此。

歸抵旅社，聞有數舟未至。遲而訊之，則十四舟沈其一，覆其三，幸俱無恙。沈舟者王曉籟；覆舟者姚錫九、鄭方正、都錦生也。曉籟諳水性，臨危端坐，神志不變，信奇人歟。既飯於迴廊，舉杯盡白蘭地酒，共慶生還焉。同人咸謂奇險爲平生所未經，奇樂亦平生所未遇，快哉斯遊，嘆觀止矣，仍登車魚貫返岷市，燈火萬家，遙天暝色，不勝今昔之感，湘濤索文紀事，匆遽未有以應。

三月四日離菲島，乘露西亞皇后船北返。六日抵九龍，遂遊廣

州，八日復啓碇。頃已九日之夕，明午將抵滬上，夙逋不可終負，遂赴寫字間草草書此。冷雪方對案作日記，下筆千言，恍聞春蠶食葉聲。度女學士當有佳製，以餉讀者，余文特拋磚引玉耳。質之湘濤，以爲如何？

雜著

詩詞的境界、感覺與訊息觀點

張一中

(一)境界二字的涵義——《人間詞話》境界是什麼

對詩詞有興趣的，大概皆知道王國維先生於其所著《人間詞話》中曾提出“境界”二字，並以有無“境界”評定詩詞之高下。

“境界”二字初看頗覺明白，再一想却發現並不簡單。此二字按照用處不同，至少有下列各項涵義。

(1)照《辭源》一書的解釋：“境”與“界”皆指宇宙間之一特別部份：如“天界”，“地界”，“仙境”，“處境”，等等。不但包括具體的境界，更包括抽象的境界：如“心境”，“幻境”等等。

(2)“境界”原是佛語。指一種精神狀態：如參禪之“入定”。

(3)馮友蘭先生在其所著《原人》一書中說：“人對於宇宙人生底覺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對於人底意義，亦有不同。人對於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覺解，因此宇宙人生對於人所有底某種不同底意義，即構成人所有底某種境界”。此處的境界是指品位而言。

(4)梁實秋先生在其《文學的境界》一文中，提出文學內容的自然境界，人性的境界與宗教的境界。這裏“境界”二字有領域、範疇之意。

(5)在政治上，有太伯三讓帝位之事。被稱為政治道德的至高境界。此處“境界”二字是指級段而言。

以上數例，說明“境界”二字在一般應用上，可有不同的意義。現在想討論王國維先生的“境界”二字所指的是什麼。王先生說：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

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據此可知“境界”包括“景”與“情”。為協助徹底了解王先生的“境界”二字，我們曾嘗試在英文中找一個與它相當的字。試來試去，最後覺得“PICTURE”一字最接近，（DRAMA次之）。我們曾在《人間詞話》應用“境界”二字的語句中，將“境界”換為“PICTURE”，結果發現未改變其原意。下表可證。

造境	造 PICTURE
寫境	寫 PICTURE
有我之境	有我之 PICTURE
無我之境	無我之 PICTURE
境界有大有小	PICTURE 有大有小
三種境界	三種 PICTURE (S)
有境界	有 PICTURE
無境界	無 PICTURE
境非獨謂景物也	PICTURE 非獨謂景物也
喜怒哀樂亦人心 中之一境界	喜怒哀樂亦人心 中之一 PICTURE
紅杏枝頭春意鬧， 著一鬧字而境界 全出	紅杏枝頭春意鬧，…… 著一鬧字而 PICTURE 全出
雲破月來花弄影， 著一弄字而境界 全出	雲破月來花弄影，…… 著一弄字而 PICTURE 全出

國維先生以有無“境界”來評定一首詩或詞的高下。“景”可以說是在一空間，由人知覺到之物體的總合。包括形象、結構、色彩等因素。“情”可以說是在人類心中之喜，怒，哀，懼，愛，惡，欲，（即古人所謂七情），此是吾人對外界刺激所引起之心理反應狀態。大凡一首詩詞總不外描述“景”與“情”，但根據王先生的意思，並非每首詩詞皆有“境界”。因此，我們說，王先生所指的“景”與“情”，換言之即“勝景”與“勝情”。這與英文PICTURE之意義也相吻合。王先生又說過：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這正是說大詩人所寫的情與景有迷人的魔力，是引人入“勝”的。

這個“勝”字是問題的中心。我們用此字來特指一種痛快的心理狀態，即俗謂“過癮”（有如吃鴉片煙後或作愛之精神狀態）。就藝術欣賞而言，即是“美感”。“勝景”與“勝情”必須能刺激觀賞者而使之過癮。我們以圖解表示其關係如下。



當代詩詞評論家葉嘉瑩教授對於王先生的“境界”說有深湛的研究。她曾解釋“境界”的涵義如下：

境界就作者而言乃是一種“具體而真切的意象的表現”，就讀者而言，則是一種“具體而真切的意象的感受”。表達及喚起一種真切的意象，是一切美文的基本要求。

葉教授的解釋與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真切的意象是致勝不可缺少的。我們的“勝”字是從PICTURE一字的涵義悟出來的。以“過癮”二字來注解“勝”雖顯卑俗，但易為普通人所瞭解。

現在歸結一句，美好的詩詞作品必涵有致勝的素質。詩人的工作目標當是製造“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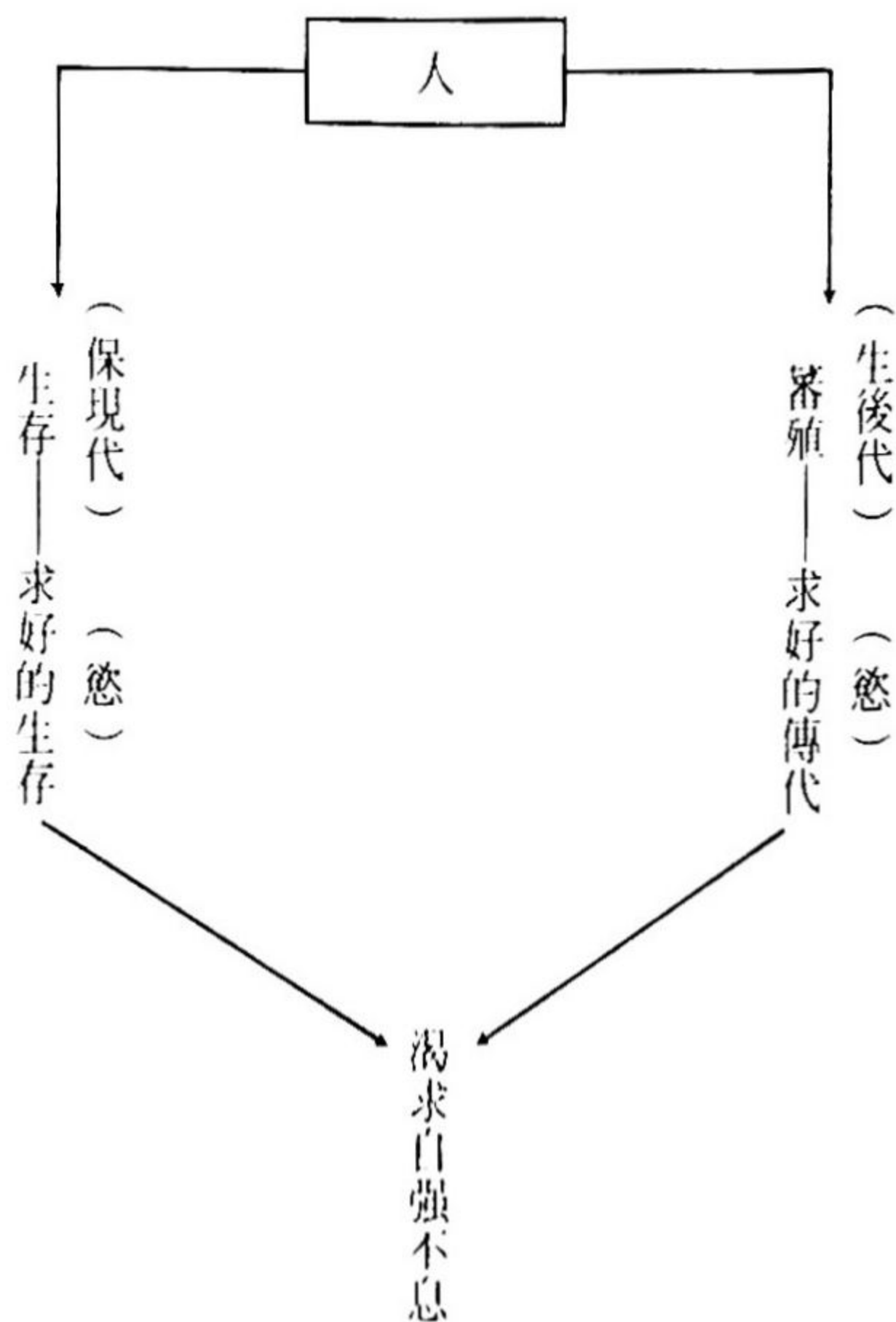
（二）“勝”的感覺是什麼——試探“勝”的根源

我們在“境界二字的涵義”一節中，曾說美好的詩詞必須要有引人入勝的品質。其實一切優秀的藝術作品皆必須據有此項品性。豈止藝術作品，吾人去看體育競賽，也是去享受那引人入勝的表演。換言之，引人入勝的品質（ ENCHANTING QUALITY）是體現“優越”（ EXCELLENCE ）的一種方式。它是人類靈魂中追尋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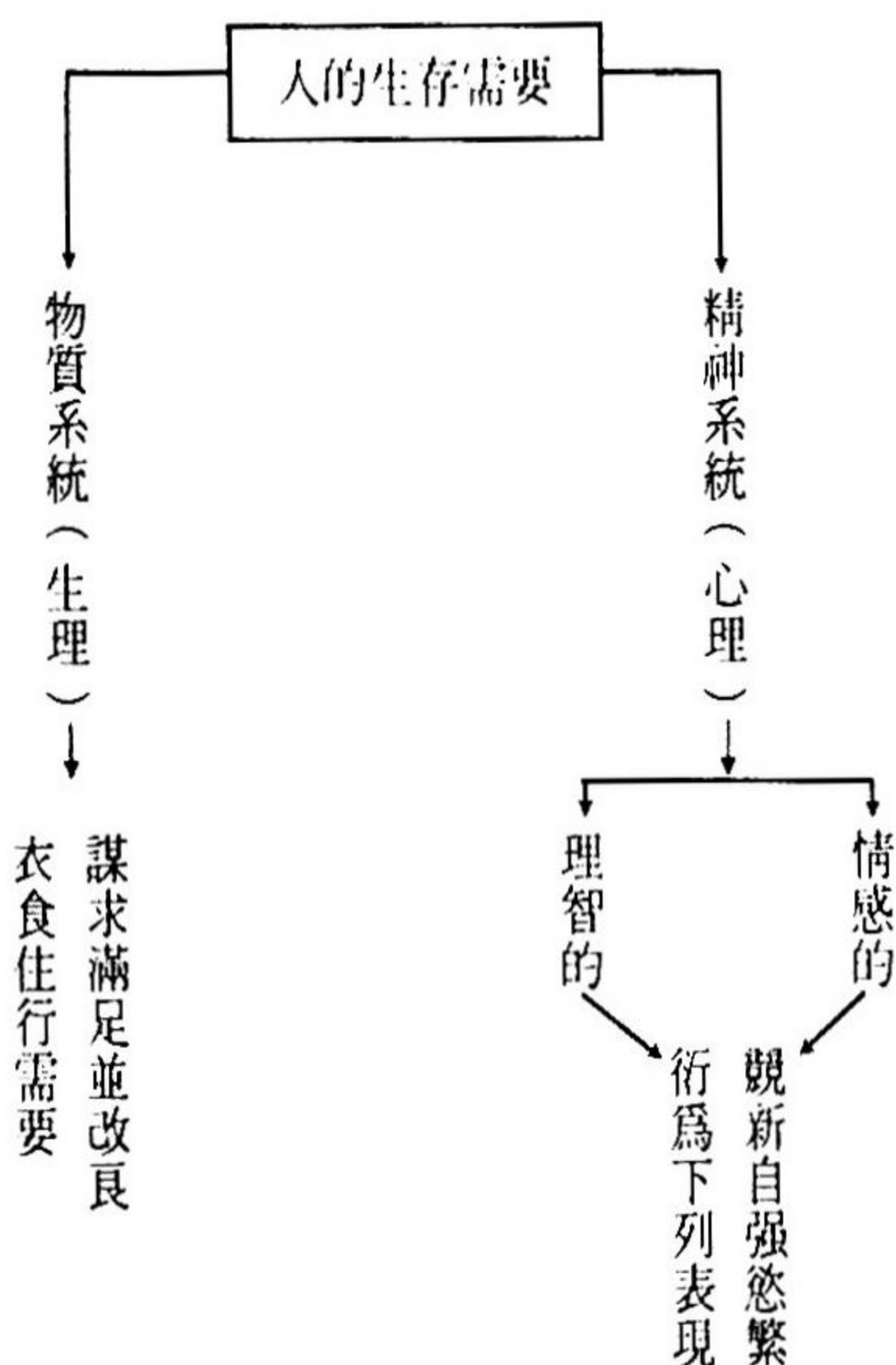
我們想試一試探討“勝”的根源，因提出下面的假說（ HYPOTHESIS ）。

產生“勝”或“美感”即是滿足人類的“競新”慾。換言之，即人類的智慧系統（舊稱心官）喜愛接受新鮮刺激而獲新經驗。這是人類行健不息求進步的天性的繁衍。

現在對此假說，稍加說明。人類的本性可以下面二表概括之。



滿足此慾，即產生“勝”的精神狀態或美感。（此處的美是廣義的美，與美觀的美不同）。下表再細說之。



(1)自我表現：展示各種技能包括體力競技，文藝創作等等。

(2)喜新愛奇：開擴新知識，發明新物品，接受新刺激，收獲新經驗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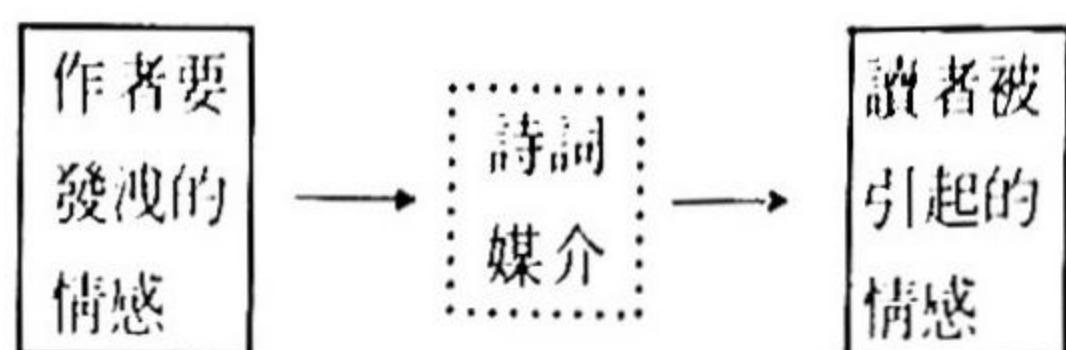
(3)愛羣：同情，互助等社會性的行為。

(4)克服挑戰：探險登高峯，入深海等等驚險活動。

由此可見人類有許多“向上慾”。滿足這些慾望，即產生“勝”的精神狀態。美好的詩詞能給讀者新穎的景和情，所以引人入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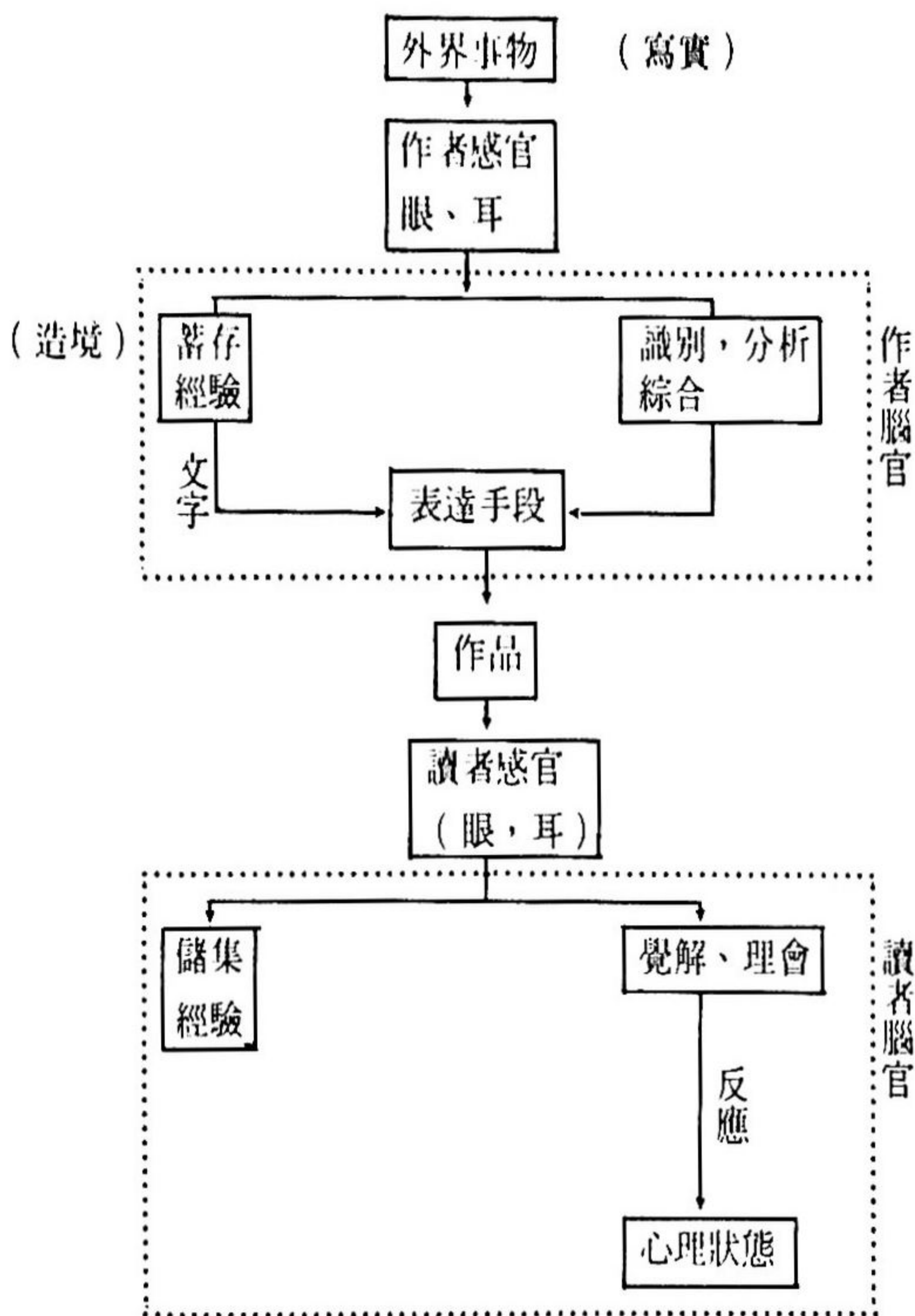
(三) 試從訊息觀點看詩詞

我們在“境界二字的涵義”一節中說過，“勝”是讀者感受一首詩詞的刺激所獲到的過癮的精神反應。一首詩是作者以文字為工具而發洩其心中情感的結果。這種關係可用一訊息系統表示如下：



作者的目的是發洩，他不一定想到讀者。讀者的目的是欣賞，他不一定想到作者。但一首詩詞的製作與欣賞過程的總結果，是等於作者用美文為媒介，將其情感傳達給讀者。

就寫實性的詩詞而言，作者的感官（耳、目等）接收外界情景的刺激，其腦官將外來情景加工改造而變為作品。讀者接受詩詞作品的刺激，其腦官反應出一幕情景，產生過癮的感覺。這一串活動可以下圖表示：



詩詞是訊息 (MESSAGE)，其內容之優秀是致“勝”的根源。和其他藝術作品一般，詩詞是興發情感的東西。可感的東西是具體意象 (IMAGE)，抽象的概念 (CONCEPT) 是可思而不可感的。詩人製作其訊息 (詩詞作品) 的活動，是將抽象的情感變為具體的意象。而讀者又將具體的意象，聯想為抽象的情感。這一串活動都是訊息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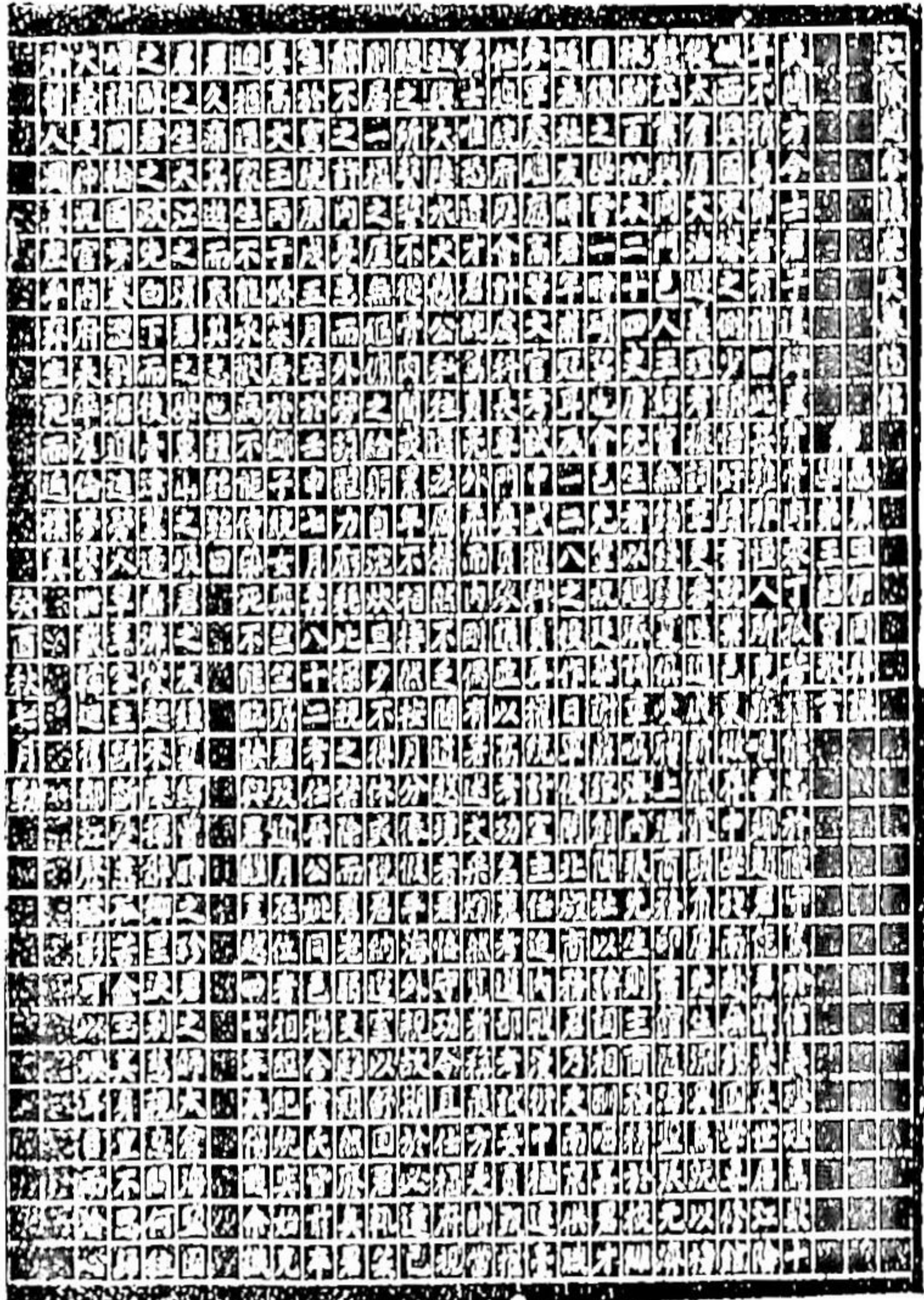
江陰趙參議榮長墓誌銘

王伊同

或問：方今上君子，違鄉里，背骨肉，零丁孤苦，猶能忠於職守，篤於信義，儼儼焉數十年不稍易節者，有諸？曰：此甚難，非恆人所克躋，唯吾鄉趙君能。君諱榮長，世居江陰城西興國宋塔之側。少穎悟，好讀書，就業邑東徵存中學。旋南赴無錫國學專修館，從太倉唐文治遊。義理考據詞章，更番迭進，咸嶄然露頭角，唐先生深異焉。既以榜魁卒業，與同門邑人王紹曾、無錫錢鍾夏，俱受聘上海商務印書館，隨海鹽張元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唐先生者，以經濟詞章鳴海內，張先生則主商務，精於校讎目錄之學，皆一時碩望也。會邑先輩祝廷華、謝鼎鎔創陶社，以詩詞相酬唱，嘉君才，延爲社友，時君年甫冠耳。及一二八之役作，日軍侵闡北，燬商務，君乃走南京，供職參軍處。繼應高等文官考試中式，擢科員，再擢統計室主任。迨內戰漫衍，中樞遷臺，君奉命隨扈。時母弱息幼，家室繁多，且位卑俸薄，竟不得俱行。既抵臺，仕總統府，歷會計處科長、專門委員、參議。並以高考功名，兼考選部考試委員。甄擢名士，唯恐遺才。君純篤貞亮，外柔而內剛。偶有著述，文采爛然，覽者稱羨。方是時，當軸與大陸水火，懸公私往來爲厲禁，然不乏問關越境者。君恪守功令，且仕樞府，視聽之所繫，誓不從。骨肉間或累年不相接。然按月分俸，假手海外親故，期於必達。已則居一楹之屋，無傭媪之給，躬自澆炊，且夕不得休。或說君納籩室以舒困，君輒笑辭不之許。內憂患而外勞頓，體力虧耗。比探親之禁除，而君老弱支離，頽然廢矣。君生於宣統庚戌五月，卒於壬申七月，壽八十二。考仕晉公，妣同邑楊舍董氏，皆前卒。妻高文玉，丙子婚，寡居於鄉。子統，女奕、竺；竺殤。君歿逾月，在位

者相經紀，統、突始克迎柩回家。生不能承歡，病不能侍藥，死不能臨訣，與君離，蓋越四十年矣。傷哉！余識君久，痛其逝而哀其志也，謹銘。銘曰：

君之生，大江之濱。君之學，惠山之垠。君之友，鍾夏、紹曾，時之珍。君之師，太倉、海鹽，國之醇。君之政，先白下而後臺津。冀遼鼎沸，雙起朱陳。揮辭鄉里，淚別慈親。息問何往？婦請同輪。國步蹇澀，割裾適迤。勞人草草，客主斷斷。憂患孤苦，金玉其身。豈不思歸，大義是伸。況官內府，表率羣倫。夢繫卅載，輻迴舊鄰。江聲塔影，可以娛耳目而洽心神。哲人凋萎，庶乎齊生死而返樸真。



漫談香料

言木彬

從古以來，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社會。民以食爲天，食是老百姓的養命根源，而香料又是食品的重要一環。

香料是泛指在熱帶生長的香芳食品，從廣義講，它還包括草藥（Herbs），芳草（Flavorings）甚至和做香精油（Essential Oils）的原料薄荷油、檸檬草等等都有關連。

香料同水菓和蔬菜也有密切關係，例如橘皮，在醫藥中名爲“陳皮”，是一味主要香料，但是它來源於水菓，還有“梅子”，是主要酸味原料，楊萬里曾有詩：“梅子留酸軟齒牙”爲證。蔥和蒜，磨成粉末，是烹調的常用調味品，也是主要香料，但是它們都來源於蔬菜。所以這些產品，很難區分界限。本文所指的香料是從廣義講，凡是據有調味作用的香辛材料，都可納入香料範圍內。

香料具有色、香、味三種性格，分別滿足人們視覺、嗅覺和味覺的需要。賞心悅目，五色繽紛，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這是人們對視覺的感受，香料中的甜椒（Paprika）和薑黃（Turmeric）以顏色取勝，就是最好例證。芳香四溢，香氣噴鼻，是人們對嗅覺的感受，最好的例證是桂皮，因爲它含有大量揮發油，所以芳香四溢。適口充腸，刺激食慾，是人們對味覺的感受，例如花椒和胡椒，吃了就會使人們發生麻辣的快感。

中國烹飪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密訣在調味。所謂“衆色成文，兼採爲味”。香料的主要功能就是會合油、鹽、醬、醋、糖，供給辣味，增加刺激，來調和甜、酸、苦、辣、鹹五味。

中國菜餚各區域省份的特點是南甜，北鹹，東辣，西酸，提起東辣，便不能不想到川菜。川菜重滋味，好辛香，特色是“麻”，

“辣”，“香”。所以要用辣椒、花椒、茴香、八角、大蒜，蔥、薑等等香料，作出“魚香”，“怪味”，“紅油”，“麻辣”，“宮保”，“家常”許多刺激性特強的味道。這也就說明了中國烹調的多采多姿特色，為其他各國所不及。

一般香料的製造過程是先將它烘乾，抽去水份，放在不見空氣和乾燥地方，如此就可經久不壞。因為它據有重量輕，生命長，易於貯藏和便於輸運的特點，所以可以長途跋涉，飄洋過海，成為旅行、行軍作戰必須攜帶的物品。

比起一般食物，它的價值要高貴許多。中國形容物價高有「米珠薪桂」這句俗話，把桂皮和珍珠相對並論，可以想見人們對它的價值觀念。因為它的這些優點，所以它也同“絲”和“茶”一樣，變成國際間主要商品，發展經濟，推廣貿易，促進東西文化交流，是它的最大貢獻。哥倫布為了尋求香料，遠涉重洋，才發現了新大陸，使得世界版圖改觀。

實際上它的價值和地位，還要遠勝於其他珍貴物品。金銀珠寶雖然價很高，但是並不能滿足人們最基本的“適口充腸”的條件，尤其是在天災人禍的年頭。

香料另外一種特殊功能，就是克制腥、羶、臭各種壞味，驅趕寒熱，化解濕滯，促進唾液分泌，健脾開胃，防腐殺菌。因為它據有這些性能，所以又和釀酒和製藥兩種工業，結了不解之緣。

釀酒是中國最早的工業，從出土的夏朝陶製的酒器，如尊、盃等，證明夏朝已經在釀酒。杜康造酒，見《世本》記載。杜康即少康，是夏朝第五代國君。魏曹操（135—220年）《短歌行》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是一句膾炙人口的詩歌。晉朝江統曾撰《酒誥》。到了北魏又有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問世，這是一部關於釀酒工藝的重要典籍。

釀酒需要各種原料，香料是不可缺少的。最著名的屠蘇酒就是用蜀椒和大黃、白朮，桔梗、桂心、烏頭、藜蘆六味草藥混合製成的。

自從神農氏嚐百草以療疾以來，用香料治病已有數千年的歷史。

香料和草藥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在中國最普遍應用的藥物辭典李時珍所編的《本草綱目》中，許多種香料都分佈在草、木、菓、穀菜各部之內。例如薄荷，薑黃、荳蔻屬於草部。肉桂、川椒、胡丁香，屬於木部，陳皮屬於菓部，胡麻、大蒜、乾薑、葱、胡荽屬於穀菜部。

酒和藥相輔相承，密切關連，所以中國有句俗語：“叫酒就是用藥，用藥就是吃酒。”

爲了讓生活風趣，多采多姿，香料也是不可缺少的。文人雅士的賞心樂事是賞菊，持螯，把酒。螯是蟹的足，蟹是寒性，所以吃蟹必須用熱性的薑絲作佐料。烤鴨是名貴菜，但是吃烤鴨捲餅也必須有蔥來配合，才有味道。

唐代大詩人李商隱有著名的兩句詩：

越桂留烹張翰鱸，蜀姜待煮陸機純。

張翰和陸機都是晉朝高官名士，因爲思念故鄉的鱸魚和莼菜，才棄官掛冠而去，自表他們的清高。後人於是用這兩個典故，來描述思鄉之情。而越桂和蜀姜這兩味香料，也因爲這兩句詩，而顯示出它們在生活情趣上的身份。

在中國這個農業社會，春種，夏耕，秋收，冬藏，一切都和季節有關。諸如元旦，清明，端午，中秋，重陽，除夕各種節目，都要用香料來點綴佳節。從元旦起，宋朝王安石的《元旦》詩，就有：“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這麼二句。過年飲屠蘇酒是家家例行公事，用來象徵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屠蘇酒內的原料就有蜀椒。《爾雅翼》也說：“後世率以正月一日以盤進椒，號椒盤。”葉疾在元旦立春所做的《蝶戀花》也有“誰向椒盤籬綵勝”這麼一句。杜甫的守歲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獻花”，可見得“椒盤”是年節的最佳點綴。

香料又可用作房屋的裝飾，例如“桂堂幽會處，椒房漏鼓遲”，也是用桂和椒來形容房屋的。

香料又多用來作吉祥貴重的象徵，例如“桂子蘭孫”就是用來形容家庭人丁旺盛，家道昌隆。“荳蔻年華”是用來描寫少女

青春貌美。“椒”在古代指皇妃的寢宮，稱爲“椒房”，因之裙帶關係也往往被稱爲“椒房之親”。

謝神和祭祖，慎終追遠，也少不了香料。屈原作的《九歌·大司命》中有“折疏麻兮瑤華”，疏麻就是敬神的供品。

香料不下四、五十種，有的是中國本土所生，從古就有，有的是從外地移徙而來，受了中國同化。中國最古老的香料就是(1)薑、(2)桂皮、(3)花椒。中國偉大詩人屈原在《楚辭》中把“申椒”和“菌桂”和三后——禹、湯、文王——來對比，用以形容它們的高超氣節，不屑和小人爲伍，正好似一支軍旅，要來驅逐羶腥惡味，肅清四週污染，建立起一個芳香美好境界。這位大詩人將香料“人性化”不僅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個大突破，也同時奠定了香料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

以下試將八種主要香料，簡介如下：

(1)薑。“薑”和“將”同音，所以在香料這支隊伍中，薑儼然是軍中主帥，統籌全局。薑又好像一位能幹的政治家，能夠統馭羣倫，容納衆議，產生出卓越政見，爲羣衆接受採納。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說：薑的作用是“可疏，可和，可菓，可藥”，可謂無往而不利。《呂氏春秋·本味篇》也說過：“和之美者，蜀郡樸陽之薑”。薑和它的左右輔弼“葱”和“蒜”，乃是中國烹調中最重要的調味品。

(2)桂皮。桂含揮發油量多，所以是珍貴的香料。桂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廣西是生產桂的主要省份，桂也分“東昌”和“西江”兩種，桂林這個城市，就是由“桂樹成林”得來的。

桂皮或肉桂，簡稱爲“桂”和隸屬於木犀科的“桂花”，不能混爲一談。中國文學作品有關於“桂”的很多，遠在漢朝就有吳剛在月中伐桂的傳說，唐朝張九齡有：“桂華秋皎潔”的詩句；白居易在《憶江南》詞中有：“江南好，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柳永的《望海潮》形容錢塘的繁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名句。但是這些詞章，都是形容桂花，而不是指“肉桂”的。所以宋代學者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寫道：“桂，南方寄木，

綿葱或冬葱。葱可以辟腥味，解寒氣，凡煮寒性食物，必定加葱調和。北方人最愛吃葱，幾乎每飯不忘，葱在中藥中，主治發汗利尿，疏散寒氣，並能治療耳病。

(6)蒜。蒜有小蒜大蒜兩種，中國最初祇有小蒜，直到張騫使西域歸來，才有大蒜。所以大蒜又稱胡蒜，《本草綱目》說：“蒜辟穢氣，殺蟲類，治肺益腸。”近代醫療專家都認為蒜是植物中抗病殺菌極有效力的植物，因此各國醫藥營養學者對蒜的研究，不遺餘力，時有關於蒜的新的文獻報告發表，對癌病、心臟病，以及血管堵塞各種疑難病症，皆可幫助治療。資料繁多，實在不勝列舉。

在調味方面，蒜不但在中國廣為應用，就是在遠東及地中海各地區，也是不可缺少的調味品。

(7)辣椒。在香料中，辣椒是最晚引進到中國的，辣椒原產於南美，在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它才經荷蘭由台灣傳入中國，荷蘭侵佔台灣由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一年共有三十多年之久，在一六八八年中國歷史上始有關於辣椒的正式記載。但在這以後三百多年內，它却後來居上，在香料的地位上有長足進展，成為川菜中不可缺少的調味品，一日三餐，不可無時無之，大約二分之一的中國人都喜歡它，以它的消費量合世界人口量對比，在所有香料中可稱首屈一指。

(8)芝麻。原名胡麻，原產於東印度，內有白、黑兩種。在香料中，用途廣泛，除了作調味品之外，還可搾油。在古老的中國，煤油還未發現之前，麻油是中國主要點燈燃料，麻油另外還可用來炒菜，比用豬油衛生的多，所以芝麻在搾油方面的功用遠勝於調味。芝麻味道香，還可用來作糕點。

唐孟浩然詩句，有“把酒話桑麻”，但不知他詩中所指的是芝麻，還是大麻，後者莖皮強韌，是用來作織布的。

除了以上八種主要香料之外，尚有茴香、八角、芫荽、芥末等等次要香料，項目繁多，不勝列舉。

由於世界經濟發達，科技進步，香料的生產和應用，也漸漸由農業轉變到工業，由藝術轉變到科技，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重視。在

上藥也”，這是以說明“肉桂”乃是藥中珍品。應當隸屬於樟科。

(3)花椒。花椒也是中國原始香料之一，曾屢次見於經典。屈原的《離騷》有“雜申椒與菌桂兮”這一句，正說明椒和桂都是中國古老香料，《楚辭》中另外有一句講椒的，是“奠桂酒兮椒漿”，可見“椒”尚可作為一種飲料。在烹飪中，椒往往和大料、茴香、八角等合用，椒又可用作點綴品，古稱“椒盤”，在醫藥上椒也能解毒、殺蟲、健胃。

除了以上三種中國固有的香料外，其他香料大部份是“舶來品”。漢武帝爲了推廣疆土，發展貿易，命張騫、班超等出使西域，於是引進了好幾種外來香料：如胡椒、胡麻、胡荽、胡葱和大蒜等等，所謂“胡”者即是“進口貨”的意思。

(4)胡椒。胡椒名“胡”，就表示它是進口貨，同時也與中國固有的花椒，表示區別。在西方它是最常用的調味料，現在一般餐館，在餐桌上都放着二瓶調味品，一是鹽，另外一瓶就是胡椒，但在中國，它的功用多被其他香料代替，所以用途不若西方的普遍。

胡椒之所以普遍受歡迎是因為它含有一種化學成份，名叫（Piperine）（在中國尚不知譯名爲何），吃了便使人發生一種“麻、辣”的快感。胡椒又分黑、白兩種，在美國多用黑椒，但在歐洲白椒較受歡迎。除了東南亞之外，巴西出產的胡椒，也有後來居上之勢。

因爲它的味道好，價值高，又易於貯藏，所以在歷史上往往變成一般貪官污吏屯聚居奇對象。晉朝貪官石崇，官拜荊州刺史，兼營進口洋貨生意，被抄家時，僅胡椒一項，就屯積了八百擔，當時胡椒價值很高，但不知折合多少黃金白銀。又明朝武宗的佞臣錢寧，被抄家時，除金銀之外，也搜出胡椒三千五百擔，比石崇所屯積的又多出好幾倍。

(5)葱。葱是圓柱形中空色綠的植物，名叫葱管，味微臭，其根部俗稱葱頭，下頸部色白，名叫葱白。葱的見於中國經典，遠始於漢朝。英文名（scallion）但不能合洋葱（onion）相混。葱的種類很多，隨地氣而異，各地都有出產，四時皆可摘取，普通所用的是

美國香料的管理，有專司其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F·D·A，負有管制香料進口及生產品質，擬定標準規範，監督銷售等等責任。民間經營香料同業也於一九〇七年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團體，名叫“美國香料貿易協會”簡稱A S J A，至今已有近九十年的歷史。這個組織，雖然名叫美國，實際上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了，因為全世界出產香料廠商大多是它的國際會員，會員人數並不少於美國本地會員。此外美國新澤西州州立羅特克大學並設有食品科技學系，前系主任華裔張駟祥博士並發起組織在美華人食品科技協會，研究中國有關食品，包括香料在內的科技問題，強調食品科技乃是高科技之一。

同時香料在現代工業上的用途，也日漸推廣，除以上所述的釀酒和製藥兩大工業以外，諸如食品、飲料、香煙、化工、化妝品等等工業，也都缺不了香料，例如作糕點需要桂皮、陳皮。可口可樂需要桂皮，花茶需要陳皮、桂皮和薄荷，香煙需要甘草、薄荷，牙膏需要薄荷，化妝品需要香精油等等。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香料對人類的貢獻已經由第一步的“充飢”，第二步的“適口”，進升到第三步的營養保健。例如鹽和糖吃了過多，令心臟增加負擔，所以現代醫學人仕都主張少吃鹽和糖，而用香料來代替。還有應當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現在醫學界正在研究用大蒜克治癌症的效果，如果順利成功，那麼香料對未來世界的貢獻，真可是前途無限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正於紐約

心遠室主札記續編

王學曾

讀《尚書》後之感想

先賢論《尚書》者亦多矣，俱有高見問世。我之淺見如下：

- (一)《尚書》自帝堯開始至秦穆公為止，歷時一千七百年。照其題目之數字看來，一定有很多遺失。卷數為孔穎達所列，不足為書目次序之憑也。伯禽與秦穆公先後並列，其時代相去遠矣。書之終結，晉之文侯之後祇有費誓與秦誓，次序亦有顛倒。
- (二)一部《尚書》多記周史。成王將崩，敘述較詳，並言有太史在側。或自堯至秦穆公時皆有太史記其事。堯時之文體與秦穆公時之文體，必大有不同。茲見其文體之前後相似，主其文者必在秦穆公之後，為春秋戰國時代之文體。茲據其內容之不成系統，則知其非一人所執筆，而為多人之作品。如禹貢一卷，因其治水，完全為地理記述。忽而一篇政治，一篇禮教，一篇治國之道，名人有篇，無名者不述，不似有系統歷史之記錄。
- (三)雖非有系統歷史之記錄，而太史公之夏紀與殷紀仍取材於《尚書》而予以簡略者，且有誤述之處。上古史神話過多，難以完全置信。無文字時祇能代代口傳，後人援筆以述之。傳述是否有誤？難以確定。一部《尚書》亦應作如是觀也。
- (四)《詩經》當與《尚書》同時問世。詩言志亦可記史與風俗。《詩經》有國風，記各國之風俗與史事，為研究當時歷史所不可缺者。如秦風之終南二章，黃鳥三首，哀三良：子車奄息、仲行、鍼虎三弟兄者也。國人刺秦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秦穆公即位於紀元前六五八年。孔子生於紀元前五五二年，是孔子未生一百年前已發生他所預言之以人陪葬而代俑也。此時或已有詩千篇而一

百年後經孔子刪爲三百篇也。我以為孔子有些多事，留全詩垂世必對史事與民風記述更加詳盡也！

論《管子》與《晏子春秋》

我曾寫〈關於孫武子〉一篇文章，知道他約與伍員、申包胥、延陵季子、范蠡同時，是在齊景公時代，晚於齊桓公約二百年。今讀管子之書，其〈小稱第三十三〉有：“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等句，我大吃一驚。何以管子在二百年前即知有毛嬙西施之存在。我去查《諸橋大漢和辭典》，已言此書非管仲所著而出於戰國時人。我讀《史記卷六十二·管晏列傳第二》始知司馬遷之文係擇錄於《管子》，例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等句。讀其文體，既不似《論語》又不似《孟子》更不似《莊子》。文通俗而古老，並多古字，爲戰國時人所寫，很有可能。述其與桓公對話，及述其死狀，絕係第三人手筆，而非管子自述。書內曾數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但魯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之事，未在書內提及。

後世引《管子》之言皆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此非原文。《管子·權修第三》：“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

《管子·兵法第十七》較之《太公·六韜》、《孫武子兵法》及《孫臏兵法》相去遠甚。內容簡略而無新意，不足取也。若由管仲自書，則絕不致簡略無華，不足重視。

管仲對鮑叔牙有知人之明。臨死前諫桓公曰：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君曰諾。今夫魏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

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管仲死後，其書不因而中止。生前記述佔書之三分之一，死後記述佔書之三分之二。讀至“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一句，我即知此書非管仲之自述也。何時何人所書？則有待考證。

〈小稱第三十三〉末段，齊國已大亂“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尸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如此段出自管仲之手筆，則不可解矣！管仲與桓公死後又有對話之篇出現，足見書之章節前後安排亦大有問題。

〈侈靡第三十五〉“問曰：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此理論與現在之提高消費使經濟繁榮相同。諸橋釋作提高身份之意。篇內多人生哲學妙論，字句難解者亦多。體裁與他文不同。由此推論，《管子》之書，非一人所撰。“親左，有用無用。”管子似已預言三千年後事。政治上親左，有時有用，有時無用也。“民欲生而教以死”目的在“死教定而威行”，似非管子之政治哲學。“百姓無寶，以利爲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亦與管子之言“利”不同。“輕國位者國必敗，疎貴戚者謀將洩。勿仕異國之人。”確爲至理名言。“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亡乎！”我查諸橋辭典注釋：〔注〕百家爲連，五家爲比。器同與，與同星。合在一起，還是不得其解。唐，房玄齡有《管子注》不知作何解？又不知是否認全書爲管子作品？文內“利人之有禍”就是現在的“幸災樂禍”，是中國阿Q精神之一，完全出於嫉妒心理。德文有一字包括此四字之意，就是Schadenfreude一字。

〈心術上第三十六〉有哲學思想，但不如〈侈靡篇〉之佞屈聱牙。“恬愉無爲，去智與故”是黃老思想。管仲是權術思想。“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爲德”，絕不是管仲所書。

〈治國第四十八〉“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當

時農居首，不是後世“士農工商”之排列。“道”有不同定義，足見非一人所書。此章道之定義：“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臣乘馬第六十八〉此章與以後之文體又有改變，可能為管仲之文。

〈國蓄第七十三〉“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是王安石之青苗法，管仲已實行之也。遭保守派之反對是反對派不諳“夏貸以收秋實”之利也，此時管仲又行鹽鐵稅制。此稅為中國最落伍之稅，自齊時實行至今，最不合理，由國家專賣，貧富同受其害。

〈地數第七十七〉“黃帝曰：此若言（陶天下而為一家）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頽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這些發現如不在黃帝時，至遲在夏商時已開有金、鐵、銅礦。夏已用鐵鑄九鼎。“管子對曰：夫王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汝漢之右澗，珠起於赤野之末光。”管子曰：“惡食無鹽則腫，守園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涑薪，煮沛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鹽之專賣當始於管仲時也。“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為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商賈之事，由國家壟斷，當然國庫充實。“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齊之幣制立，以為貨物交易之媒介，對齊國經濟發展，將發生很大助力。

〈輕重乙第八十一〉“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裸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輕重丁第八十三·石壁謀〉“神哉！齊桓公，天使使都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嚮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輕重戊第八十四〉“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

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撰簡記者按：我讀完此書後有下列印象：(一)書開始至管仲卒，可能為管仲之文。自〈臣乘馬六十六〉至書之末章又可能為管仲之文。(二)中間〈小稱第三十三〉有：“……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以下，絕非管仲之文，為後人補入者。補入者又有三種體裁：(甲)有《孟子》文體。(乙)有《莊子》文體。如〈侈靡第三十五〉文體佶聱聱牙，有道家之言，絕非管仲思想。(丙)有膚淺之見與老生長談文體，為第四者所添入者。與其他三文體迥異，絕不可相提並論。

管仲除軍事戰略戰術無特殊貢獻外，對政治、外交、理財與稅收都有特殊見解與作法。富國強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極為孔子所稱許，實春秋時一人傑也！

我所讀之《管子》為萬曆木刻本，曾經宋哲元重印，浙江人民出版社又以珂羅版重印宋本。內有西吳施書序。朱大復在頁上端及篇末作有紅筆批。於〈禁藏第五十三〉篇後批曰：“此意春秋末之文耶？時文，時古，時樸，時衍，不似一人之筆。”朱大復未發現毛嬙西施出現之不倫不類，但有印象不似一人之筆。我以為其此看法者必甚夥。讀斯書者，見仁見智，必各有不同。淺見如上，尚望方家，有以教之！

上文既竟而又有未盡。查中國之保甲制度應始自管仲。而中國軍隊之稱連、旅、師、軍，齊時編制已有之矣。《管子小匡第二十》：“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戍，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

晏子

晏子名嬰，諡平，字仲。齊國東萊夷維邑人，即今之高密。生年不詳，卒於齊景公四十八年即公元前四九九年，孔子卒於四七九年，故較孔子早卒二十年。孔子論其生平之處甚多，並曾數次與孔

子相晤。將晏子列入〈頌山東〉之中，非因其官高祿豐，亦非因其權術高超，而因其恭儉自持，以其百萬厚祿，除供應其親屬外，幾百家失業文人賴以舉火。助人爲快樂之本，晏子於春秋時已身體力行之矣。其講道德說仁義以影響齊景公又其次焉者也。

《晏子春秋》一書，自始至終，文體一致，不似出於數人手筆。惟屬文之人，非以自述，而以第三人述之，故是否爲晏子所撰，則難以確定也。

晏子歷事三公，除崔杼弑莊公一段外，於靈公無一事及之，如係自述則爲不可能之事，故以理推之，可能爲第三人所撰，而撰者又可能是景公時人，以其生平在景公時所述最詳也。

《論語》亦有記述晏子之事。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齊景公因孔子仕魯，頗以爲憂，晏子爲其設對策，而使孔子困於陳蔡。《論語》記其事：齊景公對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子欲仕齊而晏子暗阻之也。《晏子春秋》文與《論語》文記述相符。

夏完淳與庾信同因失金陵而成賦

夏童既倣效《哀江南》而成《大哀賦》，故研究夏賦亦有研究庾賦之必要。我在《文選》中未覓到《哀江南》。《北周書》四十一有庾信生平及《哀江南》全文。《哀江南》典實不多，故流傳較易。庾賦寫於紀元五四八年之後，戊辰之年係五四八年，建亥之月係農曆十一月，梁太子蕭統卒於紀元五三二年之前，故庾賦未收錄在文選之內。蕭統生於五〇一年，徐陵生於五〇六年，卒於五八三年，庾信約與徐陵年齡相當，生於五一三年，其卒年爲五八一年。

五四八年十一月侯景圍臺城時，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守朱雀門，潰退逃往江陵，由江陵訪問北周。北周因庾有大才，扣留不放。故賦內有“昔江陵之中否，乃江陵之禍始。”夏賦中“庾開府之江關永棄。”江關有此地名，在今之奉節。而夏童所指之江關，乃係江陵，即三國時之荊州。庾賦中之“華陽奔命”係指陝西華陽。信到華陽，即一去不返。信在宮時已屆中年，故賦中有“信年始二毛，

即逢喪亂。”信解釋喪失金陵之原由稱：“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夏賦對明末之喪國，舉出原因多端有多次責備明朝之失政。

庾寫賦時已過中年，夏童成賦，海籌十六，實年十五。其典實過多，是做效漢賦。其分斷續述之結構與造句用字之美，皆在庾賦之上。祇因典實多，不易瞭解，遂不能廣為流傳，一如《哀江南》。我以為其不傳實與時代有關，文體關係不大。時代變遷，文體亦變遷。夏童以漢體為賦，不能隨波逐流，遂被清人忽視。其內容反清復明，為清朝所忌，當然關係亦大。至民國後又主張白話文，視夏賦為古董，更不受重視。我不是主張復古，而是提倡文藝復興。現在事事落後，如能恢復春秋戰國時代之哲學思想文學造詣，就需要真正實現百家爭鳴。文學創作與世界並駕齊驅，諾貝爾獎金應當東方人有份。我們希望多產生幾個夏神童，一鳴驚人，能有《大哀賦》同樣份量的作品，引起世界注意。但洋人不諳中文之美，中文之美亦難由外文譯得出來，故文學作品之精深，難由諾貝爾獎金衡量之。我希望讀者不要知難而退，努力鑽研，以求瞭解其內容，對閱讀古文，必有莫大助益。

夏子對《哀江南》背誦如流係意料中事，故提筆成文，無意便將庾文寫在賦中，亦足見庾賦影響夏子之深。唐人修魏晉南北朝史，唐令狐德棻等評曰：“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色情文學盛於南北朝，而庾信之《哀江南》却為特出之例外，所述既悲多而樂少，止“吳歎越吟，……荆豔楚舞”幾個形容字未可列為麗而淫者。麗則麗矣，淫猶未也。夏子絕不作如是觀，否則不致如是之重視之也。我數讀此賦再三，祇發現其麗，未發現其淫。

《大哀賦》做效《哀江南》之意與體裁係作於明末清初之時，文體夠古，典實夠多，當時與以後讀起來都不容易，而尤以現在為甚。遂有不喜典實之人，以為夏童造句選字都有問題，而指不出問

題之所在。非詳查典籍與洞悉當時之史事，不足明瞭其暗指明示所言爲何物。其用字遣詞絕非偶爾寫成，曾費一番思考與斟酌工夫。以後傳鈔者或以鹿爲馬，或漫不經心，遂有許多錯誤，其本人抄本遺失，傳抄者錯抄，排版者錯排，遂造成現在之版本，如能接近原抄，亦屬幸矣，欲求原文，不可得也。茲舉二句爲例：“蕭蕭長往”一句，以夏童用字之斟酌，而又係指戰征，恐原文爲“蕭蕭長征”。又“蜀市子規”一句，子規可在樹上或在山上，而在市內的可能性不大。雖版本未錄，恐爲“蜀帝子規。”蜀帝，望帝，杜宇已變爲子規。是否有當？仍請質之高明！

附：夏完淳《大哀賦》模倣庾信《哀江南賦》之處

庾：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公私塗炭。

夏：越以乙酉之年，壬午之月，玉鼎再虧，金陵不復，公私傾覆。

庾：日暮途遠，人間何世！

夏：日暮途遠，何意人間！

庾：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

夏：魯酒楚歌，烏能爲樂。吳歎越唱，祇令人悲。

庾：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夏：申包胥之七日依牆，秦庭何在？

庾：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

夏：勞者言以達其情，窮人歌以志其事。

庾：遂崇文而會武。

夏：崇文會武，東鑠西鵬。

庾：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

夏：議論廟謨，干戈兒戲。

庾：山嶽闐然，江湖潛沸。

夏：山未頽而闐然，海不波而潛沸。

庾：胄落魚門，岳填馬窟。

夏：恆落魚門之胄，空誇馬服之功。

庾：見被髮於伊川。

夏：見伊川之披髮。

庾：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

夏：問九鼎之重輕，窺三川之保障。

庾：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

夏：山鳴石鼓，宿動金精。

庾：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夏：青袍白馬之橫行。

庾：吳歎越吟。

夏：吳劍越豔。

庾：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

夏：鉅鹿沙崩，長平瓦碎。

庾：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夏：鬼有曹社之謀，天同鶉首之醉。

庾：兵弱虜強，城孤氣寡。

夏：兵弱虜強，地柔人脆。

庾：聽胡笳而淚下。

夏：聽胡笳則征夫歔歔！

庾：大樹飄零，壯士不還。

夏：義公既劫，壯士不還。

頌山東

庾信有《哀江南》夏完淳有《大哀賦》，所哀都是爲金陵之失。其實應由北方才士寫一篇《哀燕京》以紀念明思宗之慘死與李自成之陷北京，而江南不必哀。吳越時即有延陵季子，楚有屈原，又有王延壽以未及冠之少齡而成魯靈光殿賦。南朝及唐、宋時文化前移，奇才輩出，不可勝舉，華北已堂堂乎落其後矣！歐風東漸，南方海濱，先受其利。利之所在，弊亦隨之。歐風愈強，而民俗愈薄。魯之可頌，以其先有孔孟之聖，後有潔婦、義民、丁龍之可風，文才如左思、徐陵、顏真卿、顏延之、王導等無與焉。可頌者應以其民風之淳厚爲最可矜式。至明末顧亭林避難膠東時，已感民風之澆薄

而轉徙陝西。陝西遠離海岸，而古風猶存，則山東已無可頌者矣！茲將山東古風之可頌者抄錄列後，以就教於倫理學家之指正焉：

(一)秋胡戲妻，潔婦之貞烈詩文

秋胡戲妻故事，京劇中演之，未言妻投河自盡。中國戲以慶團圓為最美結局，故不言投河事。西廂故事也是先追求，後遺棄，王實甫却把它寫成慶團圓。我記此列女傳中故事，照實記述，以存其真。《史記·貨殖傳》中，言山東（山西太行山脈之東，包括河北南部在內）產絲與漆。現在仍有柞蠶絲產品。蜀人以蠶叢為祖先，又稱縹祖生於蜀，故蠶絲先產於蜀。大概春秋時，山東與四川都產蠶絲。春秋時是桑樹而非柞樹。此時山東較現在為暖，因有漆樹故也。讀列女傳故事，可見當時之民俗風情，尚忠孝，女子尤甚。晉顏延之有詩記其事，錄在《文選》之中。典實過多，無李善之注，不易看懂。序言有列女傳文，簡易而雅。《古列女傳》七卷，漢劉向撰。錄其全文，然後以拙詩述其事。欲讀文學湛深之文，仍以讀顏詩為是。

《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夫人曰：嘻！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修身，辭親而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乃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以死。拙詩曰：

洞房花燭暫，纏綿情意長。結縭五日後，脫巾結綬光。
椿萱賴奉養，持家侍採桑，五春何悠久，晨興懶梳妝。
官高祿自豐，積貯富餘糧。囊橐充金珠，買車思還鄉。
路旁傾城色，停車細端詳。“願獻金與珠，連理結鴛鴦。”
婦稱：“採桑女，奉侍二高堂。採桑堪自給，志節擬秋霜。”
歸家奉金珠，母呼女來堂。相見何驚愕，路中多情郎！
桑女勃然怒，責夫喪五常。“見色忘萱堂，不孝無情郎。”

“不孝非我儔”，投河以終殤。

《列女傳》：魯陶嬰，陶明之女，少寡，養姑，紡績爲產。魯人欲求之，女乃歌曰：“黃鵠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飛鳥尚然，況於貞良。”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撰者按：潔婦採桑養舅姑，陶嬰紡績養姑，魯人求之，不再嫁，俱屬貞烈。潔婦以夫不孝，投河以終，何女子之忠貞而男子之負心也！

晉傅玄《秋胡行》：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回目流彩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色，借息此樹傍。誘以逢郎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負心豈不慚，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鳧鳳不並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文選·詠史·宋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閒女，作賓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主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嗟奈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遊官子，勞此山川路。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僂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此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年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日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

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讎諸己。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南齊丘巨源之〈秋胡詩〉：南齊丘巨源，蘭陵人。《南齊書》與《南史》皆有其傳記，爲當時知名之士，曾批評當時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更稱戍旅十分之九爲冗隸。除武昌太守，不就，自稱寧死建康中。對當朝望賞異，不獲，常不滿。任餘杭令時，明帝高宗爲吳興太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其見殺或非爲〈秋胡詩〉之故，因其宿有不滿之情也。巨源詩繼傅玄與顏延之詩應爲三絕，惜失傳而未錄，惜哉！秋胡之不淑與潔婦之剛，頗能引起後日文人之注意。顏延之以魯人而述魯事，自事所應爲者也！

《梁書》邵陵王蕭綸，武帝第六子，聰穎博學，尤長尺牘，爲潁川刺史，加征討大都督。〈代秋胡婦閨怨〉：
蕩子從遊宦，思妾守房櫺。塵鏡朝朝掩，寒牀夜夜空。若非新有悅，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憶否？淚盡夢啼中。

(二) 太史公贊魯人爲義民

太史公書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漢王之淚，鱗魚之淚耶？抑或太史公想像中之淚也？

(三) 聖人懿行傳至美洲

錢穆教授在其遺稿〈旅美記遊〉廿三節內有如此記述：“是年七月一日余夫婦離紐海文即去紐約。紐約曾屢去不止一次。有一次曾赴哥倫比亞大學爲丁龍講座作講演。有燕京大學〔南開大學〕舊同事何廉（字淬廉），曾爲余詳述丁龍講座之來歷。謂，美國南北戰爭時，紐約有某將軍，退休後，一人獨居。其人性氣暴，好詬厲

人，凡所用僕，皆不久辭去。有山東華僑丁龍，赴其家受僱，亦不久辭去。後某將軍家遭火，時無僕人，丁龍忽至。某將問何以復來，丁龍謂聞將軍受困厄，孔子教人忠恕之道，特來相助。某將軍謂不知君乃一讀書人，知古聖人教訓。丁龍言，余家積代爲農，皆不識字，孔聖人語乃歷代口舌相傳。由是主僕相處如朋友交。一日，丁龍病，在此只隻身，我衣食所需已蒙照顧，按月薪水所積，病不起，願回主人。及其卒，某將軍乃將丁龍歷年薪水，又增巨款，捐贈哥倫比亞大學，特設丁龍講座。謂，中國有如此人，其文化傳統必多可觀。此講座則專供研究中國文化之用，至今不輟。余前在大陸時，留美學人相識不少，亦多留學哥大者，但從未聞彼等談及丁龍。新文化運動禮教喫人等議論甚囂塵上，但丁龍雖不識字，亦可謂受有中國禮教極深之感染者，彼之所爲，何嘗是喫了人。美國人深受感動，特設講座，爲美國大學提倡研究中國文化之首先第一處。國內人則倡言全盤西化，卻未注意到了龍。似乎丁龍其人其事絕不會在彼輩心意中存留有絲毫影響，斯亦可怪。”

鄉賢何思源字仙槎，山東荷澤人。北大畢業後曾留學哥倫比亞。回國後入戴傳賢朱家驊集團，後轉入CC集團，最後投中共。何曾任山東省教育廳長，山東省長，北平市長。從未聽其言及丁龍講座事。今之山東文人而無行者，比之丁龍爲何如哉！

(四)山東將軍之骨氣

李仙舟黃埔一期，山東魯西人。內戰時在山東戰區被俘。其他降將有轉面廣播向國民黨戰將勸降者。共軍亦勸李仙舟作同樣行動。他堅決答稱：“這一著山東人學不到。”最後要求回里躬耕以終其身。

(五)乞丐武七修義學

魯西生有名人武七，即武姓排行老七者，以乞討爲生。自感未入學讀書之苦，於乞討之餘暇，努力傭工，積存所得於一富人家，以爲興義學之用。鄉人憐其志之誠，助之成立一武訓中學。訓字爲後人所加，有訓示與勉勵後生之意。此中學現在是否仍存在，不得而知。然武訓之爲人與其精神，頗足矜式。捨己爲人，此亦山東人

之精神也。猶憶其宿破廟中，破瓦落頭，頭破血出，武訓歌之曰：“打破頭，出出火，修個義學全在我。”魯西亦有劣紳名王占元者，曾任直系兩湖督軍，以刮地皮之錢，買地百頃，猶欲侵佔武訓之義田。當時王住天津租界作寓公。《大公報》亦在天津日租界出版，曾有社論指斥王之貪歛無饜。山東人有聖賢義民，亦有敗類。四人幫有三人是山東人。

我以文言書此文，目的有三：(一)山東人之淳樸古風應當保存，(二)對敗類應加筆誅口伐，(三)古之詩文，皆係古文，我以為欲發揚中國古文化必須多讀古書。

讀紅樓夢偶見

張一中

紅樓夢書中有許多描寫，對讀者富有挑戰性，引逗他去作進一步的追求，增高讀此書的興趣。這是曹公手段超人的地方。我不揣鄙陋對幾項謎語和事件，提供了答案和詮釋。這只是嘗試，正確性大有問題。無論如何，大膽的寫出來，聊供同好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倘能發生拋磚引玉作用，那更是望外之事了。

(一)壽怡紅羣芳夜宴坐次(第六十三回)

關於夜宴的坐次問題。聽說俞平伯先生曾作研究。但不幸我手上缺乏文獻，不明俞先生的排列如何。茲就愚見排列如下。以晴雯爲1號。

<u>座位</u>	<u>人名</u>
1	晴雯
2	香菱
3	寶琴
4	探春
5	寶釵
6	李紈
7	黛玉
8	湘雲
9	寶玉
10	襲人
11	芳官
12	四兒
13	碧痕

14	春燕
15	秋紋
16	麝月

全體十六人，除開寶琴、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及秋紋外，其餘十位可按書中所寫，照骰子點數排出。但這裏有個問題，因為不同版本的紅樓夢所載晴雯首擲的骰子點數有“五”和“六”兩種。

“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註”的版本之點數是“五”。倘用此數，排次甚易，如上表所示。“大東書局出版，胡適考證”的版本所載之點數為“六”。倘用此數，照書中所寫排次，則發生混亂。不幸胡適先生未留意此點而引排次的困擾。

根據書中文字，以晴雯為首位將寶釵等十人排次以後，尚有六個座位，3，11，12，13，14及15和前面所云六位會員必須按排。我們將寶琴放在第3號，因為她不是丫頭（……襲人等〔丫頭們〕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而又與香菱是一家。我們將芳官排在第11座上，緊靠襲人。因為寶玉曾將飲餘半杯酒遞給她喝，相距不過伸手之遠。秋紋是大丫頭級的，當與麝月、晴雯相似，故排在第15座上。四兒與芳官較密，故排在第12座上。剩下第13，14兩座，給碧痕和春燕了。

寶玉房中八位丫頭，以襲人為首循炕沿而坐，香菱雖是丫頭，但在怡紅院，她是客座丫頭，地下坐了八位已經太擠，我們想她應坐在炕上靠近地下的晴雯。另一端則是寶玉，靠近襲人。炕上八位，如何坐，要看炕的寬度和長度了。或中間四位，左右各二位，或中間不設座，左右兩端各四位。地上的排列是襲人和晴雯各據一端，孰左孰右要由計數時的旋轉方向而定。或順時針，或逆時針。這個問題留給專家去探求吧。

（二）自相矛盾處

下面幾處自相矛盾，想係多次易稿所致，當然無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不知讀者注意到沒有，因此提出來。

（1）花塚在沁芳閣附近。此閣是外河之水入園之口，水向園內流，

(十七回：原來這橋邊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但二十三回：“寶玉……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顯然水是由園內向外流了。

(2) 修建大觀園時，會芳園之牆壁及樓閣，皆被除掉，會芳園已不存在。(十六回：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但在七十五回賈珍賞月，“就在會芳園叢綠堂中，屏開孔雀……”並聞祖宗嘆息。

(3) 九十三回：招貼“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的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尋找”。但十六回：“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草房盡已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據此，從前的舊夾道早已打通了，哪裏還有。

(4) 八十回中說，香菱不能生育。“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皆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但百二十回中說她為薛家生一子以承宗祧。“小女英蓮……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

(三) 十二釵各有所歸

<u>飛鳥各投林</u>	<u>對象</u>	<u>說明</u>
1. 爲官的家業凋零	湘雲	世家凋落
2. 富貴的金銀散盡	寶釵	豪商衰敗
3. 有恩的死裏逃生	巧姐	劉姥姥受恩知報
4. 無情的分明報應	妙玉	出家斷絕俗情
5. 欠命的命已還	可卿	吊死鬼必找替身才能投胎轉世。秦氏找鴛鴦而秦氏必爲前鬼所找。
6. 欠淚的淚已盡	黛玉	來人間還淚
7. 冤冤相報實非輕	迎春	孫氏之惡愈常理，必係前世深冤，今世相報。
8. 分離聚合皆前定	探春	遠嫁

9. 欲知命短問前生	元春	元春不能多享榮貴爲前生所定。
10.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李紈	蘭兒榮顯
11. 看破的遁入空門	惜春	看破紅塵
12.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熙鳳	弄權、謀利，招抄家之禍，結果財名兩空，羞憤而亡。

(四) 有趣雜項和問題

1. 賈府命名，皆有法規，曾祖輩，演、法從“水”。祖輩，代化、代善，從“代”。父輩，敬、赦、政、敏從“文”。子輩，珍、璉、珠，從“玉”。照此寶玉應名“珽”，但未如此作。孫輩，蘭、芸等從“草”。但寶玉的遺腹子名“桂”，亦不照規矩。不解曹公何以將寶玉父子作例外。

2. 書中男人不論老少多有字。如秦鐘字鯨卿，薛蟠字文起。爲什麼曹公不給字於賈珍、賈璉及寶玉而反給李紈？

3. 鳳姐吸烟，是奇事，見於 101 回：寶釵“只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訕着自己遞了一袋烟，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其他人那一位吸烟未見提過。當時的鼻烟壺很風行，但亦未入曹公筆下。

4. 書中對病、死、喪葬都大費筆墨，而對婚嫁喜慶如薛蟠之娶金桂、迎春與探春之出嫁，只草草描寫。這是否表示曹公的人生觀是非常消極的？

5. 書中青壯人物不少，如賈珍、賈璉等，妻妾也多，但除巧姐外，更無生育孩童之事。曹公爲何不願描寫孩童，這與消極的人生觀是否有關係？

6. 曹公對琴棋詩畫，有極精湛的論述。而對書法、印章雕刻則未發議論。難道曹公不諳此道？

7. 書中雖有樓房，但賈府人不住樓上（只作儲藏用）。書中之炕是否即北方之火炕？書中對廁所無描寫。藏龍有多大？其上可睡人。

8. 書中對女人的頭飾及衣服有精細的描寫，但未及足部。連大脚或小脚也看不出來。（只略寫傻大姐脚大，黛玉的雪靴，鴛鴦的紅繡鞋）。

9. 書中對食品雖有不少描寫，但未詳述大宴會的菜色。每宴必有燒黃二酒，但無特別名稱如紹興、花雕之類。

10. 寶玉與秦鍾相會時，各為十二歲。寶玉與襲人試雲雨在此之前。十一二歲的孩子已春情發動，似太早熟了一點。

(五) 謎語

第五十一回中，薛小妹新編懷古詩十首，內隱十物。我至今未見解答。茲試猜如下：

赤壁懷古 其一

所隱之物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載空舟。

走馬燈

喧闐一炬悲風冷，無限英魂在內遊。

（綫索：紅燈有火無水。燈上常有詩詞或謎語等文字。燈內熱氣上升，冷氣由下而入，沖動人馬而旋轉。）

交趾懷古 其二

銅鑄金鑄振紀綱，聲傳海外播戎羌。

銅水烟袋

馬援自是功勞大，鐵笛無煩說子房。

（綫索：金屬笛是關鍵。水烟袋之管如笛，吸過一裝，將灰吹出。）

鍾山懷古 其三

名利何曾伴汝身，無端被詔出凡塵。

風箏

牽連大抵難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頻。

（綫索：上天出塵，但為塵綫牽連而不能脫。身輕如葉無名無利。）

淮陰懷古 其四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

乞丐(鉢)

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綫索：討飯的上門，狗先叫咬。必須防犬。所討不過一碗半鉢之殘茶剩飯）。

廣陵懷古 其五

蟬噪鴉棲轉眼過，隋堤風景近如何。

柳

只緣占得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

(綫索：柳上有鳴蟬棲鴉。隋堤以柳聞名。柳腰，柳巷，都是風流名稱。)

桃葉渡懷古 其六

衰草閒花映淺池，桃枝桃葉總分離。 燕子

六朝梁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綫索：六朝梁棟是關鍵。前兩句零落場面引起弔古情懷。“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湧上心頭。壁上樑間是燕子居處。)

青冢懷古 其七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撥盡曲中愁 墨斗(木工用)

漢家制度誠堪嘆，枵櫟應慚萬古羞。

(綫索：黑水，墨水也；冰弦，墨綫也，以綫取直而不愁木曲也。枵櫟無用之木也。)

馬嵬懷古 其八

寂寞脂痕漬汗光，溫柔一旦付東洋。 粉撲子

只因遺得風流迹，此日衣衾尚有香。

(綫索：脂痕，汗光，嫩臉香腮，粉迹，餘香)。

蒲東寺懷古 其九

小紅骨賤最身輕，私掖偷携強撮成。 梭(織布用)

雖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綫索：梭身輕小，往來傳綫〔橫綫交順綫成布〕，梭內綫軸用完後，即為織女吊起取出換軸。)

梅花觀懷古 其十

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拾畫嬋娟。 月亮或團扇

團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綫索：嬋娟，嫦娥常用來代表月亮。詩詞中常用梅柳來陪襯明月。因此月亮當是謎底。但月亮的週期是三十天。與一別一年不合。團扇如月，秋後即不用，比較合宜。不然即指定為“中秋月”。)

第五十回中，寶釵、寶玉及黛玉各製一打物謎如下，茲一併試猜：

謎底

鏤檀鏤梓一層層，豈係良工堆砌成？

雕木摺扇

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

(如檀香木扇)

(綫索：層層由雕木而成。而不是樓閣。無檐角銅鈴作響，但有風有雨。當是揮汗如雨以扇鼓風而涼之。)

天上人間兩渺茫，琅玕節過謹隄防。

箭

鸞音鶴信須凝睇，好把唏噓答上蒼。

(綫索：注視飛鳥而向空發嗖嗖之聲。箭出之後不可復得。箭竿端為利鋒不可大意。)

駃騠何勞縛紫繩？馳城逐壑勢爭獍。

紙馬(走馬燈)

主人指示風雷動，鰲背三山獨立名。

(綫索：不用繩纏，當然不是活馬。由人使之動應是機器類製品，鰲背三山是燈山景色。合而言之，指向走馬燈中之紙馬。而此燈在燈山中特別出色。)

詩 詞

天一閣

余 湘

小引：余來天一閣已十載有奇，兼嘗園林幽趣，值此歲序更新，爰綴俚句，藉志鴻爪云爾。

(一)

古閣聳雲天，藏書逾萬千，珍槧與善本，傳世數不鮮，方志遍全國，《登科》①有完篇。東明范司馬，搜羅勝前賢。

(二)

解放一聲雷，庋藏得復恢，士林紛捐獻，繼往又開來。廣徵與博採，古爲今用材。牙籤壓鄴架，縹緗滿樓臺。遷來尊經閣，陳設出新裁。金碧琉璃瓦，南北遙相陪。明州碑林繞，任人細徘徊。

(三)

東園氣象新，池水養錦鱗，巍巍凝暉堂，碣帖滿室陳。豐坊文徵明，妙筆若有神。林泉多奇石，羣鳥各爭春。蒼松翠柏秀，亭榭了無塵。

(四)

草堂名東明，嘉賓笑語盈。羣英揮椽筆，留得深遠情。吾今來

勝地，日坐寶書城，老驥終駑駘，自愧無一成。

註釋：

①《登科》指搜藏明代歷朝進士登科錄，數量宏富為全國冠。

賀宜興市尹瘦石藝術館落成典禮之喜 殷安如

陽羨垂虹隔水望，比鄰輝映煥容光。
榕湖初識文星聚，蜀地重逢詩畫彰。
一片丹心留翰寶，千秋碧血著華章。
高風亮節清如許，藝苑宗師世代香。

客裏春秋筆意

馬國均

客居美國數十年，親歷政治、經濟、社會……等之變遷交替，感慨殊深！因憶昔年甘乃迪及尼克遜競選之歷史性電視辯論，時寓居紐約，四五學友，共聆其詳。事後各抒評語，我道：“富甲天下，人才寥落”八個大字，衆皆駭然者久之。今日回思，證諸爾後三十餘年之史實，此語猶信然有徵也。

因廣斯義，詠此七古長篇，心曲餘音，亦近詩史。昔春秋謹嚴，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我詩略述異邦半世紀來興衰軌跡，故題曰“客裏春秋筆意”云。一九九三年立秋後三日國均於賓州眉月村小休堂。

富甲天下美利堅，人才寥落殊堪憐。
半世紀來執政者，每況愈下今空前。
風雲時會羅斯福，經濟蕭條民燬鯨。
豐年五穀沉洪濤，千萬飢民難果腹。
仁心仁術濟時艱，水壩興修萬戶歡。
壯者安之老有養，社會保險弭飢寒。
水火斯民猶在賑，德日猖狂孰可忍。
轉將參戰懲兇頑，待見功成星遽殞。
臨危受命杜魯門，德宇難追典範存。
帷幄運籌摧勁敵，縱橫捭闔挽乾坤。
西線初降東正討，敢用核彈夷廣島。
快人快事快降魔，史論是非容尙早。
東瀛臣服望朝鮮，欲覆中華擴霸權。
將相不和軍不武，騎虎難下旋歸田。

英雄蓋世艾森豪，歐戰歸來衆望高。
入主白宮憑信誓，“立停韓戰假屠刀”。
京華冠蓋多蟲賊，樽俎折衝常敗北。
頽然寄興高爾夫，一任無爲天下式。
曲終人困已聲嘶，語重心長告別辭。
“朋比軍工勢傾國，不加針砭悔嫌遲”。
玉樹臨風甘乃迪，意氣飛揚輕樹敵。
登基甫月侵古巴，覆沒全軍嚼敗績。
率爾興兵赴越南，泥淖深於萬丈潭。
五十萬傷五萬死，傷者死者誰心甘。
聞道蘇聯衛星發，倉卒欲攀天上月。
民膏千億付東流，空訪嫦娥廢宮闕。
德州刺客罪容誅，遂令強生握璽符。
覆雨翻雲好身手，人權法案樹嘉謨。
出身國會諳權術，縮領草倫如子姪。
前朝懸案積如山，此日篇篇皆入律。
越南敗績信頻傳，反戰呼聲震九天。
遂使強生成弱主，身心俱懣讓高賢。
一代梟雄尼克遜，誇道休兵操左券。
兇殘暴虐勝強生，未挽狂瀾兵困頓。
青年反戰勢滔滔，屠殺拘捕志不撓。
西貢楚歌聲四起，軍前棄甲覓潛逃。
內外相煎滿招損，受益還從務根本。
改弦易轍友中華，東亞風雲遂安穩。
縱橫左右正逢源，狗盜雞鳴困水門。
忍辱掛冠歸故里，千秋功罪總難論。
殘棋收拾費週章，福特調人頗擅長。
鼎沸輿情爰漸歇，牧民秉國未當行。
辯才多礙難膺選，卡特從容受冠冕。
正心誠意欲維新，宵旰勤勞何阻勉。

囂囂國會虎狼多，鉅室豪門競網羅。
國豎民瘼誰管得，白宮新主奈伊何。
孤芳本是喬州長，抱樸懷仁民所仰。
欲憑貞幹整乾坤，爛額焦頭空悵惘。
傳來消息更心憂，伊朗沙皇祚運休。
傀儡曲終鐘鼓歇，牽繩洋客頓成囚。
交兵訴武非輕易，投鼠終需還忌器。
折衝樽俎待俘歸，競選失宜終遜位。
四年憔悴與堅強，贏得南柯夢一場。
異代春秋存史筆，時危尚德應留芳。
雷根當選震京華，權貴豪門銳爪牙。
上下交征都是利，繁榮政策任矜誇。
朝野無聲諫貪鄙，令色巧言人所喜。
優俳情性老難移，元首游言何俗俚。
強梁鬧劇最當行，南美中東擇戰場。
種族憑凌衆暴寡，愚民歌頌德無疆。
八年粉墨終垂幕，國帑空虛民益弱。
四萬億債無由償，百代兒孫憐命薄。
衣鉢真傳授佈施，靈符巧咒未承師。
也曾辣手司梟謀，也聘神州漸識時。
外交炙手聲喧赫，輸却平章經濟策。
民生凋蔽內憂深，安內飲鳩征外敵。
中東再度動干戈，愚民鼓舞忘沉疴。
荼毒回民如獵狩，凱歌聲歇奈饑何。
饑腸轆轤伊誰咎，指點佈施斯罪首。
興邦乏策戰無功，落選海隅從釣叟。
白宮新主克林登，氣質才華副重膺。
日理萬機容小忝，盛年多忌是驕矜。
願君休步前車轍，擅動干戈斯滅裂。
尋求國泰與民安，近者懷之遠者悅。

踴躍蹉跎半載餘，尚無一策樹規模。
縱容國會諸賦小，覆餗堪堪愧萬夫。
檢點風雲半世紀，卅一時賢孰那揆。
世風日下政風頹，昔日豪強今點矣。
爲富由來易不仁，治家治國兩相因。
使君慎勿誇民主，選擇非人何足論。
江山代有人才出，齊選英才應自律。
易俗移風自廟堂，百業千行斯務實。
爾時民主示全球，學國驕奢暴戾休。
展望未來新世紀，老夫何幸此淹留。

歐遊拾綴

馬國均

(一) 紐約赴倫敦

比翼休辭遠，歐遊拾物華。
浮生如過客，鷗鷺不思家。
雲海連滄海，朝霞送晚霞。①
遙看輕霧裏，三島亂橫斜。

① 黃昏離紐約，晚霞滿天；晨抵倫敦，朝霞如畫，相差僅五小時耳。

(二) 白金漢宮

裘帽彩衣新，爭看舊羽林。
宮廷久寥落，儀仗尚精神。
軍樂隨風近，干戈照眼明。
旅人娛耳目，誰復羨龍麟。

(三) 溫莎古堡

古堡在溫莎，王孫世世家。
宮牆入雲表，禁壘委泥沙。
武庫存餘勇，城池綴野花。
英雄能創業，無計衍才華。

(四) 巴黎

美酒洗征塵，扁舟泛賽因。
莊嚴凡爾塞，壯麗凱旋門。
鐵塔遙看近，羅浮舊更新。
花都看不足，今夜宿湖濱。

(五) 巴黎夜總會

即興染紅塵，胭脂憶秣陵。①
香檳浮鬢影，瑤席厭饕珍。
舞羽霓裳曲，冰肌玉骨身。
秦淮舊歌女，不似此亭勻。

①巴黎最豪華之夜總會之一，名Moulin Rouge，爰譯之爲“秣陵脂粉”。

(六) 宿洛桑湖畔

倦履結仙緣，峯迴路更旋。
茫茫萬頃碧，戶戶百花妍。
逆旅無塵雜，滄浪有畫船。
不知詩品潔，但覺近天然。

(七) 洛桑

何處是天堂，天堂近洛桑。
湖光波灑灑，山色鬱蒼蒼。
小寺亭亭古，繁花樹樹香。
巴黎無笑靨，此地最尋常。

(八) 乘鐵索登山頂

絕壁撼蒼穹，蓬萊路未通。
瑤池千嶂裏，兜率半山中。
萬丈雲梯險，無邊造化功。
幽蘭滿空谷，香透帽簷風。

(九) 過阿爾卑斯山赴意大利

仙源夢初覺，又待續詩篇。
曲折關山險，崎嶇隧道連。
英雄俱往矣，戰壘尚存焉。
千古興亡事，依稀在目前。

(十) 水鄉威尼斯

水鄉百餘島，島島有橋連。
曲折縱橫港，悠閒大小船。
方場留古寺，文物仰前賢。
最是鐘樓巧，無差五百年。

(十一) 水鄉夜泛扁舟

泛彼“甘多辣”，①黃昏汗漫遊。
一城皆是水，無處不行舟。
寺院依稀古，乾坤閃爍浮。
遙聞小夜曲，人地兩風流。

①意大利人稱小舟為“GONDOLE”，音譯為“甘多辣”。

(十二) 佛羅綾斯

文藝創新型，光芒照日星。
精心垂建築，妙手寫丹青。
大衛堙名籍，①浮雕起性靈。
誰憐大匠苦，晚景最凋零。

①佛城爲歐洲文藝復興之聖地，“米克朗羅吉”之名雕人像“大衛”，尤爲有名。

(十三) 羅馬廢墟之一

羅馬屠城日，中原唱大風。①
英雄自殘忍，異曲總同工。
奴役渾無類，奢糜未有窮。
天教成一炬，原不計西東。

①古羅馬帝國大致與中國秦漢同時，故云。

(十四) 羅馬廢墟之二

英雄造時勢，地跨亞歐菲。
血腥漫滄海，干戈決是非。
教場窮鬪武，劇院擬宮闈。
此日臨斯土，頽垣認劫灰。

(十五) 聽教皇殘虐故事

政教同爲虐，異己苦凌遲。
聖母原無淚，蒼天未有知。
經書蒙血跡，從者失仁慈。
代有春秋筆，何人釋此疑。

(十六) 意大利人素描

英雄雖往矣，風流今尚存。
晝寢忘宵永，烹調負盛名。
人人嗜醇酒，處處有歌聲。
騎士縱橫慣，行車險絕倫。

(十七) 歸去來兮

歷遍好湖山，風塵滿面顏。
一囊詩句滿，半月壯遊還。
省識倫敦舊，留連瑞士閒。
巴黎嘈雜雜，羅馬古斑斑。

巴黎雜詩

龔書煇

(一) 埃菲爾鐵塔二首

凌虛直上三千尺，瞰視真堪小九州。
標榜乾坤空一塔，須臾百載夢悠悠。
絕頂高寒一望收，埃菲心志渺難求。
不知愛迪訪談日，可有蒼生衽席謀。

(二) 凱旋門

氣吞河岳永名存，赫赫拿翁不世尊。
盔甲威儀成想像，千秋雄偉凱旋門。

(三) 羅浮宮四首

風華絕代說羅浮，金碧輝煌二百秋。
珍寶搜羅跨世紀，儘多藝品展風流。
巍然金字塔雄姿，拔地長空卓犖奇。
浪漫莊嚴兼少有，千秋華裔永名垂。
蒙娜麗莎笑顏開，一畫千金洵足誇。
好爲細君留小影，願伊笑亦永如花。
凌烟閣上無名者，猿鶴沙蟲總可哀。
一將功成枯萬骨，畫圖省識霸才來。

(四) 聖母院二首

古寺蒼涼九百年，聞曾神衆此昇天。
玫瑰窗頂風華甚，寶相莊嚴七彩鮮。
鐘樓駝峽久名聞，不數歐西舊典墳。
聖母院今瞻仰日，居然不酒欲微醺。

(五) 拿破崙墓二首

六重棺槨巍然聳，倚檻人爭俯首看。
憑弔即今成勝跡，千秋愧煞曹阿瞞。
滑鐵盧終一蹶休，劇憐再起計難售。
輸他力盡拔山日，孤島餘生作楚囚。

(六) 路易十四皇宮二首

東西媲美誇羸政，畫棟雕梁說獨夫。
未縱阿房三日火，斷頭台上兩頭顱。
如虹氣勢說開天，驕侈荒淫欲無前。
巴士的囚竿揭日，自由民主創新篇。

(七) 塞納河一首

悠悠塞納東流水，畫舫遊船細細波。
十八名橋都過盡，河邊橋上麗人多。

(八) 香舍麗榭大街一首

香舍麗榭走匆匆，雅座咖啡有底忙。
我亦倥傯千里至，露天小坐話滄桑。

(九) 舊巴黎一首

人聲燈火舊巴黎，窄窄短街簷角低。
及比香濃留客久，寫真於此創新題。

(十) 賦歸二首

未須更納遊山履，且逐芳華記夢緣。
九日花都欣小住，竟能不杖作跛仙。
行脚巴黎日五里，歸來雙足有餘痠。
小詩聊記當時意，熱汗如潮雨不寒。

題夏完淳《大哀賦》

龔書輝

豈獨人奇文更奇，大哀一賦繫天維。
子以椽筆文山血，正氣乾坤萬古垂！

國際南社學會成立五週年紀念

龔書輝

典型南社足千秋，文字盟心五載遊。
矜式先賢資踵武，仰瞻遺範擯風流。
物華天寶中州阜，世貴炎黃國際酬。
此日詠觴欣附驥，披襟相與上層樓。

春 望

龔書輝

燈火闌珊絃月暈，輕羅薄綃隱雙鬢。
弄寒作暖春三月，斜雨尖風海一灣。
燕子不來荒故壘，梅花開遍舊江關。
龍眠潑墨寧多觀，大塊文章未眼慳。

野鶴低翔小雀驚，老松夭矯正嬉晴。
昨宵燈火昨宵夢，明日黃花明日情。
桑葉未枯蠶豐繭，孤舟待渡槳雙橫。
好風好月春寒凜，呵手頻將熱茗傾。

申叔兄寄示春望詩兩首爰用 原韻回答月前返鄉感想如次

王詠蘭

憶幼嗜痴成癖好，氍毹客串扮釵鬢。
壯年獻藝紅京滬，垂老傳薪滯港灣。
懷念歌壇縈夢寐，強支病體返鄉關。
梨園邂逅多新秀，京兆盛筵費不慳。

千島焚船事震驚，改程返美喜天晴。
可憐遇劫台灣客，未解迎賓大陸情。
掩飾罪行人憤慨，扣留遺物警專橫。
不思檢討謀興革，自毀棟樑巨厦傾。

癸酉生朝（此乃書輝兄賜教兩律）

王詠蘭

一痕月正照東方，千里冰封萬丈光。
問舍求田稚子夢，看雲聽水老夫狂。
閉門常覺閒難耐，汲井翻疑綆不長。
茗飲朝朝耽苦澀，防他枯盡未枯腸。
年青意氣悔全刪，無復鷹揚舊酒顏。
足繭始思芒履便，手龜肯放管城閒。
維生誤學兒悄語，養老方難髮莫斑。
靈彩滿天天不老，晨曦陸泳一扶孱。

癸酉歲末時事雜感

王詠蘭

其一

入境不知彼俗方，敲門問路一槍亡。
殺人妙可不償命，兩則新聞到處揚。

其二

昔日午妻傳寶島，今番富賈學齊人。
孰知結髮生情妬，來美尋仇兩命陳。

其三

男歡女愛不稀奇，強渡關山事匪夷。
跨下命根遭割斷，公堂對質判差池。

其四

隔海喜逢夕照紅，百年冥誕捧元戎。
豐功偉業宣揚語，難敵御醫一口風。

其五

愴目加南劫後場，傷人毀屋豈尋常。
冥冥若有真神力，何至降災害四方。

其六

人道加州多震帶，移民依舊似狂流。
自由富裕遙傳誤，冒險投奔不少休。

詩友龔書輝兄面示兩律索和即答

王詠蘭

其一

治療痼疾賴丹方，癒後驚奇禿髮光。
昨夕遲眠憂地震，今晨早醒怒風狂。
出門訪友嫌時促，入座待君覺漏長。
幸好詩翁酬宿約，面交佳作喂飢腸。

其二

老夫尋芳興已珊，偶提韻事感羞顏。
詩書藏屋有何用，柴米惱人豈等閒。
幸得美方紓鮒涸，愧逢知己論荆班。
但求早復頑體力，不使婦孺笑吾孱。

古閩王中行竹於午餐會後兩小時時爲癸酉年臘月廿二日返舍之際。

世界名建築一羣

張一中

(一) 北京故宮

紅磚金瓦帝王居，明去清亡曾幾時。
代有英雄成霸業，可憐空作萬年期。

(二) 長城

長龍分隔漢胡家，頭枕蒼洋尾鬪沙。
萬里雲山千載淚，到頭敵我一中華。

(三) 自由女神 (美國)

火炬高燒唱自由，火焰熠熠照全球。
逐臣嗜透飄洋味，遙望觀音喜淚流。

(四) 帝國大廈 (美國)

摩天帝國樓，絕頂風光好。
舉手抄白雲，低頭看飛鳥。

(五) 白宮 (美國)

白玉砌成宮，晶瑩如積雪。
寄言座上人，與石比貞潔。

(六) 華塔 (美國)

塔品猶人格，高明復直正。
風霜兩百年，聳立超塵境。

(七) 愛非爾塔 (法國)

雲表琵琶轟法京，天心聖曲賴彈鳴。
盧梭孟德一揮手，龜鱉龍蛟出海聽。

(八) 克里姆林 (俄國)

赫赫紅場未改顏，炫宮葱頂欲冲天。
列寧骸骨宮牆住，抑怕沙魂悄悄還。

(九) 金字塔 (埃及)

昔聞金字塔，今拜帝王墳。
埃及文明早，可憐失後人。

青春歌

張一中試譯

青春原不照年量，心境歡愁定短長。
勿計青絲與紅頰，只須意壯及心強。
情感活躍想像富，生命源泉湧異香。
能蓄雄心制懦弱，力爭冒險棄安詳。
五十英雄心未老，廿年空殼笑人腸。
老邁不因年紀大，衰亡都緣信心喪。
日月但使皮成縲，頹廢却致魂不揚。
煩愁惡夢來長夜，可令低頭變灰囊。
莫問年齡青與老，好奇喜趣內心藏。
樂探外星生妙想，尋異追新動靈光。
渴求新奇如嬰稚，人生興味實難量。
信仰活心疑則老，誠信則生懼則亡。
青春端在多希望，衰老皆由希望喪。
君心深處無綫電，通人通地通昊蒼。
一日靈收真善美，一日生命愉且光。
一朝綫落音畫斷，心情悲絕似冰霜。
君誠老矣無生趣，唯祈慈悲降上蒼。

花都偶成十首

楊立達

(一)

天涯回望古神州，故國迢迢萬里愁。
異域投荒思故舊，寄身天外一沙鷗。

(二)

人生如夢奈何天，浪迹他鄉年復年。
嬌女回天頻入夢（注），蕭邦一曲淚潸然！

(三)

中原迢遞風光好，楚客天涯思故鄉。
携手還鄉原是夢，新亭淚盡復哀傷！

(四)

頻年萬事不關心，小鳥枝頭空好音。
海外樓遲忘歲月，可堪客舍自行吟。

(五)

巴山如畫昔年遊，故國風光有夢留。
彼女嬌嬈驚望斷，如雲如幻正堪愁。

(六)

天涯作客飽風霜，四處爲家寄此身。
夢裏不知身是客（借句），客中夢作葛天民。

(七)

神州父老望昇平，滿地烽煙未息兵。
兩岸商談傷往事，艱危門戶痛離情。

(八)

燕趙悲歌易水寒，鄉關回望哀民殘。
九州歷劫千秋恥，民主自由處處歡。

(九)

萬里家山惹夢思，無端回首昔年時。
何年歸看神州景？浪迹天涯空自悲！

(十)

故園擾攘亂紛紛，海外飄零欲斷魂。
樂土桃源何處有？人間到處有風雲。

1994年於花都巴黎

(注)長女楊小佩性聰慧，愛好音樂書畫，幼習鋼琴有成。九歲參加全臺鋼琴比賽，榮獲首獎。十六歲畢業於法國巴黎音樂學院，名列前茅。(以三年時間修完八年課程)。旋參加國際鋼琴比賽，多次得獎。按巴黎音樂院規定，畢業考試須由院方聘請七位名音樂家為評審員，凡得七位評審員之五票者，即已畢業；楊小佩則獲七位評審員之七票(PREMIER PRIX DE PIANO A L'UNANIMITE)，為畢業生中之最優秀者。法國大作曲家梅湘(OLIVIER MESSIAEN)曾因此將其全部作曲，託巴黎音樂院致贈與楊小佩，祝賀她畢業演奏成功。1968年，楊小佩參加日內瓦國際比賽得獎後，美籍名作曲家柴彼寧(ALEXANDRE TCHPININ原為俄籍，曾任上海國立音專教授)曾讚譽她為“最成功的東方少女鋼琴家。”不幸天不假年，於1990年病逝美國加州，年僅41歲，親友無不痛悼。

一九九四年附記

詩四首

王學曾

一九八二年除夕述懷

本爲清閒思退休，退休之後事更多。
避煩勉作鬧市隱，我不求人人找我。

文革之後偶成

王孫避秦走天涯，芳草欣欣湛清華。
誰云異鄉非故土，到處結廬便成家。

注：後讀《文選》，古人有“湛清華”之辭。我當時寫詩時尚未讀《文選》，此三字竟與古人造句相同。但我絕非拾古人牙慧！

近親無考入大學者，乃失望即書此

有心種花花不發，無意栽柳柳成蔭。
奇才何必出我家，孔門祇有一聖人。

注：後發現前兩句古人已有之。此又與古人雷同，然絕非抄襲前人之句也！

老同事回國前有“落葉歸根”之句，有感而書此

落葉偏遇狂風侵，子粒落地又生根。
華胄子遺滿宇內，走遍天涯有故人。

虞美人^{肆闋並序}

鄧蓉生

春歸時節，前庭兩排桃樹；鮮花爛漫。昨晚急風伴雨；落英繽紛，遍地殘紅。黎明驟雨初歇；抽閒徘徊於香徑。枝梢拂面；花朵雖染脂粉，猶縈新皺。念風雨無情；嬌媚易逝如斯。庭院蕭條；觸目而興感懷。

廳堂前景東風漸，粉雪桃花豔——晨鐘催曉閃微星；對鏡畫眉，靨映淡妝屏。臨窗深究詩書意，夜覽春秋志。良辰暗換負春時；人靜憑闌，望月寄相思。

暮春摘取芳花弄；錦瑟華年送。人間多恨叙情知；爭羨因緣，盟誓不相宜。記得月影約人語；情斷惹紅處。祝英台近欲爲難；天賜佳期，冷落竟幽怨。

秋風簾卷游絲旺；美景人生忘。浮生萬緒等閒違；餞娛無端，冷暖嘆餘暉。丁香結聯活沒當——憔悴悄流浪，飄泊羈旅恨悠悠；却亂紅飛過，夢鎖離愁。

晚來風雨將遲暮，魂斷衷情訴——霜鬢金鏡照西廂；優心情緒厭梳粧，黯分香。辭南浦，故人安聚？怎忍凌波去！凋零歲月不勝窮；人生一瞬事成空，月明中。

長江三峽賦

鄧蓉生

長江源出青海，流入東海；實爲中華民族奮發圖強之基地。三峽蓋山川之神秀者也；起於四川之白帝城，至於湖北宜昌之南津關；西爲瞿塘峽，中爲巫峽，東爲西陵峽。賦者詩之流也。三峽形勢雄偉，水流湍急；其豐富之水力資源須作充分之利用。四千年來，長江流域苦於災患。廿世紀之初期，國人始從事揚子江水道之整理；進而測勘長江上游三峽之水電，並研擬三峽水壩興建之計劃。對此上等水利工程之興建，論者持正反之意見；其爭論持續達數十年之久。當長江三峽水壩興建計劃即將付諸實施之時，學者對其工程方案咸懷怨思而有存潛在危機之議。昔孫中山先生治理長江謂自宜昌而達四川盆地一段長江，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折流以行，又可資其水力以益人民。余因而發明其旨意；援個人之所學，並參照專家之見解，闡明興建三峽水利工程之意見並列舉其原則與方針，以裨於中國社會國民經濟之建設。因時建德，賦山川以述志焉。其辭曰：

長江大川，盤紆奔流。
雲飛揚以蒸液；據淵海以吐溜——
雪峯巍峨，麗水閃爍；
激流蜿蜒，飛波濺浪，
似春雷劈擊，雷霆萬鈞。
雅興爭渡，岷江競舟；
百川派別，宜賓歸江。
江陽江流東瀕嘉陵；
雲貴烏江涪陵洩洪。
白鶴梁之題刻，慕神祇之精工；
冬春枯水，詩文畢露。

出忠縣，謁雲陽——
流水洄洑，波浪涵澹；
峭壁危崖，氣勢威嚴。

既莅夔州，觀瞿塘之勝狀。
登白帝之樓閣，瞻浪水之漩渦；
絕壁並峙，水流崩騰。
若夫崇巘峻嶺，草木鬱茂——
芝蘭絢爛，芍藥鮮紅；
芎藭展繖序於分枝；
射干抽夏莖於立秋；
當歸全草，大黃葱龍。
是以百卉因皋壤以滋蔓；
夏秋之際，風雨飄颻；
蕭索之氣，夷則爲心。
且夫仲春令月，風箱洞響，
翠鳥聯翩，瞿塘翔翔；
鱗沂流以繁殖，鱗流目而索餌——
淪猗瀾漫，水深難棲；
過流頽波，輻輳迷津。
爾乃漂溶壑而紛披；
散連珠而泮渙；
於是紫貂睚眦，水獺祭魚——
知風草前百鱗翻鱗；
沿階草邊鳳尾晦迹。
然而其區之所產，
璇玉翕赫，奧衍蒙籠；
玖珥隱曜，瑤玖玢璘；
淪瓊琤於塗隩，惜九州之所珍。
若乃眇觀大溪遺址，

流連熈溪；
風光如畫，心曠神怡；
縱心於物外，遊樂至日夕。

大江東流，觀巫山之峻嶒。
谷音方盡，餘弦更興；
層巒疊嶂，蟠據地勢；
青壁陡削，巉巖嶽峯；
溪澗積阻，懸泉飛漱；
素湍迴清於春分，綠潭倒影於冬至；
岑巖峽岨，石徑紆軫。
於是逍遙步游於礧石；
清水澗旁畫眉婉轉；
十二峯巒江濱列位；
神女廟前瑤姬舞，朝雲峯巔白鷺飛；
起雲昇霞，望霞凝視；
雲霧連綿，鳥獸阜滋。
至夫丘陵分佈，山巖陂陀；
萬縣東引，迄於秭歸——
田園墾殖於岸邊，青茗收穫於茶圃；
是以雲煙縈積，淫雨霏霏；
大水汎美，泛溢侵襲；
溼原浸漬，滑坡墜落；
岩崩隨白浪排空，坍塌若沙刷束水；
其爲狀也，
鼓浪澎湃以馳逐，
沙石飛舞於朔漠。
於是水土流失，林撤傘蓋；
田疇圯毀，柑橘委露——
蒼鷹翔而南北，雨鷓跼於枯柳；

茅蜩啟而噪聒，高猿啼於林間。
若乃垂釣於曲岸，旁舟於江津，
遊目於山水，宵分而忘歸。

然後順風官渡，促裝巴東——
水道連蹇，離騷別愁；
香溪滌洄，滑石驚心；
峭壁入雲，河山崦嵫；
青灘迤邐，西陵浩漭。
頽波卉汨，洪瀾澆演；
燈影黃陵，崆嶺蕩勃。
亂石礚礚，芘胡葳蕤；
色炫熒以相輝，爛焯焯而成光。
若夫夏秋時節，潮汎襄陵——
寒風軟軟，暴雨颯沓；
於是陵巒激瀾，古蹟頽垣；
花卉搖綴，璞璇俱弃。
若乃舒情盈視，川澤釋懷；
任優遊而自得，猶盤桓而延佇。

是以仲夏伏秋，淫潦沍沍；
隄防潰決，農田沖毀；
長江爲患，急應施治。
於是懷天災之鬱陶；
總治理之蓄念——
疏淤塞以通航運之路；
引江水以興灌溉之利；
修隄防洪，建壩發電。
于斯之時，
典司謀謨，方士獻策。

智者以事有所不明；
諫者以物有所不逮；
似履薄冰而負重，乘奔駒而無轡。
著龜未卜，神策待擬；
用心行意，各據寰宇。
於是勘山川之形勢，興川江之水利——
因岩石以始基，列巨壩於中流；
堤埂絕離，承以臺館。
壩其成也，
迴廓干霄，春流橫斷想霓虹，
長城浮現，波濤洶湧伏蛟龍。
若夫紛奢無度，民被其尤——
滯巴郡以淤積，驅蜀人爲哀鴻。
是以水位既昇，水面廣袤；
水流所至，淹及農田；
黔黎跼蹐，背離家園。
且夫攔截上游之水，難赴下游之急。
人文薈萃，心臟之地，
大壩聳起，豈可得宜？
壩凌平湖天幾高，頭頂重水體何支？
若乃萬金孤注，精華營利——
重慶西郊，武漢東臨；
觀荊州之崩隄，望雲夢之決滯。
於是雄師振旅，澤國逡巡。
由此觀之，
苟不計自然環境，不顧人文資源，
水利何興，天災何去？
若夫用財不畏生類之殄，
任役不憚人力之盡，
使百姓不安而無德厚之惠，

則君子不由也。

夫舉端緒以陳情，興三峽之水利。

承自然之生態，繼人文之環境；

憲則應乎天地，措施順乎四時。

寒暑合節，時序分明；

春風和以徐暖，秋日曜而增輝；

林園爲苑，墾闢地域。

於是陰陽交和，萬物時育——

物不相侵，鄙野涵煦；

鳳蝶飛於芷汀，燕綢繆於蘭渚；

鳧羣游於瞿塘，魚逐蟲於水草；

巫山隱匿猿猴，原野承翳麝鹿；

西陵流水，南國鳴琴。

若夫品類圖盡天地，運行不失其序；

飛禽走獸因木取棲；

鱗甲水族因沼得息；

春燕北返，攀簷巢而報喜；

秋鴻南歸，飛高空以邀人；

既春分而播種，度秋至以收成；

莊稼新氣象，蔚然南津關；

農家慶豐年，汪洋看麥娘。

於是陟山林以遊覽，涵鐘鼓之樂聲；

牡丹鄉園江爲鄰，織女相思牽牛花。

渝州佳人婉變兮，

桃花開於春苑。

是故遊談者立法以爲則；

造作者體則以作制。

擇山河之險要，取峽區之地域；

四川以東，水壩羣形。
天人之際——
察天時以盡人事；
處人和以圖地利。
統一規劃，綜合治理——
疏上流之泥沙，通下游之水流；
聚沙河之洪水，平上江於清風。
依勢築壩，因速禦流。
是以長江之天險，扼川鄂之咽喉；
興修水利且莫遲疑：
攔截峽江三分水，
滾水築壩堰川江；
三斗容納香溪水，神女迎接白帝歸；
李冰太守都江堰，奉節承旨斷江流。
開鑿玉壘疏岷淵，
誘導游魚歸其源；
緩輪泝江入天府，十尺水深足裕安。

若夫治理三峽，協天下以安寧。
水壩足以防洪，流水足供發電；
陸江流資航運，引清水灌梯田。
是以峽江之水瑰麗環境——
庶民偃息，皆受福祐。
爾乃遷引貨殖，機輪相屬；
商旅聯袂，車馬接軫。
於是登臨南津東望夷陵；
順流東行至於海口；
乘一葉之輕舟往繁華之宜昌——
港口開豁，船舶雲集；
輪渡停泊，旅客啟行。

城西北郊三遊洞，三峽盡頭聊觀光；
岩層深逕，地鼓登登；
大穴呈圓，空懸天鐘。
然後下江陵過岳陽——
登樓閒覽范公題記；
憑欄極目巴陵景觀；
瀟湘遠而遙望，讚君山之秀麗；
放舒情以成緒，發涵懷而興端。

煙月朦朧泊武漢，寶帶晶瑩夜明珠——
郢州吟罷崔灑詩，清朝登臨黃鶴樓。
青春友伴，登歸輪於夏口；
縵裙輕捲，上蘭舟於東湖。
若乃沿江東南行，山麓黃石港——
鐵山逢春花必華；
大冶荷謝魚圍花。
蘭溪輕拂清秋菊；
梅川微風夜來香。
然後從武穴至潯陽——
登廬山，越峻嶒；
賞飛瀑於幽壑，聆漁父之櫂歌。
若乃趁逸興，安慶東遊；
出烏沙至秋浦——
杏花村前聞鳥語，弄水亭外景色新；
齊山訪尋林泉寺；
清溪香閣三月花。
於是揚帆東航，出銅陵逕蕪湖；
馬鞍山過，金陵團聚——
長江襟帶，鍾山雄峙；
幕府綿延，國色江南。

後庭花唱秦淮夜，聚寶山上雨花臺。
莫愁湖濱酬佳節，
黃昏何必淚沾衣！

長江流域，國之命脈——
穀水之所生，舟車之所通。
興三峽之水利，拯國運於衰微。
距黃鐘之毀棄，呈金石於廟堂。
賦錦繡之河山，企天下之自悟；
臨崖羈馬，三思而行。
應現世之所需，馳玄思於千里；
任志士之所勞，因筆墨以成文。
流駿驅以相襲兮，夜展轉以反側；
歎人生之須臾兮，羨長江之無窮。

作於一九九二年冬天

Birthday Anniversary and Eulogy
-- Two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LIU Wu-chi

(一) 祝雁冰兄五十雙壽

柳亞子

壽君五秩感君賢，風雨論交二十年。
記取潮流澎湃日，甘陵黨部着鞭先。

Celebrating the Double-Anniversary
of Shen Yen-ping's¹ Fiftieth Birthday
(June 24, 1945)

Celebrating your fiftieth birthday, I am
touched by your integrity --
Our two decades of friendship amidst
storms of wind and rain.
I still recall those days of roaring
tides and swelling streams,²
When, stealing the thunder, you built
up Party cells in your homeland.

1 Shen Yen-ping (Mao Tun) and his wife K'ung Te-chih were both born in 1896.

2 i.e., of new ideas and opinions.

(二) 贊陳氏級

楊振寧

天衣豈無縫？匠心剪接成。
渾然歸一體，廣邃妙絕倫。
造化愛幾何，四力纖維能。
千古寸心事，歐高黎嘉陳。

An Eulogy of Chern's Class

This heavenly dress, how could it ever be seamless?
An ingenious mind tailors it to perfect fitness.
All embracing, it becomes once again one entity,
Its lovely charm unmatched in scope and profundity.
The Creator cherishes geometry --
The four forces, fiber, and energy.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hese masters our
eternal gratitude earn:
Euclid, Gauss, Riemann, Cartan, and
Chern.¹

1.

Euclid c. 歐几里得 300 B.C.; Gauss, Karl Friedrich 高斯 1777 - 1855;
Riemann, Georg Friedrich 黎曼 1820 - 1866; Cartan, Elie 嘉當 1869 - 1951;
Chern, Shiing-shen 陳省身 1911 - 。

THE BARN SWALLOW AND OTHER POEMS

Harry WANG

THE BARN SWALLOW (Yen-tzu)

The barn swallow is no ordinary bird.

It's a tiny thing, cute and pretty,
A featherly friend to us all – it's lovely!

If the humming bird is indeed the smallest,
The swallow, a close second – who can deny?
With bits of sheer mud it builds a handy nest!

It raises a family amid good friends
Under the eaves of any barn to secrete
A saliva known as “Yanwu” – no such brands
Of delicacy anywhere could compete!

The barn swallow is no ordinary bird!
There is no better friend man has ever dreamed!

TWO HOMES

This life has two homes
One comes first
The other, later –
There are no ups and downs
Only each other:

The one on the sky is covered with clouds,
The other on the ground loves to watch sunset glow!

RICHES

Men go after riches of many a kind!

Some take them in stride, content with what they have,
But others never seem to have quite enough!

None but the wisest may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treasure of all treasures is the MIND!
Truth as plain as that need not dramatize.

The riches of the mind is not to be measured!
They are to be appreciated deep down
The heart: not ready-made, but custom-tailored
And lo – there goes an angel singing a song!

Men go after riches of many a kind
Hardly is there any richer than the mind!

LAUGH, DREAM AND SING

Laugh, dream and sing to your heart's bliss and content;
Out there is a world with things not always kind!
Life's journey teeming with travellers isn't meant
For a toll; rather it opens up the mind!

The road for this journey is a one-way traffic:
Onward only, no return! Some're far along,
Others left behind – but none so terrific
As to claim he has already made to town!

Laugh hard and often – don't mind even if it's loud!
Dream all night; wake up in time to greet the dawn!
Sing out the blues with a voice charming and proud;
Never miss a chance to put the foot down.

LAUGH, DREAM AND SING to your heart's bliss and content –
The only sensible way life's hardships to forget!

MOON OVER THE LAKE

To-night there'll be a full moon over the lake!
Lily 'nd I used to take a stroll along it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 never too late
To look at the glorious sky – our two hearts lit!

It is the same moon, same lake, but no longer
The same two persons hand in hand with heads bent –
So much said in silence, a feeling stronger
Than any words could convey, or passion lent!

Lily is gone: She has said farewell in tears –
That lovely stroll has become a lonely walk!
Heaven only knows where are the smiles and cheers,
All that is left with me is an old man's look!

The same moon, the same lake, but no longer same
Old me! Where is my Lily? I fell so lame!

AT FOUR-SCORE AND SIX

It has been a year, the longest ever
Lived through! Anxiety and sheer dismay
Creep on me without mercy and took over –
Grieving tears flow in steady streams night and day.

A year without Lily is like living in hell!
I can only hope to see her in my dreams
Over which I have no control! – She could well
Be there to join me as she kindly smiles 'nd beams!

I would yearn to meet her in my memory:
Scenes of happy times and sad, high or low
Parade before my eyes like a gallery
Of lovely precious paintings row after row!

At eighty-six I just love to reminisce
And hang on the best I can – never remiss!

BURY DEATH ALIVE

Leave death alone
Let it be buried
Soon!

I'm afraid
That'll be the way
It is going to be
Till the day
I die!

You may keep
Wondering, but
No use
Asking why!

THE SOUL AND YOU

Every once in a while the soul takes its sojourn
Where it can roam and be free as a bird!
Usually it is night when it will return
While you sleep soundly – that's true, never absurd!

Where it is heading nobody really knows:
It has only one handy destination;
It uses only one criterion – what's good goes!
Till ev'ry task, great or small, is undertaken.

You and your soul together like hand and glove,
Stay fit and dandy as chummy friends could be!
Their fine comradeship doesn't require proof
None but the very witty can readily see!

You and your soul are two everlasting pals:
Cheek to cheek, hand in hand, as a pair of dolls!

LOVE, DREAM AND SING

Love is invisible, yet so powerful a force
The world can't move without it – a majesty
Sure capable of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It combines and blends beauty with sincerity!

Dream is a land man wouldn't be happy without!
It's where his mind entertains strange unknown thoughts
Often fascinating enough to be sought
Beyond control, but never lose all the bouts!

Sing to you heart's content – not a doubt or fear!
Without songs how can there be serenity
And mirth? And who can pour out laughter to cheer
Up the world craving for eternity?

LOVE, DREAM AND SING for a life worth a million –
'Tis the way to make to the summit, and win!

LIFE'S JOURNEY

If the end of life's journey is slowly
Coming into view, you need courage, not fear!
Bear in mind you should proceed warily,
Tip-toe, but keep on looking ahead with cheer!

Hardly is there a journey that never ends!
It's the Nature's way and in the book of law
Unwritten, yet true! There may be detours and bends
But you mustn't stray, loiter or play at seesaw.

While yet on it, look forward, never behind –
Time is short, every minute and second counts!
Grab any chance to be useful, true and kind,
It's a game of fun with many precious rounds!

Life's journey is serious from beginning to end,
Not a minute to make-believe or pretend!

女畫家唐蘊玉紀念專輯

前 言

無論古今中外，歷史上很少記錄聞名的女畫家；更不易找到愛好繪畫的家庭主婦，在生育子女後仍能在她夫婿的輔翼與鼓勵下，以全部時間與精力，孜孜不倦，鍥而不捨地持續她對於美術理想的追求，從而成爲一位卓越的藝術家。有之，她是我的姨母唐蘊玉——我姨母鄭光穎的友好，論輩份也是我的姨母，雖然比我長不了二、三歲，一位融彙中西技藝、創造獨特繪畫作風的畫家。可是，倘若沒有我的姨丈鄭揆一的支持協助，她也不能一生從事藝術之無止境的探討和實習工作，爲後人留下了豐富的美術珍品。

在這次紀念專輯中我們選集了蘊玉姨母的遺畫十一幅，以及她早年在日本京都游學時日本名畫家給她贈詩的墨蹟，她晚年在美國洛杉磯居住時美國畫師爲她寫的英文評介書，還有她的幾位親友爲她畫展的題辭，包括以前我父親柳亞子寫給這位女弟與她的夫婿鄭揆一的詩。在《唐蘊玉與我》文內，我們有幸讀到揆一姨丈親自追述他與蘊玉姨母相敬相愛、共同以藝術至上爲理想的圓滿生活，姨母一生的作畫歷程，以至她最後的絕筆畫。

不久，蘊玉姨母逝世二周年即將到達。三年前，她生時我們曾在《叢刊》二期上推出“唐蘊玉畫選”，而今在追悼之餘，又在這裏刊印了她死後的“紀念專輯”，以饗讀者。

柳無忌

1994、6、14

美國加州孟樂公園



生平簡介

自幼即喜愛美術，入神州女學美術科，在早時留日畫家陳抱一指導下學習油畫，參加朱屺瞻老畫家所創辦的畫室。

1927年隨同柳亞子先生和夫人一同赴日本向畫家石井柏亭、滿谷國四郎學習油畫，當時日本畫大師橋本關雪曾譽之“讀畫十年江南北，纖手推君當一人”，為三十年代女青年畫家之一。

歸國後曾開個人展覽會，並在啓秀女學教美術。

1929年與在東京相識的鄭揆一同往世界藝術中心巴黎，先在博物館臨描近代印象派大師西贊等名畫，旋即考入國立巴黎美術學院，在勒納和沙巴特兩教授下學習正統的油畫，晚到畫廊習作速寫，後又到近代派畫家洛特教室學習。

暑假與夫君鄭揆一博士偕往比、荷、德、英、瑞、意、西，觀摩各派名畫傑作，受到深刻的影響，曾參加春秋兩季巴黎畫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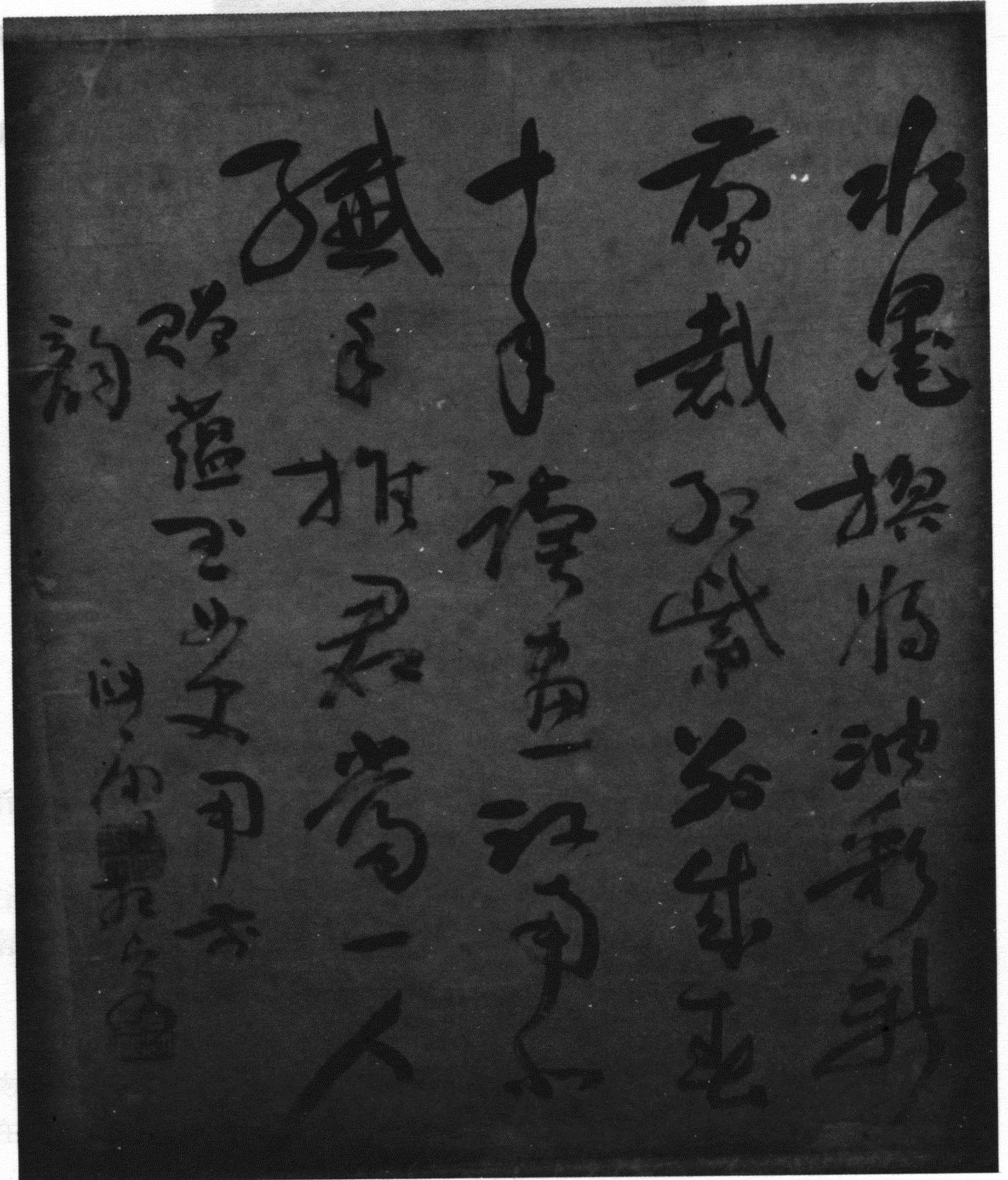
1938年回國，曾在新華藝專、上海美專教過油畫，開過展覽會，

並到各處參觀祖國名勝古蹟。

1980年隨夫君往菲律賓省親後，來美國洛杉磯，參加“肖像班習作肖像，和畫些風景靜物”，美國名畫家艾靈頓評介其作品：

她的作品無疑的受到法國印象派的影響，同時也包涵中國美術二大特點，純樸和線紋與色彩的簡化……使她的繪畫有獨特的個性，與令人興奮的感受。

1992年10月5日患肝癌去世。



橋本關雪題詩墨蹟

櫻州諸君爲蘊玉女士寫像， 關雪散人並題一截，次韵奉酬

柳亞子

着手何人竟作春，畫師天遣萃東鄰。

欲從巾幗論才調，可是支那第一人。

南海康同璧女士遊印度詩，“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此用其意。

爲蘊玉女弟題畫(三首)

柳亞子

參天峭壁絕躋攀，愛聽松濤鎮日閑。

寫盡胸中靈氣未，無雙丘壑幾青山？

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

千岩萬壑中，眞賞聊自愜。

山明而水媚，可是西子湖。

板橋無人迹，垂柳春模糊。

得蘊玉女弟海外書，即寄

柳亞子

惜別臨岐忍淚流，書來遠道感綢繆。

昔年江戶曾同住，此日巴黎讓獨游。

奮臂要探文藝窟，揮毫盡寫海天秋。

扶搖九萬鵬搏翼，莫忘滄江有故鷗。

唐蘊玉與我

鄭揆一

蘊玉江蘇吳江人，幼即喜愛藝術，畢業於上海神州女學美術科，得早期畫家陳抱一、李超士、關良、王濟遠的教導。畢業後，在上海啓秀女學教授美術，並參加朱紀瞻畫家所創辦的畫室。

1927年與柳亞子先生和夫人同遊日本，並向日本留法畫家石井柏亭和滿谷國四郎學習油畫，當時日本畫大師橋本關雪曾譽之：

水墨換爲油彩新，剪裁紅紫萬年春。

十年讀畫江南北，纖手推君當一人

亞子先生和詩亦云：

欲從巾幗論才調，可是支那第一人。

歸國後曾開展覽會於上海，爲當時青年畫家之一。

蘊玉在東京與我相識。此時亞子先生贈我的詩中有句：“壯夫按劍誠堪拜，美女簪花亦有情。”蓋即指我們二人的交往。1929年冬蘊玉與我偕往世界藝術中心巴黎，她來自上海，我迎之於香港，然後同船經西貢、星加坡、哥倫坡，入紅海，經蘇伊士運河，登陸坐汽車沿著沙漠去遊埃及、開羅，騎駱駝觀覽金字塔，然後由賽得港橫渡地中海到達法國馬賽港，我們經過南中國海、印度洋、地中海，渡過夏秋冬三季。是一難忘的行程。

到巴黎她即往羅浮宮臨描名畫，午以麵包充飢，晚又去畫廊學習速寫，旋即考入國立巴黎美術院，在納勒 Renner和沙巴特 Sarate 兩教授的畫室接受傳統油畫的學習，課餘繼往速寫班，她欣賞近代印象派，曾臨描西贊大師等人的作品，並往近代派畫家洛特畫室作畫，每年暑期我們偕往比利時、荷蘭、德國、瑞士、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等處的博物館和美術館觀摩各派的傑作，增進她的見識，加強她的作風。

曾參加巴黎春秋兩季的沙龍，惜大部分作品既失之於日軍佔領九龍寓次，又毀之於“文革浩劫”。

我們前在巴黎結婚時，由名國畫家何香凝女士證婚。後有兩女兩男，其中二女一男均生在巴黎。母愛奪去蘊玉從事藝術的精神和時間。抗戰末期，蘊玉攜子女避難福建，勝利後返回上海從事美術工作，並到祖國各處，欣賞大好河山。

十年前我們攜係往菲律賓看視久別的老娘和家人親友，是一生最幸福的團聚，然後經夏威夷來到洛杉磯。到後不久蘊玉即往聖蓋堡肖像班繪肖像，並參加南加州華人美術學會、華人美術家雅集會、南加州美術協會、聖蓋堡美術會，經常展出作品。美國名畫家艾靈頓曾評價其作品：唐女士是位卓越的忠實她獻身於藝術的學人，作為多方面繪畫派別的實習者，她那廣泛的給人深刻印象的背境，使她的作品具有感染力，她的藝術無可置疑地受到法國印象派的影響，卻同時也包中國美術的三大特點：純樸和線條與色彩的簡化，超越文化陣線、創新，與東西方精華的融合，形成唐女士本人藝術經驗並使她的繪畫有獨特的個性，與令人興奮的感受。

蘊玉患了肝癌絕症，1992年10月5日在我陪觀電視，無痛苦地平靜去世，兩日前尚作一絕筆畫。數十年恩愛夫妻，一旦別離，一舉一物，均觸動我心！

深宵一首，爲鄭揆一作

柳亞子

深宵爐火坐圍屏，罵鬼雄談最愛聽。
此去鯨波千萬里，中原一發故山青。

贈鄭揆一

柳亞子

壯夫按劍誠堪拜，美女簪花亦有情。
一笑神州餘子盡，英雄豈獨鄭延平。

唐蘊玉油畫展序

青年時期我在上海創辦畫室蒙
唐蘊玉女士參加習作未幾她即隨
柳立子先生東渡日本學習油畫成
為三十年代一青年女畫家之後隨夫
轉赴法國入國立巴黎美術學院專
修傳統西方繪畫並到近代畫派畫
室進修且遍游歐陸各國美術館觀
摩各畫派傑作得益良多晚年全
居美國仍作畫不輟每年擇風景靜
物肖像佳作裝成賀年卡饒送親友其
畫風溶西方傳統畫印象派中國畫
於一炉因而形成有她个性的作品蘊玉女士
與我係忘年交茲值她在美舉畫
展謹述此誌念

朱延瞻

一九九九年十月

此序係朱延瞻先生親筆簽署（現任上海高壽
百零二歲）於一九九九年十月由次女伊文任上海第一書畫
畫室畫展揭幕當時而掩按至今表敬以此展

記唐蘊玉學長畫展

吳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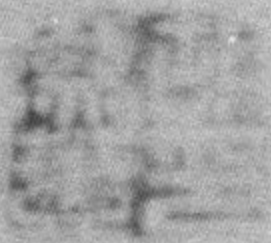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間，余與鄭揆一、唐蘊玉學長伉儷均在巴黎。以當時留法同學衆多而所習學科不同，遂聞名而未識荆。回國以後，揆一學長置身政界而蘊玉學長以畫藝馳名。又以戰事頻仍，未能晤及。相隔五十餘年，始以俱寄居美西洛邑而一見如故，時有過從酬酢之樂。而蘊玉學長不久竟以罹癌症辭世，固深哀悼。其後鄭學長展其夫人遺作於洛邑中國文化中心，余應邀參加，得遍賞其作品，琳瑯滿目，歎爲觀止。余雖不善畫，但因過去在國內凡有名畫展覽，輒逢其盛，而能略知畫品之高下。蘊玉學長所作，功力至深，寫景與狀物，形神俱似，而於法國之印象畫派，尤多心得。惟蘊玉學長非僅寢饋於西畫而已也，於中國畫亦有作品。其西畫之純樸，與色采之簡化，誠爲揆一學長所言，具有中畫之特色，而收中西畫藝融合之效，尤爲難能。我國名畫家徐悲鴻氏以中畫馳名當世，但其所作超越一般中畫家，實由於有西畫素描及透視之基礎，故能超越一般西畫名家而成巨匠。張大千氏以中畫聞名中外，但其晚年漫遊歐美，結識畫家畢加索，互相觀摩作品，亦無意間受其影響，而改變作風。其最遽作品，元氣磅礴，彩墨淋漓，狀物寫景，脫略形迹而愈見神似。以中畫而融合西畫現代畫派之精神，而自成一格。唐蘊玉學長之融合中西畫之長，實可與徐、張兩大畫家先後比美矣。鄭學長於畫展後述其展覽經過，並將當時參與其盛者攝影寄其姻親柳無忌教授，擬在復興之南社發表專刊，而請柳教授主其事。隨將柳氏覆書見示。書中竟特別指出從展覽攝影認識有余在場，而余爲其五十餘年在湖南南嶽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之同事。因此使余迴念舊遊，感喟今昔。民國廿六年中日戰事起於北平。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初遷長沙，合設長沙臨時大學，而其文學院則設於南嶽山中之聖經書院。三院同仁，推余主持院務。無忌兄在教授之列，其他知名教授有馮友蘭、錢穆、朱自清、葉公超、金岳霖、劉崇鋳、魏建功、羅廷光、聞一

多、容肇祖、周先庚、沈有鼎諸位，一時人材稱盛，爲名山生色不少。其後長沙臨大遷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多年後柳教授爲文紀其事，文題爲〈南嶽山中歲月〉載於《中央日報》。而在其大文之題目下標明以此文紀念余之主持院務，並以紀念教職員伙食團經理葉公超教授。（葉氏後成外交人物，實亦爲美食名家，世人少知也。）柳氏此文爲西南聯大存史料，亦使余舊夢重溫，並感其謬加推重。柳教授在美任中國文學教授，著譯甚多，名重當時。南社創辦人柳亞子先生爲其尊翁。爲繼承其先尊遺志，特在海外恢復南社叢刊詩文集。今又將爲南社編刊唐蘊玉畫展專集；而鄭學長馳書以書畫展觀感見囑。余以此既可讚揚畫家傑作，又可賡續與柳教授共事南嶽之文字結緣，實一舉而兩得，遂書此以歸之。倘不以附庸風雅見識，則幸甚矣。

蘊玉大嫂遺作展覽紀念

山川花樹收筆底
衣冠人物出毫端

九三雙胡為蓋書



蘊玉大嫂遺作展覽紀念（胡為蓋書）

題唐蘊玉女士遺作展

胡國材

江南自古多才女，妙手推君第一人。
早得名師傳藝事，精研六法筆通神。
璇閨美譽馳歐陸，滿壁琳琅油彩新。
故國湖山奔筆底，異鄉名勝縱橫陳。
花香鳥語彌詩意，肖像素描獨逼真。
忽見洛城遺作展，留將清韻洗凡塵。

以蘊慧積德泰和
 遺風
 玉川翠平谷丹青
 傳世

遺作展
 蘊玉老師油畫

競輝題

鄭競輝題

To whom it may conc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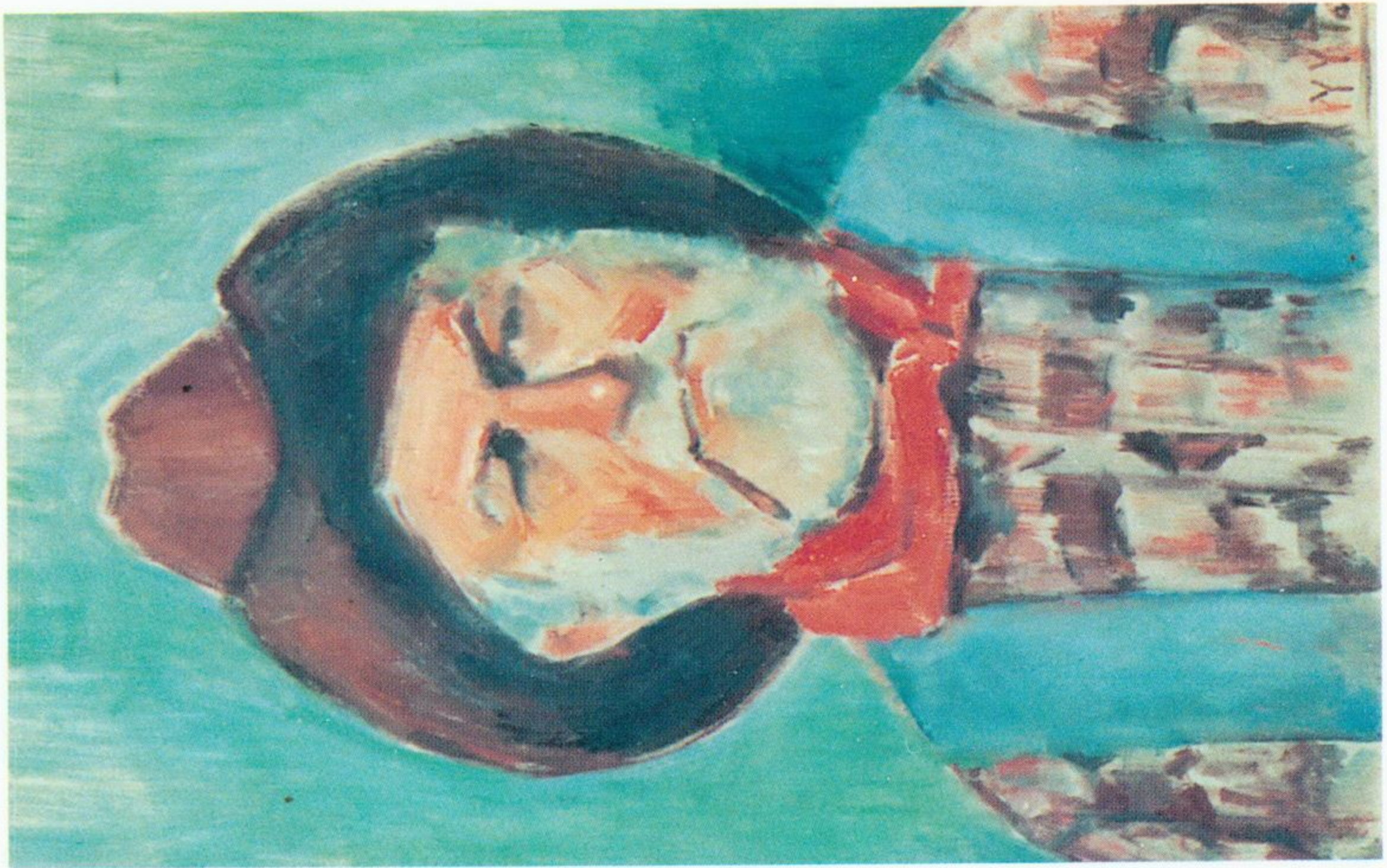
Ms Tang has been an exceptionally dedicated and devoted student. Her wide and impressive background as an artist and student of the various schools of painting gives her work a unique appeal. While her art exhibits an unmistakable influence of "French Impressionism" it also incorporates two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t, simplicity and an economy of line and color. This crossing of cultural lines and blending of East and West, which is he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makes Ms. Tang's painting very individualistic.. and an exciting experience

Clayton Zilington

ARTIST - ART INSTRUCTOR

畫名法家
唐 綬 玉女士之遺作









編後記

《叢刊》又和大家見面了！是期內容更加豐富，除了過往已有的項目外，更增添了“舊文新載”一欄，刊出珍貴罕見的南社舊員的文字，既具史料性，又富文學欣賞價值；我們十分歡迎專家學者繼續提供此類佚作，為南研發掘原始材料。

本刊二期曾登載會員唐蘊玉女士的畫作供讀者鑒賞。今年（1994）適值蘊玉女士離開人世兩週年，為了追悼這位甚富才華的女畫家，學會主席柳無忌先生和女士夫婿鄭揆一先生合力促成了一個紀念專輯，作為今期《叢刊》的特項，讓大家進一步了解女士作畫的歷程和成就。另外，近年致力推動南研活動的郭谷尼先生，於1994年5月病逝杭州，為了哀悼這位一直支持本會活動的老朋友，我們特地刊登了他的一幅畫作，以表追思。